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8040437 9

次文化堂

吳志森評論集②

曾特首

你會做好呢份工？

作者簡介

吳志森 傳媒人，在各類傳媒工作超過二十年，身心俱疲，未能休息。

每天在電台發聲，現任香港電台《自由風》主持，聲嘶力竭仍未放棄。在報紙塗鴉，評論散見於《明報》、《蘋果》，不時引來過份反應，共鳴稱道有之，喊打喊殺有之，卻甘之如飴。

香港大上大落，前途時喜時悲，無力面對，有時惟有嘻笑怒罵，以求心理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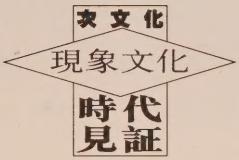
雖然事實愈描愈黑，但仍簡單幼稚相信真理愈辯愈明。文章全屬個人意見，擇善固執，一矢中的，抗拒假客觀偽持平扮理性裝中立的兜兜轉轉。歡迎新知舊雨，月旦評彈，批判撻伐。

個人網誌：

http://samngx.blogspot.com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
見証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80404379

次文化現象文化叢書

現象文化系列之六十三

曾特首•你會做好呢份工？

吳志森⊙著

次文化堂出版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次文化現象文化系列 ㊸

曾特首 • 你會做好呢份工？

作　　者：吳志森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黃世榮
執行編輯：李子翹
美術編輯：李家欣
封面設計：原秋白
相片攝影：侯小鵬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 612-618 號
　　好望角大廈 10 樓 1009 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07 年 3 月初版
書　　號：SCB444
ISBN：962-992-152-9
定　　價：HK$70
©二〇〇七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特別鳴謝：本書封面圖片，由《AM730》提供。

序 言

為反對而反對

梁文道

文化人

我並不總是同意吳志森兄的觀點，但是我依然一篇不漏地拜讀他的文章，理由是他的文章體現出了一種很重要的品格，那就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為了反對而反對」在香港是一項很嚴重的錯誤，如果一個人或一個群體被人認定了是「為反對而反對」，通常就意味着這個人或這個群體只尚空談務虛；再嚴重點就是「有破壞無建設」了。面對這種天職反對派的聲音，一般的反應不是正面回答它的疑問與攻擊，而是「你這麼厲害，你來說個解決方法讓我們聽聽看」。這好比一個食評人到處挑剔廚師的手藝，結果大家卻要求他自己出馬掌杓。食評人有食評人的本份，廚師也有廚師的責任，這和一個政治評論家有政治評論家的義務，從政者也有他的工作一樣，二者不能輕易混淆。身為一個反對

派，並沒有甚麼需要抱歉的地方。

面對一個反對派，我們還有第二種回應方式。那就是批評他「不理性」，說他甚麼都看不順眼，甚麼都罵。那麼該怎麼做才是「理性」的呢？據說是要「是其是，非其非」；該稱讚的時候稱讚，該斥責的時候才斥責。假如我們這樣要求一個政評家，其實我們是在看扁為政者，把他們當成小孩，不只做錯了事得責罵，做好了更加要讚美一番。掌握權力的人還需要稱讚嗎？只有一管在手的知識份子又有為掌權者鼓掌的義務嗎？

當然，我們可以要求一個知識份子或者政評家該有他自己的立場與尺度，當他將這把尺子放在紛亂世事之上加以衡量的時候，自然會看到不對的地方，也自然會發現還算合度的角落。這應該才是「是其是，非其非」這句話更深刻的涵義，也就是要透過一個人所肯定與否定的東西發現他的是非標準。在政治上無論左右，不管開明或保守，任何人都應該有個一以貫之的是非標準。這是沒有多少人會質疑或反對的常識，所以我們就更無法接受「為反對而反對」了，因為純粹為了挑毛病而挑毛病，與沒有是非標準無異。這種反對派之所以反對一項政策，之所以批評一個政客，不是因為那項政策或那個

政客的作為違背了他信守的標準與原則；而是因為他就是喜歡採取一種懷疑的態度去看所有的事情，他就是不能不反對任何掌握權勢的人物和佔據主流的意見。由於這種反對派違背了我們大多數人的常識，所以我們才會說他不理性，把他的意見看成「噪音」。

然而，「為了反對而反對」曾經是種多麼美好的品德，又是種多麼久遠的傳統呢？自從蘇格拉底成了「雅典的牛虻」開始，歷史上就從不缺乏這種懷疑一切常識甚至攻擊所有主導勢力的知識份子範型。許多偉大的知識份子、許多研究知識份子的重要論著甚至再三告訴我們，「為了反對而反對」才是知識份子的應有之義。例如前代社會學家柯塞（Lewis Coser），在其經典《觀念人》（*Men of Ideas：A Sociologists View*）中就把知識份子定義為「從不滿意現狀的人」。又如美國左翼的大師級人物米爾斯（C. Wright Mills）也曾說過：「身為一個政治知識份子，他肯定會對掌權者提出質疑」。

不論是「從不滿意現狀」、「永遠提出質疑」、還是「為了反對而反對」，這種品格、這類型的人物都是彌足珍貴的。對於執政者和所有在政治圈裏活動的人來說，反對派知識份子的存在固然會激怒他們，但假如他們是理

性而寬和的話，他們就應該反求諸己，學習謙卑。更重要的是社會的全體成員、因為他們才是反對派知識份子的真正聽眾；有了這種反對派，大家才能從共識的幻像裏解脫出來、發現不同的觀點與更多的可能性。我們甚至可以同意反對派是種破壞性的噪音，不一定有助於執政者改善施政，也不一定有助於社會共識的形成；但是他們卻張開了這個社會言論與思考的空間。

吳志森兄的評論多數沒有甚麼「建設性」，因為他極少提出任何「務實」的善政方案（「務實」是香港主流社會最欣賞的關鍵詞之一）；他總是死咬着曾蔭權不放，嚴厲地審視其一言一行。在風聲耳語盛行的時局之中，關於政治的言談日趨瑣碎，好談陰謀，但吳志森一如既往地堅持理念高朴。所有這一切，使得他成了今日香港其中一個最珍貴的反對派，我又怎能不懷抱着一股「保育」的心情來看他的評論呢？

自 序

曾特首，你會做好呢份工？

吳志森

傳媒人

一、惡搞特首

特首選舉，雖云有競爭，但結果早已內定，對七百萬香港同胞來說，無從參與，全都悶出個鳥來。

整場選舉的高潮，竟然是「G4臨危跌槍，子彈散落一地」。媒體足足評了一個星期，也成了牛叔順嫂茶餘飯後的口水題材，亦有人用堪輿風水占卜星相的深層角度，剖析箇中的微妙啟示。人們對「子彈在哪裏？」，比「牛肉在哪裏？」，興趣顯然大得多。

可幸「我會做好呢份工」的效應不停燃燒，以惡搞為職志的網民不負所託，緊守崗位，受到曾先生「二十四小時特首」的啟發，不出一天，炮製出色彩繽紛的惡搞版本：

曾蔭權：「我會做好呢份工！」

地盤佬：「我會鑽好呢個窿！」

氣功師：「我會發好呢次功！」

八達通：「我會整好八達通！」

天文台：「我會測好呢個風！」

整容醫生：「我會隆好呢個胸！」

鐘錶師：「我會整好呢個鐘！」

廚師：「我會爆好呢碟葱！」

麻將腳：「我會碰好呢隻東！」

打工仔：「我會五點九就鬆！」

孫明揚：「我會送好（天星）呢個鐘！」

創意無限的香港政治漫畫家尊子，又把它改成「我會令你冇咗呢份工」，英文是I'll remember this, you will pay! 寥寥數筆，已夠令人嘻哈倒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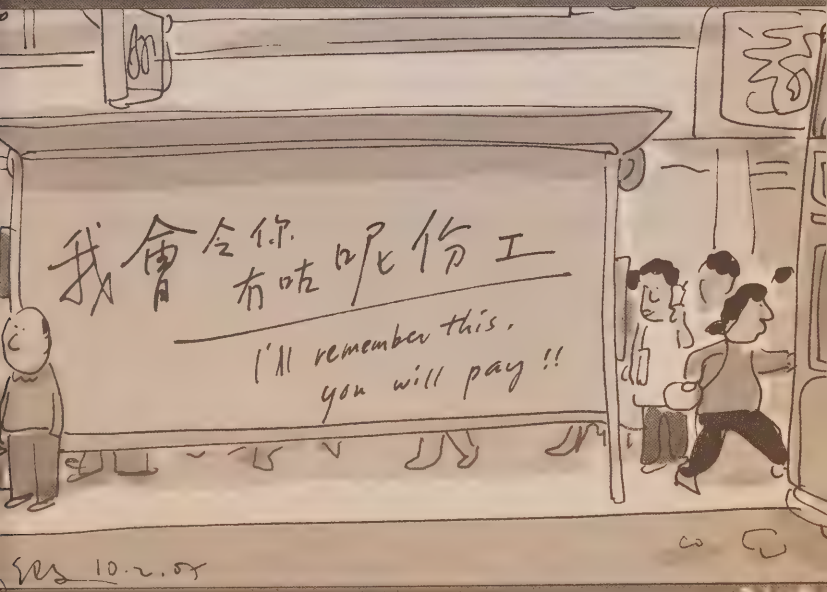
一讀網民惡搞的創意，再看尊子漫畫的絕活，笑聲裏帶着酸楚。人們不禁要問，為何本應全民參與，個個有份的特區大事，竟會變成只有八百人的特權玩意？

一般的平頭百姓，除了惡搞，還能做些甚麼？

二、拍案而起

記協調查，接近六成新聞工作者認為，新聞界的自我審查比回歸時更嚴重，七成二認為，現時的新聞自由，比十年前更少。記協的調查結果，早已不是甚麼新聞。

回歸十年，耳聞目睹種種傳媒怪現象，豈止是自我審查。吹噓拍馬，幫閒解畫，爭做國師，委曲自保……


我會令你
有咕呢份工
I'll remember this,
you will pay !!

其良心之扭曲、噁心欲嘔，其花樣之多變，罄竹難書。

事後，不少傳媒領導還懂得自我解嘲：甚麼靈活走位、甚麼曲線救報、甚麼前三退二，甚麼來日方長。把在權力面前怕得發抖、腳軟賴尿的醜態，用華麗的包裝紙掩飾得嚴嚴實實。久而久之，他們早已成為了巴甫洛夫的實驗狗，一聽到權力的腳步聲，就自然而然的條件反射，雙膝跪下，三呼萬歲。

寫到這裏，想起內地新聞出版總署一口氣禁掉八本書的風波，禁書官僚肆無忌憚，「以人廢書」，激起了內地讀書人的義憤，拍案而起，齊心聲討。著名劇作家沙葉新的聲明《支持章詒和，正告鄔書林們》，擲地有聲。沙葉新把禁書官僚形容為「精神殺戮的劊子手」，但劊子手行刑，都會把頭蒙上黑布，不讓臨死的人見其面目，但禁書官僚卻敢以真面目示人。可見權力不受制約，是何其可恨與可怕。

內地讀書人對禁書的聲討，已起到作用。禁書官僚對外聲稱書未被禁，但出版社因不同原因，受了懲罰，能否再版，是作者與出版社之間的事，說得何其冠冕堂皇。對內則上門與部份作家會面，解釋原委，表示身不由己。這是破天荒的第一遭，說明啞忍只會縱容，自由不是天賜，只有反抗才能掙脫枷鎖。

這是何等強烈的對比。縱使自由長期被戴上枷鎖，內地--些讀書人的脊樑仍然挺直，仍知道甚麼叫不平則鳴，仍懂得如何拍案而起。我們號稱有全世界最自由的新聞媒體，但卻自我閹割，封口噤聲。一個向上提升，一個向下沉淪。曾先生連任，穩坐五年，可以預見，傳媒自我設限，將更不堪入目。

三、做好份工

「我會做好呢份工」，雖劣評如潮，但不失為曾先生坦白從寬的心聲，也是平庸的香港人信守的核心價值。曾先生四十年前決志做好呢份工，那時還是英國人當權，無論交付甚麼任務，二話不說，超額完成。今天回歸祖國，阿爺話事，同樣緊守崗位，說一不二。無論誰是老闆，都要聽教聽話，這是香港打工仔的「襟撈」文化，曾先生若不深切領悟箇中三昧，如何能從二級行政主任，一路爬升，到今天的香港特首？

政治人物有沒有做好他的工作，本應由選民手中的選票來決定，做得好，得以連任，做不好，換人做做看。這是任何文明現代社會應有的遊戲規則。無奈絕大多數香港人都被剝奪了他們神聖的權利，剩下的，只有曾先生和幫閒們的自吹自擂。

這本集子，是曾先生過去一年，有否做好呢份工的一個紀錄和考核。曾先生比他的前任更強調民意，更喜歡作秀，更鍾意賣弄。過去一年，除了一場又一場大騷外，看不見曾先生的施政有甚麼實質成果，所有爭議政策都就此打住，等成功連任再算。今天成功連任了，曾先生，你會做好呢份工？我們能期望典型的港式打工仔，除了唯唯諾諾，能為港人指向更寬闊的未來嗎？

我一直有個疑問，營營役役的香港人，會喜歡看這種沉悶的評論文章嗎？求教於次文化堂的彭志銘兄，他一直只說要留下真實紀錄和歷史補白。彭兄的熱情，我無法推卻，適時結集出版，恭賀曾先生連任登基。

感激梁文道兄稿債盈門仍撥冗賜序，「為反對而反對」，我愧不敢當。將我當成是瀕臨絕種生物，要用「保育」的心情來看待，真的要為這個城市，為這個城市的讀書人而感到悲哀。

此書獻給我的太太，她一直努力要做好佢份工，希望她注意身體，保持身心健康。

送給兩個可愛的女兒，她們開始懂事了，除了卡通和體育，還喜歡看時事新聞，希望這紛亂的世界，不會污染她們純潔的心靈。

目　錄

序言（梁文道）

自序

朕意還是民意 3

原來兩個曾蔭權都是真的 5

附錄：曾蔭權《香港家書》——觀鳥篇 7

為香港民主設六座大山 10

「幫閒政治」與「鷹犬情結」 13

陳太未表態，左派急了 15

曾陳密會　選舉結果已定 18

墨寫的謊言　血寫的事實 21

政治家應勇敢面對自己的歷史 23

附錄：曾蔭權在昆明談話內容——「民主歌聲獻中華」 25

難為政治化妝師 26

抹黑打壓陸續有來 28

是朕意還是民意？ 31

陳太見步行步　曾生一步一驚 33

陳太遊行搭台唱戲 35

附錄：曾蔭權《香港家書》——「波係圓嘅」 38

附錄：曾蔭權《香港家書》——放下身段 41

陳太網誌　曾生家書 44

五萬八千人不是因為陳太走出來 46
繼續走向目的地 48
撐葉劉選特首 56
葉劉淑儀誰的共主？ 58
葉劉陳太好戲連場 60
曾特首向新加坡學些甚麼？ 63
星洲普選有保證 65
葉劉上位路線圖 68
政治委任特首盡享胡蘿蔔神效 71
假的一人一票普選 73
曾鈺成不是大賊 75
特區班子的港英情結 77
曾特首　務實不等於不講理念 79
附錄：曾蔭權《香港家書》——務實政治 81
不沾鍋的曾特首 84
把知識和知識界置於何地？ 87
附錄：行政長官曾蔭權——積極不干預 89
附錄：曾蔭權：大市場小政府——我們恪守的經濟原則 . 91
政治正確人身安全的國民教育 96
附錄：行政長官與學生真情對話 98
陳太不選　意料之外預期之中 101
學券ver 1.0 103
胡主席挺曾動員令 105
和諧的真意就是「收聲」 107
你們在笑甚麼？ 109

不要輕信謠言　直至有人否認 112
附錄：曾蔭權談「商品及服務稅」 115
附錄：唐英年談稅制改革諮詢 118
附錄：曾蔭權談稅制改革諮詢 121
中產專業人士的抗議 122
送給曾特首的新年大禮 125
曾蔭權式「GDP主義」 127
風水無罪堪輿有理 129
林局長要為自己改變命運 132
掌權者要懂得謙卑 134
大政治家與小公務員 137
算了吧，大家都是打份工而已！ 139
白的疑惑　揮之不去 141
曾蔭權Mission Impossible 143
上得山多終遇虎 146
開門的曾先生與閂門的曾先生 148
特首為何要攪阿瑟王？ 150
要贏，吃相也不能太難看 153
推土機急甚麼 155
推土機　你急甚麼？ 157
從保護小樽運河到保衛天星碼頭 160
拆毀天星　去本土化 162
為甚麼把歷史打個稀巴爛 166
附錄：曾蔭權《香港家書》——天星鐘樓 169
保育抗爭不會平息 172

特首先生你感動甚麼？ 175
附錄：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在文物建築保護政策諮詢記者簡報會上的發言要點 178
戴着腳鐐跳舞 183
政治罪名　港台受得起嗎？ 185
朱培慶梁展文同人不同命 188
亞視乾脆把本地電視牌照交出來 190
除非你喜歡戴着腳鐐跳舞 192
管得太具體傳媒沒希望 195
《冰點》人對港台人的啟示 197
別把洗澡水和嬰兒一併倒掉 199
這是為甚麼？ 201
公共廣播　向左走向右走 204
怎能「你罵娘，我付鈔」？ 206
廣管局淪為意識形態審查機器 209
動起來，制止審查官的惡行！ 212
廣管局，出來答話！ 215
放下中國情結 219
冰封文革只因權力和利益 221
北京面對文革的怯懦 224
審訊程翔只是搭台唱戲 227
營救程翔長路漫漫 230
判決書為程翔翻了案 232
附錄：程翔案北京中級法院判決書全文 235
把中國情結永遠放下 247

曾特首，你會做好呢份工？

朕意還是民意

原來兩個曾蔭權都是真的

特首曾蔭權上兩個星期(零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發表了一封充滿人味人性的《香港家書》，令人知曉他日理萬機之餘，仍有閒情逸趣的一面。曾特首以觀鳥自況：「我們若要親近自然，便要按大自然規律辦事，無論你權力多大，都不能叫雀鳥飛出來給自己觀賞……在觀鳥過程可學習到克制、忍耐、專注，這些都是作為一個領導人必備的條件。」

治大國若烹小鮮，治特區如觀飛鳥。得知心浮氣躁的曾特首對政治有這樣的感悟，我等特區小民，無不泛起一陣溫暖、無不感到一絲安慰。一度自命政治家的特首先生，終於明白到愈有權力者，愈需要謙卑的道理。

但話音未落，一個星期不到，我們從電視裏又看見另一個曾蔭權。他面容繃緊，咬牙怒目，在一幫銀行界老行家面前，邊敲枱面邊嚴詞訓斥：「Where were you guys?(你班友去咗邊？)復活節去了打高爾夫，也不去敲人民銀行行長的門！」

即使用不太嚴格的標準，曾特首今回真的既失儀又失禮了。曾先生，你是知道的，無論你有多大權力，都不能叫雀鳥飛出來給自己觀賞。同樣道理，無論你權力有多大，你都不能在這幫私營銀行的CEO面前，指使他們要做這個，不做那個。銀行不是你開的，人行公佈了QDII，如果真的有賺頭，這些以利潤最大化為最高目標，身負重責要向股東交代的銀行家精英，已經作出自己的部署了。如果需要你的提示才行動，他們可能早已被市場淘汰了，還會健在坐在你面前聽你訓話嗎？

觀鳥令曾特首明白「要按大自然的規律辦事」，難道你不知道有一樣東西，叫作「經濟規律」嗎？在官場打滾了幾十年，回歸後步步高陞的曾先生，更着重的，可能是政治規律。QDII明益香港，為何你們反應如此冷淡，一點面子都不給我們，小曾，你是一區之首，不可以去管管他們嗎？政治規律凌駕了經濟規律，這幕敲柝叫罵的活劇才會出現在我們面前。

一時菩薩低眉，一時金剛怒目，原來，兩個曾蔭權都是真的。

二〇〇六年五月二日《明報》

附錄：曾蔭權《香港家書》

——觀鳥篇

（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各位市民：

最近打開電視報章，撲面而來都是全球禽流感警報，時刻提醒我們要高度戒備，確保市民生活安全。禽流感肆虐，香港米埔自然護理區經過關閉了約兩個月後，在本月（零六年四月）十三日重開。市區公園早上觀鳥班亦一度取消，人人對禽鳥心存恐懼，令我重新想起人與自然的關係，進入工業文明後，人類不斷破壞自然，而自然也會對人類作出報復。

禽鳥其實不單只是用來餵飽我們的肚皮，我們與大自然理應有更和諧的關係。我喜歡養錦鯉，大家都知道，除了觀魚，我還喜歡觀鳥，觀察大自然。

這個嗜好是我在初出任貿易署署長時培養，已有十多年歷史。那時我住在賓吉道政府宿舍，附近環境很清

幽，經常看到不同雀鳥飛來飛去，小小的雀鳥，神情、形態、色彩不一，開始勾起了我對大自然的好奇心，拿起書本敲開觀鳥之門。我這個觀鳥初哥的啟蒙老師是舊同事前銓敍司羅能士(Martin Rowlands)，他八六年已退休返英國，但他當時退休後仍然每年回來，原來是不捨得香港這個觀鳥福地。香港雖然只是一個小小地方，卻是候鳥遷徙的樞紐，生態環境亦多元化，適合多種雀鳥長期在這裏棲息，擁有全球二十分之一的鳥類品種。米埔濕地更是世界知名，鳥的天堂，我就任行政長官後也去過米埔觀鳥兩次。

觀鳥有甚麼樂趣呢？香港人工作生活節奏急促，閒時也喜歡人多高興的玩樂方式。大家不妨試試在喧鬧生活中找一個時間，靜靜地透過望遠鏡，觀看林中鳥兒，牠們或獨個兒悠然自得，或雙對互相依偎，或抖擻精神，或懶洋洋貪睡，你會發現大自然的樂趣，人的心情也會平靜起來。我自己比較喜歡觀看本地鳥，當中我特別喜歡紅耳鵯，牠的樣子很趣緻，頭部長有高冠，面頰及臀部帶紅色；另一種是香港人熟悉中文名稱為鵲鴝的雀鳥，廣東人叫「豬屎喳」，牠們外表男女有別，雌鳥的羽毛是深灰色的，雄鳥則是黑色，更特別是早晚不同時

候，叫的聲音也不同。

自問是個急性子的人，觀鳥正好提供適當平衡。我們若要親近自然，便要按大自然規律辦事，無論你權力多大、都不能叫雀鳥飛出來給自己觀賞，我們只有拿着望遠鏡等候，靜靜地等候，即使發現了一隻正在飛翔或棲息的紅耳鵯也不能大叫大嚷，只能低聲與朋友打個手勢，或者交換一個眼神。這是一個平民化活動，在香港觀鳥所費無幾，只要拿個普通的望遠鏡，便可出發去市區公園或郊外。在觀鳥過程可學習到克制、忍耐、專注，這些都是作為一個領導人必備的條件。無論是觀鳥、觀魚、觀察牠們的悠然自得，專注發現大自然的樂趣、不知不覺間便可放下壓力，達致心境平和。

觀鳥可以體會人與自然平衡的道理，我希望禽流感威脅快些過去，人與自然回復和諧。無論如何，我很快又會出發去米埔觀鳥。

曾蔭權

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為香港民主設六座大山

北京舉行「香港基本法頒佈十六周年研討會」，名曰研討，實為定調。迅速冒升的小護法王振民，為香港普選設下六大關卡，要實行普選，必先滿足六項條件：

一、社會各界認同普選，並取得中央認可；二、有利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保證經濟不衰落；三、先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及完善政黨法；四、足夠的國民教育；五、各界應尋求積極建設性而非對抗式的政治文化；六、各界需有足夠時間，適應普選後新的生活方式。

六條件說提出以後，各界愛國愛港人士爭相表態，對二十三條立法尤為着緊。阿爺已與香港各界打了招呼，要做成一種熱烈擁護堅決支持的氣氛，強行達成一種表面的共識。

細看六項條件，差不多全是主觀判斷，邏輯犯駁，強詞奪理。六項條件，變成了擺在香港民主前面的六座大山。

要中央認可還可理解，但怎樣才算「香港社會各界認同」？香港政治多元，即使全民投票大部份市民認同普選，你也可以打出小部份人反對的旗號拉倒。

「保證經濟不會衰落」更是荒謬絕倫。內地官員常把「按經濟規律辦事」掛在口邊，但他們卻常用泛政治規條來扼殺經濟規律的歷史錯誤。誰能保證經濟不會衰落？相信連上帝也辦不到。

二十三條立法，足夠的國民教育，說到要害來了。懸在人民頭上的刀要磨得夠利，才可以有普選。至於愛國主義教育怎樣才算足夠充分，用怎樣的一把尺來量度？

「尋求積極建設性而非對抗式的政治文化」，人民代表大會，溫良謙恭，鴉雀無聲，政府提案都以絕大比數通過。西方議會，激烈辯論，以民意、論據為基礎，監察制衡，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怎樣才是建設性如何才算對抗式？孰優孰劣，不是已有公論了嗎？

至於「各界需有足夠時間，適應普選後新的生活方式」就更令人摸不着頭腦了，普選不是革命，又改變不了資本主義制度，究竟誰的生活方式要改變？甚麼生活方式要調整？不要恐嚇大家了吧！

薑就是愈老愈辣、還是老護法許崇德夠火候。王振民普選六條件，許老就高度總結概括了：「今天你跟我打保票，肯定能把愛國者選出來，我主張今天就普選。」一針見血，見血封喉，把普選限在可控制範圍內，要確定預知選舉結果。

小護法的六條件，細看下去，熟口熟面。原來策發會也提出過類似論據。策發會行政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文件說：「如何能在促進民主政治的同時，不影響、不破壞其他範疇的發展？例如：不影響經濟的繁榮；不造成不安不穩；不破壞政府的效率和效能；不傷害香港和中央以及和內地同胞的信任與情誼……」相似吧，裏應外合，前後呼應。告訴我，有生之年，我可以見到普選嗎？

二〇〇六年五月三日《蘋果日報》

「幫閒政治」與「鷹犬情結」

陳方安生會否出山競逐特首，一直態度曖昧。香港一幫自命「愛國愛港」人士已經按捺不住，先發制人，大翻舊帳：反對港珠澳大橋、阻撓中港融合，條條都是滅族之罪，永世不得翻身。然後再數陳太不與董建華合作，新機場開幕只謝港英，又搞出個不可收拾的大混亂。政治上行政上都過不了關，鐵證如山，選特首？根本「不夠格」。

陳太忍無可忍，透過傳媒還擊，指控有人搞小動作整她。話音剛落，愛國人士一哄而上，棍棒齊飛，單單打打：

「有些人不用抹已經很黑，但有些人抹極也不會黑。」

「吃這行飯就是這樣了，所謂食得鹹魚抵得渴。」

「如果這是搞小動作，就個個都搞，怎會只搞你一個人。」

「搞政治就是搞動作，有甚麼出奇？」

「不約而同」地，這幫口沫橫飛、七情上面批判陳太

的愛國人士，在慷慨陳詞後都不忘加上一段最重要的表白：我支持曾蔭權連任特首！

他們都是曾先生叫出來幫忙的嗎？當然不是，他們都不是幫忙，只是幫閒。當中，有幫閒文人，也有幫閒商人。他們沒有具體的政治任務，只是嗅覺比較靈敏，時間計算非常準確，知道該出手時就出手。不管陳太會不會出山競逐，今天表態等於表忠，肯定會得到政治加分。如此「幫閒政治」，自古皆然。

看這幫人的嘴臉，活像穿了黑西裝戴上墨鏡的兄弟。話事人出巡，眾兄弟把主子圍在中間，凡有閒雜人等在五十呎範圍內出現，兄弟磨拳擦掌，把不速之客唬得抱頭鼠竄。他們以為是功夫了得的保鏢護法，也是自認目光銳利嗅覺靈敏的禿鷹獵犬。不管人家是不是衝着話事人而來，不分青紅皂白，張牙舞爪先把人家嚇得屁滾尿流，就是立了大功。這般「鷹犬情結」，於今尤烈。

八百人選特首，有人條件反射地出來為曾特首掃平障礙，當然會得到應有的回報。沒有陽光小圈子選舉，這種「幫閒政治」與「鷹犬情結」，像細菌一樣，無可避免地會在黑暗中滋生。

二〇〇六年五月九日《明報》

陳太未表態，左派急了

陳方安生會否出山競逐特首，仍然是本地政圈撲朔迷離的疑團。若如報道所云，她已經向中央正式表態不選、讓路給舊下屬順利連任，為何至今仍不公開言明，讓各方龍蛇放下心頭大石？

近期南下「收風」的探子，最着緊向本地朋友問詢的，仍然是陳太參選的意圖。如果陳太已向阿爺保證不會搞局，北方來客為何還以陳太的意向作為主打，非要查個水落石出不可呢？

陳太沒有公開她真正的意向，因為局勢不清，漫天塵埃，仍未落定。第一，泛民主派是否真的支持她，內部仍有極大分歧；第二，能否拿到一百票入場，仍是未知之數；第三，選舉委員會八百票，多是紳商巨賈及其附庸，西瓜靠大邊，勝負已定。陳太可以拿走多少票，還沒有把握；第四，曾特首民望節節高升，輸了官意，也要贏得民意，港人是否真的支持陳太參選，仍未確定。

如果以上的推斷準確，正正反映了香港政治的悲哀。港人爭直選談民主足足二十年，至今卻仍未產生一個像樣的、有實力的民間領袖，與官方欽定的人選競逐。本地民主運動的領頭人，不是「未夠班」就是「太惜身」，沒把民主當做可以委身的終身事業。這種業餘態度，爭一百年也未必會開花結果。

這邊廂仍然瞻前顧後，那邊廂早已狠招出手。正因為陳太未表態，左派急了。為防不測，「愛國愛港」幹將以天下為己任，異口同聲討伐有萬一機會出選的陳太，由港英時期一路罵到特區年代，大翻舊帳，肆意抹黑。陳太不忿，透過傳媒還擊，「愛國愛港」幹將又一次蜂擁而上，把話說得有多難聽就多難聽。

陳方安生下台多年，既無政治資源，又無阿爺關愛，為何他們仍然如此着緊，千方百計要把陳太參選的可能扼殺於萌芽狀態？一切，可能都是民調惹的禍。最近有民調顯示，在無對手的情況下，支持曾特首連任的香港市民，高達七成半；若陳方安生出來競逐，支持曾蔭權的港人就由七成半，大跌至五成三，支持陳太的卻高達三成。

這位「香港良心」雖然下台多年，但香港市民仍對她

念念不忘，國際社會還在推波助瀾，多少人希望她振臂一呼成為泛民的共主。陳方安生，仍是曾特首最大的威脅，仍是具備實力的對手。陳太就像一根插在建制派背上的刺，不把它拔掉，他們能睡得安穩嗎？

「愛國愛港」人士為曾蔭權出手殺敵，掃平障礙，是為大局着想，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嗎？天下間哪有這樣便宜的事。若曾特首在有競爭的情況下高票當選，顯示他羽翼豐厚，或會變成一個不受控制的香港陳水扁，這是中央最大的噩夢。

若由中央指示，「愛國愛港」人士出招，把勁敵擊退，讓曾先生在無對手情況之下獨贏，特首的寶座不是曾先生一個人努力得到的，而是中央給他拿回來的，抬起你也可以把你摔下來，權力來源在哪裏，不是最清楚不過嗎？

二〇〇六年五月十日《蘋果日報》

曾陳密會　選舉結果已定

在立法會答問大會，曾特首發表完他有備而來的「親疏有別」偉大論述後，那個周末，與他的前上司陳方安生突然在澳門出現，惹來政圈竊竊私語，議論紛紛。曾陳為何密會，來自曾和來自陳的官式解說是：港英行政局成員一向有定期敍舊，地點會在澳門、珠海、順德甚至英國，純粹吃喝玩樂，不必大驚小怪。

澳門遊樂團除了曾陳兩位主角外，還包括滙豐大班鄭海泉、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青協總幹事王葛鳴和公民黨教父張健利，他們都是前行政局成員，而的確也有定期敍舊，表面證據成立，官式解說沒有甚麼犯駁的地方。

但心水清的讀者可能察覺，這次遊樂之旅安排得非常巧妙，不是表面看來般尋常。

首先、在沒有事前公佈的情況下，曾特首突然坐直升機到澳門，經傳媒查詢後，才透露他會與澳門特首何厚鏵會面，談泛珠三角合作事宜。跟澳門特首官式見

面，為何要事前保密？為何要如此神秘？實在令人不解。

與此同時，陳方安生一行下午乘船抵達澳門，「傳媒聞風而至」。記者多消息靈通，但無論如何靈通，也總得要有人透露消息。風從何來？據了解，陳太一行澳門之旅，有人向傳媒透露風聲，傳媒才能趕至拍到有關鏡頭。放風者是誰？把會面曝光，企圖向外界傳遞甚麼訊息？頗堪玩味。曾陳會曝光後，曾特首承認與陳太見過面，但只是遊樂，不涉其他，談過甚麼，當然隻字不提。

曾陳密會在這個敏感時刻進行，無法不令人聯想與特首選舉有關。陳太參加爭普選遊行，開記者會要求曾特首向中央爭取普選時間表，連番政治動作，卻不明確表態是否準備出馬競逐特首，令有關方面非常焦慮不安。

對曾蔭權來說，陳方安生始終是他揮之不去的心結。她是老上司，國際形象甚佳，雖辭職多年，但仍有充沛的民望。沒有阿爺的祝福，陳太當然無法威脅曾特首連任的偉業，若陳太一旦拿到一百票入場券上台競賽，形勢便不能完全在掌握之中。在阿爺全力支持下，

曾先生即使得到勝利，但贏了選舉，卻未必得到民望。以曾蔭權「一切盡贏」的性格，這不是他想見的結果。

如果由北京發功，將曾蔭權一切潛在和顯在的對手，統統消滅於萌芽狀態，讓曾蔭權順順利利、漂漂亮亮的高票當選，人們便會明白，曾先生坐上這個位置，是阿爺的功力，而並非曾蔭權先生自己打拼的結果。權力來源來自何方？毫不含糊，清清楚楚，既可消除民望太高而蓋主的疑慮，又可解決會否變成「香港李登輝」的心結，一舉而數得，這是為何北京如此着緊陳太動向的原因。

曾陳密會，這並非摸底或勸退的過程，而是摸過底勸退了的結果。

明年（零七年）三月的特首選舉，看來也必然是一場寂寞的選戰，曾先生當然會成立他的選舉辦公室，會四出向紳商巨賈籌募經費，也會聘請國際公關為他包裝宣傳，但一切都是裝模作樣，毫無必要。七百萬香港市民，絕大部份連看戲份兒都沒有。深宮高牆密室政治的運作模式，與一個國際大都會匹配嗎？

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蘋果日報》

墨寫的謊言　血寫的事實

「六四」十七年，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輕輕一句：八九年「民主歌聲獻中華」，我看到曾蔭權帶着兒子來參加。華叔說，他還跟曾先生打過招呼，說了幾句話。特首辦連忙發表聲明，說曾先生當年沒有參加該項活動。曾蔭權當年是政務官，政務官是不會參加政治活動的。

這樣的解說令人失笑。「六四」香港百萬群眾上街，遊行隊伍中沒有一個是政務官？你信嗎？

當年香港左派的頭面人物，差不多全數都在遊行集會中出現過，有些甚至走在隊伍前頭，慷慨激昂「打倒鄧李楊」。新聞鏡頭成為歷史鐵證，今天只能支支吾吾。

「愛國愛港」人士參加「六四」集會，在歷史鏡頭下沒法否認，但可以解釋：「一時衝動，沒看清形勢，受許家屯蒙騙」等等等等，如此這般一番扭曲人性的解說，在政治上勉強過了關，又重新回到自己人的隊伍來。反正一幫上了年紀的在文革後已經做過一次了，技術了得，熟能生巧。

連站在趙紫陽後面，到天安門探望絕食學生的溫家

寶主任，今天已成為溫家寶總理了，可見黨是會給人出路的。曾經站錯隊的香港政務官，不要害怕，只要你們坦白承認、幡然悔悟，覺今是而昨非，寫個檢討，黨仍是信任你們的。

共產黨人尊敬的魯迅先生，在他的學生被段祺瑞政府槍殺後，憤然寫下了《紀念劉和珍君》：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言，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怪不得毛主席說，如果魯迅在生，一定會被打成右派、蹲在牢裏看他還敢不敢亂說亂動。魯迅先生不但是文學家，簡直成了預言家。十七年前血寫的事實，墨寫的謊言絕對掩蓋不住、利息正在一天一天的累積上去。太石村事件、汕尾血案、徵地暴力，小型「六四」，全國都在發生。這就是「六四」後對腐敗包庇縱容視而不見要付出的沉重代價。

香港的政務官是讀番書長大的，對魯迅可能不大了了。說不定有一天，「六四」平反了，政務官的記憶又回來了、又可以發表聲明：我們的愛國熱誠，對民主熾熱的心，從來，從來一天都沒有減退過。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日《明報》

政治家應勇敢面對自己的歷史

究竟香港的政治家特首有沒有到過十七年前的「民主歌聲獻中華」？雖然特首辦早已聲明否認，但記者在雲南仍死纏不放，當面追問。曾先生當下的反應，和他政治化妝師事後的補充，就不能不令人懷疑，箇中實有不能宣之於口的難言之隱。

「我……(停頓了兩秒，眨了眨眼，掀起嘴角笑了一笑)沒有參加過支聯會的任何活動。」

記者追問：「有沒有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

「我沒有參加過，這個活動是他們(支聯會)舉辦的，我沒有參加過他們的活動，包括這一個。」

曾先生的表情和身體語言，顯得心亂如麻，聲調也變了，在在說明他言不由衷。

「民主歌聲獻中華」是一群演藝界人士發起的，嚴格來說，的確不算支聯會的活動，曾先生再次強調「沒有參加支聯會的活動」，顯然要跟支聯會這個反革命顛覆組織劃清界線，免得歷史問題影響他的仕途。

不認也就算了，就當老人家記憶有誤吧！但化妝師何安達奉命事後補充，無法不使人有愈描愈黑之感。

何專員說：當日曾特首是跟十三歲的兒子在馬會吃過晚飯離開時，碰見司徒華而已。

這就怪了，「民主歌聲獻中華」馬拉松演唱會在跑馬地草地舉行，與馬會吃飯的地點有一段距離，如果正如何專員所說，曾先生作為政府官員，不會參加本地政治活動，他理應避之唯恐不及，吃過飯後，速速遠離活動舉行的地點。

活動舉行期間，司徒華長時間在草地上，曾蔭權與兒子吃完晚飯，應不會專程繞道走到草地與華叔打招呼吧。剛巧「碰到司徒華」？化妝師，不要把自己當作純粹的傳聲筒，也不要把我們都當作好騙的笨蛋。準確的時間、地點、人物，搞清楚才向外發佈吧。

看見曾特首和何專員拚命跟歷史撇清關係，太累了，何苦呢？「六四」期間，多少人義憤填膺，聲嘶吶喊，他們是因為激情，還是精於計算，都是歷史一部份，無論如何也不能像粉筆字一樣抹掉。

真正的政治家，不是更應該勇敢地面對自己的歷史嗎？

二〇〇六年六月六日《明報》

附錄：曾蔭權在昆明談話內容

——「民主歌聲獻中華」

（二〇〇六年六月四日）

記者：今日是六四事件十七周年，你有沒有甚麼話想跟香港人說？

行政長官：六四事件香港人很清楚，當然，事件已有十七年，十七年來內地已有舉世矚目的大變化，這些變化亦為香港帶來很多繁榮和很多經濟效益，使到香港人可在這段時間做到客觀的評估，我好相信現在的情況，香港人所採取對於這問題的態度亦都是很自然的反應。

記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說曾經目睹你出席「民主歌聲獻中華」，其實你有沒有去過呢？

行政長官：我只可告訴你我沒有參加支聯會的任何活動。

記者：你有沒有出席過「民主歌聲獻中華」？

行政長官：我沒有參加過，我記得你所講的是他們的活動，我沒有參加過他們任何活動，包括這個活動。

難為政治化妝師

曾特首以斬釘截鐵的語氣，再次否認參加過八九年「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並把自己四十年公職的操守和誠信押上。曾先生又說，若當年高官參與，必成傳媒焦點。言下之意，為何不見報道？此話一出，本地傳媒和心仍未冷的香港居民，必來一個全民大搜查，翻箱倒籠，逐格查看活動影片，把舊照片拿出來逐張細看，若發現任何蛛絲馬迹，必再掀起波瀾。

不少事後孔明的評論認為，曾先生有否參加當年的民運活動，本是小事一樁，三招兩式，很容易就可應付過去，壞就壞在政治化妝師技術不精，來個「曾先生與十三歲的兒子當天在馬場晚膳，剛巧碰到華叔」的事後補充，結果愈說愈亂，愈描愈黑。彷彿何安達沒說這幾句話，風波就會自動平息，特首就可輕騎過關。

以為公關技巧可以扭曲事實掩蓋真相，愈來愈成為政治人，甚至傳媒人的宗教迷信。不在乎真相和事實為何，只着重解釋的修辭和論述，以為「講得通」就可解決

問題，以為「應付過去」就可以平息風波，是把事實真相和公關技巧的本末倒置了。

做政治化妝師之難，在於老闆跟你的關係。外國元首的政治化妝師，多是老闆推心置腹的親密戰友。遇到危機，老闆可與你分享秘密，共同研判策略，闖過險阻難關。「曾特首與兒子當天在馬會吃飯，碰到華叔」這個重要的資料，何安達當然不可能事先知道。當特首把這項事實告訴他，要他發表時，何專員有沒有追問：為何港九新界這麼多食肆，你偏要揀人頭湧湧、熱火悲情的馬會吃飯？為何吃完飯又要繞道到草地？又在哪裏碰到華叔？何專員有沒有像一個稱職的記者一樣尋根究柢，把事實真相的全部搞清楚才對外發佈消息？

何專員會不會追問是一個問題，敢不敢追問又是另外一個問題，當然，問了，他能不能真正了解事情的真相又是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了。

不要再難為政治化妝師了，嚴格來說，他並不在權力核心之內，在謀權計算硝煙四起的環境裏，化妝師可能只是一個為元帥擋子彈的小兵，排隊爭當化妝師的人很多，一將功成萬骨枯，多犧牲幾個又算得甚麼？

二〇〇六年六月九日《明報》

抹黑打壓陸續有來

自從特首曾蔭權在不同場合發表了「親疏有別」政治宣言後，全港各級官員、不論層次高低，無不日思夜想，費盡心神，揣摩如何才能體會上意。傳媒這條戰線，早已實施「親疏有別」的戰略部署，聽話的，甘當喉舌的，吹風餵料，無微不至。思想獨立，稍有批評的，每每收不到政府訊息。不但最高當局如是，各局級官員，也如法炮製，以斷絕消息來源嚴懲傳媒。

傳媒如此，政黨當然更嚴重。「親疏有別」，依以下次序排列：民建聯、自由黨；自從李永達就添馬艦政府總部與曾先生握手後，民主黨在親的方面晉升了一級，排在最後的，就只剩下死不悔改的公民黨了。

除了陳方安生，公民黨黨魁余若薇被視為最有機會與曾蔭權角逐特首的人選，即使公民黨在政府總部的問題上不再堅持，曾蔭權也不會視公民黨親到哪裏去。公民黨到處宣傳五十二億政府總部是大白象，與曾先生這項政績工程的最後堡壘對着幹，政府最有理由將他們打

成敵人。

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毛主席革命理論最基本的概念，心繫祖國的曾先生豈有不知之理。公民黨堅持對政府總部採保留甚至反對立場，要求發放更多更詳盡的資料。作為政黨，對涉及五十二億的龐大開支採取慎之又慎的態度，本是正常不過的事。

不過，據了解，有政府官員到處放風，指公民黨反對添馬艦政府總部，志在「倒曾」。將「倒曾」這盆髒水潑在公民黨身上，當然會觸動中央的敏感神經；要求財團捐獻，為怕得罪政府，也避之惟恐不及；其他態度中立溫和的學者和專業人士，也因為害怕捲入不必要的紛爭，都與公民黨劃清界線。「倒曾」這步絕招，下得狠毒。

在關鍵時刻使出「倒曾」絕招，已不是頭一遭了，當時還要勞煩胡溫出面闢謠，食髓知味，再來一次又何妨？

這是暗的一手，明的攻勢就更為厲害了。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公開批評現行的教育政策，指當局的教育政策短視，指大專學額「過份膨脹」……這些批評，不是甚麼新鮮事兒，早已見諸不少學者專家之口，也引起過不

少老師家長們的共鳴。若然最高教育長官李國章先生不同意，也可用說理的方式回應，即使是公開爭論也無不可。

但李局長選擇的是上綱上線，把問題帶到政治的高度，先「揭發」陳坤耀教授與公民黨的關係，然後指其批評為政黨的「政治宣言」。與政黨與政治扯上關係，一切批評便變得一文不值，毋須再談。一面打機一面開會一心二用的李國章局長，雖然自認能力超凡，但以如此混亂的邏輯回應別人的評價，無法不令人對他的能力另眼相看。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這種或明或暗，或公開或閉門的抹黑打壓，陸續有來，一黨諤諤的公民黨，做好心理準備好了。

二〇〇六年六月十四日《蘋果日報》

是朕意還是民意？

香港有自由無民主，管治的合法性，不是靠選票，而是靠民意，這種本質，無論英國殖民地還是中國特別行政區，沒有根本的分別。董建華逆民意而行，腳痛下台。曾蔭權汲取教訓，言必稱民意，想方設法保持民望高企。高舉民意大旗，與政黨較一日之長短。在缺乏民主決策的制度下，面對民意總比違背民意強，問題是，何謂真正民意？應如何界定？有何客觀標準？

在添馬艦興建政府總部的爭拗中，曾特首不止一次說過，有七成民意支持。在人多口雜的香港社會，七成，已是難能可貴。於是，「七成民意」成為特區官員、政府喉舌掛在口邊的護身符。問到七成的根據何在，有關方面卻含糊其詞，支吾以對。

早前《南華早報》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對興建政府總部作民意調查，問到是否需要興建新的政府總部，贊成的55%，反對的40%；是否應在添馬艦興建，贊成的50%，反對的40%。比政府說的七成支持，差了一大截。

再問，如果可以選擇，添馬艦應作甚麼用途？贊成興建政府大樓、公園、文娛設施分別各佔三成左右，比政府加足馬力宣傳的七成，相距更遠。

究竟七成民意有何根據，被傳媒追得緊了，官員不得不回應。行政署長謝曼怡說，是綜合內部分析、報章社評、市民來信及電台烽煙意見，得出七成支持的說法。

以民意施政的基礎原來是這麼兒戲的。報章社評、市民來信和電台烽煙，是真正的民意，還是可上下其手製造出來的民意？各級官員蜂擁而出向編輯吹風請專欄作家吃飯，共識就是這樣製造出來，從事傳媒工作稍有經驗的人都心中有數。至於「內部分析」是甚麼？就更抽象得令人摸不着頭腦。

由殖民地過來的官員，都是製造民意的專家，凡有重大爭議，先設一個民意滙集處，鼓勵各方發表意見，然後用異乎常理的手法加以分類，得出某個預設的結論，這種把戲官員早已駕輕就熟。遠的不說，廿三條立法時玩弄民意的手段，簡直令人嘆為觀止。

當年，還有一個假惺惺的民意滙集處，今天，連這樣的一個擺設也欠奉，全無根據的開口就說七成。究竟這是朕意還是民意？不如明着點吧。

二〇〇六年六月十六日《明報》

陳太見步行步　曾生一步一驚

在曾蔭權宣誓就職一周年，在《香港家書》高調宣傳自己終於明白「放下身段」的同一天，他的前上司陳方安生也高調宣佈，出山參加七一遊行。陳太出山，有計劃、有部署、有預謀，比曾特首的政治化妝師還要高明，成功搶佔報紙頭條。曾特首上任一年，悟出「放下身段」的真理，只能淪為二條位置。

第二天，陳太又高調與泛民議員出席記者會，推銷七一遊行，與泛民議員手牽手輕喊口號，「眾星拱照陳四萬」的新聞，又繼續霸佔報紙頭條，難怪有傳媒預言，直至七一，將成為陳四萬周，一舉一動，會成焦點。

陳太會否挑戰曾蔭權？說得太白會使人失去興趣，懸疑才是最好的策略。陳太說「見一步行一步」，曾生就「一步一驚心」。陳太出山前預先知會了曾特首，完全符合江湖規矩道義責任。雖然事先張揚，但特首辦仍是亂了套，回應說「達至普選，人同此心」，將南轅北轍的政

治主張和既得利益說成是「人同此心」，正好突顯了香港政治的荒謬與無奈。

「陳太會否參選？」有令人捉摸不透的戲劇性，讓人愈看愈想看下去。陳太會否成為泛民共主？泛民個別人士會否不服氣？泛民會否因此而四分五裂？這些已是劇情的枝節，人們只感興趣的是，兩位從前朝走過來的殖民地精英，會否真的進行一對一的對決？

當然，真正的戰場不在香港，而在北京中南海深宮高牆的密室之中，香港政治的前進倒退，都在那裏作出決定。六百八十萬香港觀眾，伸長的脖子已變得痠痛難受、連打呵欠，但仍看不出甚麼動靜。今回陳太突然殺出，北京會否發功把陳太參選扼殺於萌芽狀態，結果如何，一切都不重要了。一人演出的懨悶政治早已把港人醃在醬缸裏，陳太帶來的短暫亢奮已夠港人樂透半年。

個別的泛民朋友，你們不要不服氣，如果你們找到有「夠班似樣」的人選，早已推出來與煲呔對決了。最後還是靠殖民精英對殖民精英，泛民主派，你們不是更應面壁檢討嗎？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明報》

陳太遊行搭台唱戲

陳方安生高調宣佈參加七一遊行，與泛民成員出席記者會，手牽手輕喊口號，呼籲市民上街爭普選。雖然陳太沒有正式與泛民結盟，泛民也沒有說公推陳太做他們的共主，陳太對參選特首，挑戰曾蔭權，仍是態度曖昧的「見一步行一步」；但陳太高調現身，連續成為傳媒焦點，為曾蔭權連任投下了不可預測的變數。

陳太和曾生都是殖民時代的精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都是政務官出身，一級一級的升上來，每個部門的螺絲釘都摸過，都熟悉政府的內部運作。論行政能力，陳太與曾蔭權可謂不相伯仲。但陳太被外國傳媒譽為「香港良心」，在董建華任內被氣走，而曾蔭權卻是靈活走位的典型香港仔，在陳太離任後扶搖直上，董建華腳痛下台，曾生更上一層樓。在道德層次上，陳太比曾生更勝一籌，雖然「道德」並不一定是大部份滑頭香港仔那杯茶，但若要做政治行銷，「道德」總比「不道德」理直氣壯，容易賣得多。

陳太下野多年，早已不是傳媒焦點，但每次出場，都萬分矚目。獨立民調顯示，曾蔭權的民望仍然高企，支持他連任的香港市民，高達七成五，但若陳方安生加入角逐，曾蔭權的支持率大跌兩成，而支持陳太的香港市民，約佔百分之三十。陳太與曾生的支持度雖然仍有一段距離，但若將在位的曾特首掌握的政治資源、權力人脈和曝光率計算在內，曾蔭權的優勢不是絕對的，而陳方安生的政治爆發力，仍然相當強勁。

曾先生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上山下海，放下身段，巡區吃麵，頻頻曝光，官方民間的宣傳機器全速開動，讚歌唱得令人肉麻骨痹，民望終能維持七成。但陳太只是一介平民，缺乏政治資源，幾乎甚麼也沒有做，為何仍能保持三成支持度？這個問題，不是很值得曾蔭權和建制人士思考嗎？

陳方安生在董建華任內突然離隊，走得並不愉快，已是公開秘密。敵我分明的北京，由始至終將陳太打成對立面，一點都沒有拉攏的意思。去年(零五年)十二月四日陳太處女遊行，試試水溫，結果是各方矚目，引起期待。但北京依然無動於衷，更將陳太視為不友善的表態，定性為敵人，開動機器全面打壓。

陳太並非等閒之輩，政治能量仍然充沛，豈會坐着任人魚肉。今回跟泛民結盟，催谷七一遊行，希望借泛民搭建舞台，事先張揚會有好戲上演。至於戲能否演得成，當然要看票是否賣得出，以陳太的叫座力，相信民間票房不成問題。

陳太借助泛民之力，取得一百票入場券並不太困難。若順利過關，陳太能正式與曾生同台競逐，八百人小圈子的票房，會引起相當大的震盪，而變數亦難以估計。八百選委中有不少是獨立思考人士，被曾特首閉門拍桌子，頤指氣使而不服者，亦大有人在。何況投票不記名，有多少票會跑到陳太那邊，誰都沒法說得準。

即使阿爺最後發功，曾蔭權得以有驚無險，順利連任，但經過同台辯論，連番激戰，陳太的辯才形象，也可能將曾生比了下去。曾蔭權贏得選舉，輸了民望，對「要贏全贏」的曾先生來說，將會是最大的夢魘。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蘋果日報》

附錄：曾蔭權《香港家書》

——「波係圓嘅」

（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各位市民：

還有兩星期世界盃便展開競逐，各支球隊正進入最後的備戰階段。香港球迷相信亦開始進入作戰狀態——啤酒汽水入定貨，不怕熊貓眼，不怕挨更抵夜，甚至不怕家人的埋怨，全情投入迎接四年一度的足球大事。

我不是標準球迷，不會逐場追看英超、意甲同西甲的賽事。畢竟，現在公務纏身，很難再戰勝睡魔，「坐定定」看足九十分鐘賽事。但遇到世界盃決賽周這盛事，足球的魅力實在沒法擋，無論如何都要看幾場才可對自己有交代。

香港人早已聽慣了體育評述員伍晃榮那句口頭禪——「波係圓嘅」。表面是一句廢話，但想深一層，這正是看足球的樂趣，反映球賽變幻莫測、絕處逢生、弱可勝強的奇妙所在。

「波係圓嘅」賽事在世界盃屢見不鮮。上屆揭幕戰塞

內加爾擊敗衛冕的法國，就令不少球迷大跌眼鏡。還有太極虎韓國隊一路殺入四強，擊敗意大利、西班牙等傳統歐洲勁旅，體現了球場上沒有甚麼是不可能的道理。

這些球隊能夠炮製出充滿戲劇性的球賽，靠的不是運氣，而是一份信念與一份合作精神。塞內加爾能夠爆冷擊敗法國是因為他們能夠發揮合作精神，每人走多一步，有效踢出賽前部署。而韓國隊靠體能、戰術，加上一份永不言敗的鬥志，一份齊心合力的精神，造就了「波係圓嘅」的傳奇。

我與大部份七、八十年代的球迷一樣，是在英雄崇拜中享受足球樂趣，那時看比賽等如看球星表演，看巴西球王比利、左腳王李維連奴、罰球王薛高、阿根庭球王馬勒當拿，一大堆天才橫溢的名字。呆在電視機前，就是為了等候他們一盤一射，左右「插花」的美妙時刻來臨，那時我認定腳法秀麗等如好波，天才球星就是英雄。

慢慢足球戰術開始改變，強如巴西也不能各自為戰，要講求戰術與隊型，中場要有效率，天才球員要入球，也要助攻，甚至攔截。足球由浪漫時代步入實用主義時代，馬勒當拿一人盤弄六個英格蘭球員，一射破網

的場面已難得再見。我們觀賞足球的角度亦因此而改變，自己也開始留意球隊戰術，欣賞工兵型的中場指揮官。一個真正的球星，不是個人表演的天才，而是一個團隊的領袖，他可以融入球隊，帶領其他隊員助攻助守。足球所以充滿奇迹，不是靠球隊的運氣，靠的是訓練、球員的默契、教練的戰術、球星的領袖才能，還要臨場充滿戰意，當機會來臨時，全力把握，發揮出「協同效應」。

「波係圓嘅」道理並非只見證於球賽內。鬥志與團隊精神不是足球的專利品。過去香港人屢次克服困境，在被看淡的情況下突圍而出，就是因為有着「打不死」的鬥志。任何優秀的社會領袖，都需要帶領社會發揮團體精神，鼓勵社會各界一人走多一步，在順境時追求卓越，在逆境時扭轉劣勢，創造另一個「波係圓嘅」的故事。

我們不妨在世界盃決賽周齊齊「學師」，看足球都可以看出成功的道理來。

曾蔭權

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錄：曾蔭權《香港家書》

——放下身段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各位市民：

今天是我宣誓就任行政長官一周年，我想借這個機會與各位市民分享我一年來的經歷和感受。

自從搬進禮賓府之後，地方大了很多，但人相對顯得渺小了，正如當上行政長官一樣，權力大了，卻愈覺得需要戰戰兢兢。

前港督麥理浩勳爵退休前，有記者問他的管治心得，他說最重要是確保你的決策能走出港督府。

一個人的位置愈高，權力愈大，愈容易困在自己的世界裏，也愈容易與市民的生活脫節，所以我真正感受到走出禮賓府的重要性。自己大半生都任職公務員，而且長時間在財經金融政策範疇工作，這是一個理性的訓練過程，因為財經政策屬於相當專門的知識，例如市場行為預測、經濟理論、數據分析及談判策略等。

這都是一些冷冰冰的數據，論證過程強調理性。作

為一個技術官員，這些訓練可算足夠。但當了行政長官之後，我明白到理性只是決策的一部份，另一部份需要用心去感受，對社會民情要有感性的認識。

這種感性認識是要自己盡量以市民的角度，去感受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困難、他們的喜怒哀樂，這叫做「同理心」(empathy)。以同理心去感受市民的需要，然後以理性去尋求解決方法，決策時盡量平衡各方利益和符合長遠目標。但究竟這種與市民的同理心可以怎樣去建立呢？過去公務員的嚴謹訓練令我對科學及理性決策有一定掌握，但用心去感受民意卻不是坐在禮賓府多開兩次會，多看兩份文件就可以做到的。所以我決定多走出去，一有空便到街上走，有時是正式的區訪，有時是自己隨意到街上吃碗雲吞麵，去街市逛逛，與市民閒談和與的士司機打招呼。雖然時間短，很難深入傾談，但從他們的語氣、眼神及動作，卻可以感受到他們的情緒、他們所關注和喜惡的事情。這份親身接觸的感覺，是文件及統計數字不能替代的。起初我不太明白甚麼叫做「放下身段」，但經過這一年來的工作，令我體會到箇中真意，就是當權者不應高高在上，絕不能以一種精英的傲慢，由上而下看待平民百姓。

過去一年來與市民的接觸，我感受到大家都樂觀了，自信心也回來了，因為市民都願意和我說笑，也不再吝嗇他們的笑容。

在我眼中，香港人很有趣。我們有滑頭、實際的一面，有時對很多事情看不順眼，很多牢騷；但我們又會為好像霍金教授一樣，正面積極、堅毅不屈的人而喝彩。出現危機時，我們更會展現出人性光輝的一面。例如「沙士」肆虐時期，大家團結抗疫，捨身救人，到今天我仍清楚記得幾位長埋「浩園」的醫護人員的面貌；在南亞海嘯災難中，我們也會為素未謀面的災民出一分力。所以我熱愛香港人，我更加喜歡走到人群中和大家在一起。

未來一年，我會花更多時間走到區內與你們見面，記住你們的面孔。當大家見到我在茶餐廳吃牛腩麵時，不要心裏懷疑「這個是否就是煲呔曾？」大家打個招呼吧！

曾蔭權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陳太網誌 曾生家書

陳太七一上街，支持謾罵，熱鬧非常。香港電台《公民社會》邀請陳方安生撰寫聲音網誌，陰謀理論，鋪天蓋地，編輯記者靠想像寫評論，新聞編輯變成了新聞編劇。

最流行的說法是，陳太在選委勝算甚微，輿論民意卻與曾蔭權半斤八両，陳太「先發制人，搶下港台這個平台，明顯是經過一番準確計算」。又有評論說，港台風雨飄搖，今次開放平台給曾蔭權的政敵，是「絕地反擊」，陳太在利用港台，港台也利用陳太。

這些評論，有看武俠章回小說的味道，部份是出於作者的推論，但更多是政治化妝師的傑作。官員提供似是而非的分析和消息，編輯記者照單全收，忘記使用自己的大腦。評論都有共同前提：港台是政府宣傳工具，是曾蔭權個人喉舌，官員利用港台做宣傳就理所當然，給特首政敵說話的機會就大逆不道。

可不是嗎？曾蔭權每月一次在港台的《香港家書》發

表談話，由觀鳥到世界盃到放下身段，不是徹頭徹尾的個人宣傳嗎？報章都把曾特首的真知灼見當作重點新聞，但學識淵博的編輯記者從不會說：「曾特首先發制人，搶下港台這個平台！」

可能他們認為，這個平台本來就是官府的，本來就是曾特首個人的，為政府宣傳責無旁貸，根本不存在「搶不搶」的問題。

這種思路，與經常攻擊港台的左王有分別嗎？如果不是心存偏見，都明白港台在編制上是政府部門，但具體運作上，除了不以盈利為目的外，與一般傳媒根本沒有兩樣，一樣要搶新聞，一樣要討論熱門時事，一樣要訪問話題人物。各位傳媒的同行們，你們希望做陳太的獨家訪問嗎？如果陳太答應寫七一遊行前的心路歷程，你會提供篇幅和時間嗎？港台今天做的，與一般傳媒有分別嗎？

當然，在官員們眼中是有分別的，政府消息人士向記者說：港台仍是政府部門，陳太在節目中叫人上街，恐怕市民會誤以為是政府呼籲市民上街。如此庸官，如此低水平的回應，作為納稅人，我笑不出來，只能欲哭無淚。

二〇〇六年六月三十日《明報》

五萬八千人不是因為陳太走出來

零六年七一遊行的人數，無論是民陣統計的五萬八千，還是警方宣佈的二萬八千，抑或各大學調查的三萬六千至四萬二千，比起零五年的七一，都有大幅增長。遊行前，人們都大潑冷水：港人自我感覺良好，賈主席來港送大禮，曾特首民望創新高，都利淡遊行人數。於是，人們期待「陳方安生」效應，民主派、保皇黨都對陳太寄望甚殷，認為她能呼風喚雨，可以號召數以十萬市民走出來。

遊行人數「只有五萬八千」，比去年(零五年)「一二●四」的二十多萬差了一大截，於是建制派齊舒一口氣，大叫「陳太不外如是」、「零效應」、「零號召力」。

「陳太可以叫多少人出來？」這是泛民對港人估計不足、傳媒製造出來的一個假問題。我在遊行隊伍中觀察，陳太出場，的確吸引部份市民的目光。把陳太圍得水泄不通的，是各大傳媒的記者而不是民眾，市民站在一旁，冷靜觀察，私下議論。說實話，陳太的吸引力，

未必及得上名嘴黃毓民、民主派的李柱銘和余若薇。

我跟遊行市民邊走邊談，都沒有主動提起陳太，反而擔心香港電台的前途，批評曾蔭權種種不是。他們有老有少，有家庭主婦、退休長者，也有專業人士、知識分子。不是誰人叫他們出來，而是一種感召：走出來，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不能用手投票，唯有用腳爭取。

群眾這種心理，更值得當權者注意。如果市民因為某人某黨的號召上街，政府誘之以利、脅之以力就可「搞掂」他們，易如反掌，成功的例子也實在太多。

「一天沒有普選，一天都要走上街頭。」數以萬計的港人，都是為了這份感召，為了使心中那點燭光繼續燃亮，為了自己和下一代的幸福，自動自發，用腳投票，而不是因為甚麼明星效應。

香港經濟好轉，特首民望高企，仍有五萬八千人走出來，對當權者來說，才是真正的嚴厲警告。五萬八千顆種子散佈全港，有着驚人的威力。不認真回應市民對普選的訴求，只是蒼白地說甚麼「理解遊行市民對普選的熱誠和期望」，他們的怒氣，終有爆發得不可收拾的一天。

二〇〇六年七月四日《明報》

繼續走向目的地

五萬八千人，冒着三十多度的高溫，抵住惡毒的太陽，沿着過去幾年的足印，從維園一步一步走到政府總部。他們有的連續四年都走出來，有的早已不止走了四趟，但他們仍然堅持，用毅力和汗水，向當權者表達一個極其謙卑的訴求——請給我們一個普選時間表。

在遊行隊伍中，看見一位七十多歲的婆婆，她由家人攙扶，腳步堅穩地向前走。婆婆自豪地說，她四年都有出來，走畢全程。她用眼神訴說着一股堅定的信念：繼續走，一定可以到達目的地。

朋友帶來了她正在學步的嬰孩，跌跌碰碰走着，小孩無法明白遊行的意義，媽媽今天走出來，只是希望孩子能在較為合理的環境下生活。媽媽的苦心，孩子將來是會知道的。人群中還有抱着小孩的爸爸，也有悉心照顧家庭的主婦，還有投入工作的專業人士，有一天工作十多小時收入微薄僅夠餬口的基層工人……他們之間，既陌生、又熟悉。相同的路，他們走了四次、五次……

可能有人會問，有用嗎？還要走多少次，才能令這個麻木不仁的政府改變態度？情況的確有點令人沮喪。七一當晚，特區政府發言人回應：「理解遊行市民對普選的熱誠和期望」，意思是說，我聽到了。去年(零五年)十二月，曾先生也聽到了二十多萬市民為普選吶喊的聲音，他仍然堅持「要麼通過，要麼拉倒」的立場。今年(零六年)，只有五萬八，他會害怕你嗎？

像鸚鵡學舌的林瑞麟局長再補充說，零六年下半年會在「策發會着實討論」，零七年初會「總結這些討論」，「讓我們就這些問題在香港可以建立共識之後，以此作為基礎，希望可以在二零一二年時及之後繼續推動民主選舉的進程。」林局長用我們都聽得懂的語言，語無倫次地說了一番大家都不明白的話。連續幾次數以萬計的人上街，政府即使不馬上倒台，政策也應該改弦易轍吧，但我們還容許這些庸官面不紅心不跳的出來亂發議論，或許，香港人也實在太溫柔敦厚了吧。

官場傳言稱，高官對「只有」五萬八人上街沾沾自喜，認為陳方安生的號召力，也不外如是。官員又認為，即使陳太真的可以多號召一萬二萬人上街，也沒有甚麼大不了，任憑風浪起，也可穩坐釣魚船。高官們如

果真的有這樣的想法，也實在太庸碌麻木了。曾蔭權上台一年，經濟好轉，失業率下降，昇平無事，港人自我感覺良好，但仍有五萬八人走出來，這不已經是一個嚴厲的警告了嗎？他們的堅持，不是因為陳方安生的明星效應，而是一個毫不動搖的信念。地火在流動，在尋找一個爆發點，當遇到最脆弱的地殼，就會噴射出來，一發不可收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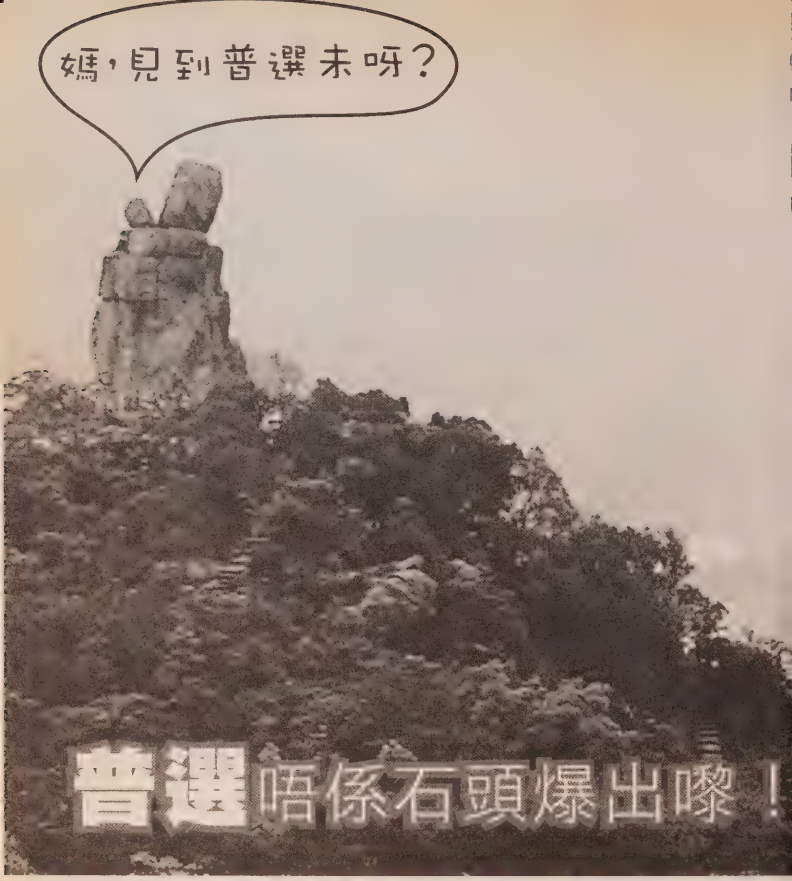
八十多歲的婆婆打電話到電台，她說身體不好，又住在九龍，因此沒有出來遊行。她說，像她這樣的人很多，希望普選的香港人，遠遠不止五萬八。她問，我這年紀，可以見到普選的一天嗎？婆婆，可以的，只要堅持住，就可以了。

二〇〇六年七月五日《蘋果日報》

美麗的香港・民主的天空

對普選不離不棄的香港人，七一維園見！

信有明天的七十九歲老人



七一·堅持·上街

2006年7月1日

下午3時

維園見！

民間人權陣線 主辦

七一大遊行

等公義新香港 民主普選創希望

：2006年7月1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時

：維園→中環政府總部

園→高士威道→伊榮街→軒尼詩道→怡和街→軒尼詩道→金鐘道→皇后大道中→雪廠街口→炮台里→政府總部

建議自備水、帽、傘、收音機、蚊怕水及攝錄器材。歡迎各參加者自備橫額或標語牌。

如因天氣關係令活動舉行日期更改，本會將透過傳媒於當天早上十時或之前公佈。

七一遊行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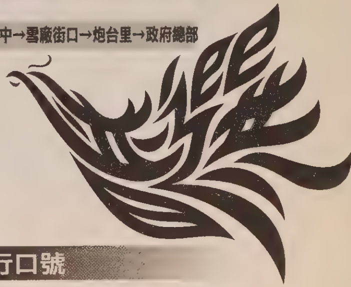
每年七月一日是香港的回歸紀念日，亦是香港爭取民主要日子。香港市民選擇以遊行方式渡過這一天，是因為期盼民主。一日沒有民主，沒有普選，香港的前途難見，一日人民未能當家作主，社會難以和諧安定。

二〇〇三年七月一日，烈日當空，五十萬市民走上街頭廿三」，決心推翻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這是人民力量現。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四日，曾蔭權政府目睹廿多萬市行，推倒不民主的「鳥籠方案」，但至今政府依然無視的普選訴求。今天，我們於七一走上街頭，為的是再一聲告訴政府，我們堅決要求普選！

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形容香港「政通人和」，特區政府還是「人同此心」，亦有政治陣營認為香港需要「和諧穩定」。空談循序漸進，只不過是愚弄市民的廢話！回，香港人鮮明而積極地爭取民主，爭取普選，爭取關顧群體處境、以民為本的社會政策，但政府有聆聽過香港民主訴求嗎？

民主、人權、自由、平等、公義，環環相扣，每個元素公民社會的核心價值，我們不要一個只談經濟發展卻民主的獨裁城市。官商勾結、普羅市民未能享受經濟、凍薪、超時工作、不合理工資、集體談判權被褫奪、貧窮問題尚待解決，勞工階層渴求以一人一票改變現時境；在教育制度失當、高失業率、前途不明的困擾下，人盼望以普選制度打拚出民主新希望。今年七一，勞工年人將帶領大遊行隊伍，走出民主路。

回歸九年了，香港人不願再白等下去。普選，是市民早有的權利，當權者卻剝奪了我們這基本人權。香港人的，象徵著我們對爭取民主的堅持；我們要走上街頭，向者高呼「我們要普選！」我們起步同行，齊心踏出維園承載香港人爭取民主集體記憶的好地方。讓我們用堅毅步，建立平等公義新香港，爭取民主普選！



遊行口號

爭取07、08普選

還政於民 改善民生

爭取最低工資及工時上限

家庭不要獨裁暴君 香港不要獨裁政治

一人一票選特首 香港前途在我手

多元共融 尊重差異

立法禁止種族歧視

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

相信港人 還政於民

反標籤反歧視 尊重青年自主

教育不是商品

恢復集體談判權

反對小圈子選舉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

合辦團體

辦公室
分部
聯盟香港分部
港分部
新香港分部
深愛堂社區發展
會大聯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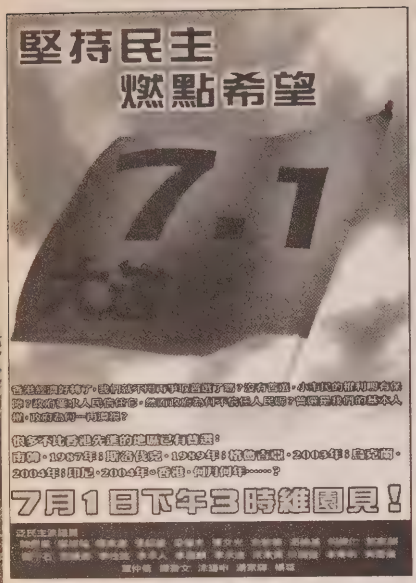
何秀蘭議員辦事處
岑永根議員辦事處
香港基督徒學會
姊妹同志
性權會
豹鐵
范國威議員辦事處
香港人民廣播電台
香港人權監察
香港人權聯委會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香港民主之聲
香港民主發展網絡
香港性學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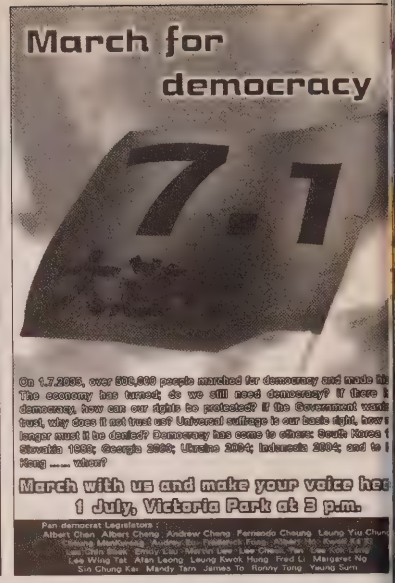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香港政策透視
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
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職業會
香港職工會聯盟
草根文化中心
基督徒學生運動
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
張超雄議員辦事處
彩虹行動
深水埗社區協會
陳偉業議員辦事處
紫藤

街坊工友服務處
新婦女協進會
香港性學會
關注香港前途小組
新蒲崗工友小組聯席
葵涌村基督徒基層團體
香港非正規教育研究中心
香港記者協會

民間人權陣線網址：www.civilhrfront.org 電郵：contact@civilhrfront.org

請捐款支持「民間人權陣線」
1. 捐款戶口：082 013533-002（匯豐銀行），戶口為：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2 寄捐款支票 香港西灣河大石街一號李宏基牧民中心302室，支票抬頭：「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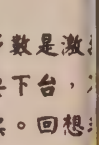




今年，我找朋友們聯名登報促7.1民主遊行，竟然無人理我。朋友們都叫死心喇，阿爺點會放民主，用心用力搵銀去移民重好喇“傻仔”。我坐在馬桶上一路辦公一路在想，我去台灣做生意連六年，最近陳水扁到台灣風雨飄搖，外強內張。

每次到台灣，最少每次坐十多次計程車，計程車司機大多數是激民進黨，他們答案都是老百姓話事。老百姓投扁下台，他就要下台，像以前要打要殺，連動輒要殺要自焚的民進黨鬥士都認同投票。回想我的祖國幾千年來，朝代替換，都不知死咗幾多老百姓，幾多中華兒女如這樣繼續下去，我們的子女點死？我真不敢想。

我希望阿爺給香港開始民主，示範我們中國香港人都得都能。當是我們香港人的教育率、認知率是絕對能自己判斷，我慕慶人管好自己、管好社會。



交給人民發落

岑夫子

公民黨

71上街

爭取普選

06年7月1日
下午三時
維園球場

撐葉劉選特首

葉劉淑儀學成歸來，街知巷聞。葉太的碩士論文，在大部份本地媒體長篇刊登。葉太久休復出，架式隆重，聲勢浩大，不是絕後，也算空前，禁不住叫人嘆一句，搞政治，還是港英培育的高官行。

碩士論文的撮要，題為《香港的民主發展：過去、現在與將來》，對香港殖民地至回歸政制發展的論述，沒有多大新意，對未來政制的條件說，也是熟口熟面，並無原創見解。媒體的焦點，集中在葉太對「二零一二雙普選審慎樂觀」，其實也只是美麗的誤會，因其前提關卡，甚難達到，既要符合《基本法》明示的條文，又要符合《基本法》暗示的原則，更要得到立法會共識，說了等於沒說，二零一二云云，是媒體的主觀良好願望。

葉太畢竟並非學術人，她的論文，以政治宣言看待較為合理。葉太的政治主張，是傾向建制和極其保守的，與自由黨和民建聯的基調沒有多大分別。宣言過後，出台參政，是順理成章的下一回合。

民建聯曾鈺成肯定她會參加直選，政圈傳言她會落戶港島，代替倦勤退休的范徐麗泰。零八年港島區人頭湧湧，以葉太的叫座力，隨時會擠掉票源相同的民建聯蔡素玉。為免同室操戈，考慮安全系數，我認為，葉太不要參選立法會，應更上一層樓，角逐零七年特首寶座。

以葉太級數，選立法會是一種浪費。以葉太對政府運作的熟悉，與曾蔭權同級，絕對可以一較高下。葉太當年從保安局長退下，回內地走了一圈，中央高官熱烈歡送依依不捨，可見葉太人脈廣闊，遠勝剛剛起步吃力經營的曾蔭權。阿爺的用人標準，能力其次，忠誠先行，葉太推銷廿三條表現出來的忠誠，令中央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葉太下台，愛國愛港人士忿忿不平，八百選委，葉太支持者眾多，勝算甚高，值得一試。

曾鈺成說曾蔭權是他們的「共主」，有點肉麻兼且口不對心，老實說，葉太的腦電波與他們更為接近，為了更美好的政治前途，愛國人士應該走出來，套用一句街頭流行語：撐葉劉，選特首。

二〇〇六年七月七日《明報》

葉劉淑儀誰的共主？

董朝特區高官葉劉淑儀東山復出，其策略和造成的轟動效應，沒有經過精心策劃，相信很難做到。碩士論文攻勢以後，據了解，又會出現新一輪的餐會演講，然後在友好媒體密切配合下，搖身一變，成為節目主持人。總之，話題一波接一波，項目一個接一個，維持着連續而矚目的曝光率。如此密集的攻勢，如果說是為了零八年立法會選舉，似乎太過遙遠，零七年特首選舉，在曾蔭權眾望所歸的勢頭下，亦勝算不大。葉太出山的亮相方式，看來是有更迫切和更深遠的考慮。

曾鈺成雖早已辭去民建聯主席一職，但仍是黨的大腦靈魂人物，由他用非常肯定的語氣，親自宣佈葉太將會組黨，並會參加立法會直選，意義非比尋常。曾鈺成承認，葉太留學期間，與他常有通訊。曾鈺成對葉太的政治動向瞭如指掌，亦通過他向外發佈，這位特區前高官與愛國勢力的結盟，已經浮出水面。

據曾前主席的分析，現在出現三位前殖民地高官背

景的共主。泛民主派的共主是陳方安生，親政府陣營已奉曾蔭權為共主，現在又出現另一個陣營另一個前高官葉劉淑儀出來做共主。套用曾鈺成先生的說法，形勢的確十分過癮。

更過癮的地方是，當問到愛國陣營會否支持葉太為共主，曾前主席的回應是：不會的，我們已奉了曾蔭權做共主了！

共來共去，主這主那，不明就裏的人，肯定聽得一頭霧水。既然親政府勢力已奉曾蔭權為共主，那麼，葉太這股力量，在香港親疏有別的政治光譜上，算是哪門哪派？若葉太也屬親政府勢力，奉葉太為共主者，在天無二日、地無二主的中式邏輯下，必視曾蔭權為更上一層的共主。將曾共主與葉共主並排在一起，是政治不正確的做法，犯了大忌。

更何況，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容得下一位人人必奉的共主，在特殊的中國國情下，這道理是不說自明的。因此，今後再不要隨便自封共主，更不能隨便奉別人為共主，這是嚴重的政治錯誤，不是鬧着玩的。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一日《明報》

葉劉陳太好戲連場

董建華時代舊臣、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學成歸來，先以碩士論文打頭陣，隨之而來是傳媒的密集報道，攻勢之凌厲，儼如從天而降，銳不可當。一下子，已把陳方安生參加七一遊行，見一步行一步的氣勢，搶得八八九九。可見，葉太背後高人班子的計算，甚至比陳太還精密到家。據悉，葉太的出山攻勢遠遠不止於此，更精采的，還在後頭。

曾鈺成親口宣佈葉太組黨參加立法會直選，曾葉關係非比尋常，曾鈺成的說法肯定權威。葉太參選，相信會勾起不少人對她推銷廿三條的回憶，在學院街頭，舌戰群眾的勇悍模樣，在議事殿堂，批駁議員的不屑語氣。墨鏡皮褲，嘴角含蔑，影像纏繞，至今人們仍無法磨滅。這段輝煌歷史，對她參加直選，是正數還是負數，一加一減之間還剩下多少，還要經過一番精算。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屆時將會刺激更多選民出來投票。葉太的票源何在？不成問題。曾鈺成親口宣佈葉太

參選，已等同愛國社團與葉太結成聯盟，港島區蔡素玉根據地的福建幫，肯定會過檔成為葉太鐵票。

當年葉太因廿三條黯然下台，愛國人士個個義憤填膺，除了指摘借葉倒董的民主派，視之為階級敵人外，更指特區同僚袖手旁觀，港英餘孽拖其後腿，群眾捶胸頓腳，誓要為葉太出這口烏氣。今回葉太載譽歸來，又宣佈有意參選，左派群眾早已磨拳擦掌，誓要成為葉太的堅強後盾。

葉太在議事堂經驗豐富，可說駕輕就熟，但今次角色轉換，由高官變成議員，會是何等光景，是否好戲連場，火花四濺，不少人都引頸以待。但代議士權力有限，永遠成不了執政黨，侷促的議事堂，不會是葉太的那杯茶。葉太回港後的一連串攻勢，在在顯示其旺盛的企圖心，下一站——特首，指日可待。問題是會否等到二零一二年她心中的直選，還是急不及待，怕夜長夢多，二零零七年放手一博，亦未可料。相對葉太的進取，另一殖民地訓練出來的前高官陳方安生，態度仍然曖昧不明，急煞作好準備為她抬轎的部份泛民成員。令人更氣餒的是，陳太好友，手袋黨成員李麗娟女士已放出風聲，說陳太不會參選。陳太去不去馬，至今還未明

確，再拖下去，七一遊行的氣勢，泛民的元氣，肯定會被拖垮。與其拖拖拉拉，泛民應向陳太痛陳利害，盡快來個了斷。

泛民即使能爭到一百票入場券，沒有阿爺的祝福，陳太肯定選輸，只有輸得難看還是輸得好看的分別而已。陳太一旦敗選，她便喪失了批評時政的道德高地，今後發聲，便成為敗軍之將的報復行為。我認為，如果陳太乾脆不選，做一個一年兩次發聲但水平甚高的業餘時事評論員，以陳太對本地傳媒的吸引力，又能在國際舞台揮灑自如，對本地政治的影響力將更能發揮。時事評論員這個位置，雖不及特首候選人的光輝燦爛，但生命力比較頑強，陳太不妨慎重考慮。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二日《蘋果日報》

曾特首向新加坡學些甚麼？

香港兩位特首，董建華和曾蔭權，都特別鍾情新加坡，究竟是甚麼原因？據聞，董建華以李光耀為師，曾向他請益儒家治國的心得，董先生明顯搞錯了，李資政用的不是王道而是霸道，施的不是仁政而是苛政。最後，董先生因腳痛被迫下台，李資政雖早已不在其位，卻仍對新加坡有着超凡影響力。

今回輪到曾特首了，他到新加坡學習甚麼呢？據報，他希望了解新加坡如何培養政治人才，怎樣在商界和軍隊吸納精英，通過旋轉門為政府服務。這不是曾先生着力推銷「部長助理」的方案嗎？曾先生比董先生強，董先生施政常常留於概念層次，而曾先生早已化為具體行動，為如何組成有名有實的「政府黨」邁開大步。

當然，新加坡還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例如裏裏外外乾淨清潔。新加坡市容整潔花團錦簇，世界知名，做過清潔大隊長的曾蔭權深有體會。但新加坡最令當政者羨慕的地方，在於政治的秩序井然，媒體一塵不染。

新加坡實行普選，執政人民行動黨永遠一黨獨大，反對勢力長期奄奄一息。官商學產，無遠弗屆，人人得向執政黨靠攏。而反對黨的頭面人物，不是因誹謗權貴破產，就是危害國安坐牢，有的在臨選舉前，突然被褫奪候選人身份。若選民膽敢讓反對黨在其選區勝出，居民今後幾年都不會有好日子過。人民行動黨能穩定地長期執政，不是偶然幸運，而是力量決心的結果。

新加坡的媒體幾乎全部由政府控制，全是執政黨的傳聲筒，即使有不同意見，音量小得幾乎聽不到，甚至只是由官員一手導演策劃。在媒體全面配合下，政府推行政策暢通無阻，效率驚人。

曾蔭權到新加坡學的，不應是甚麼「旋轉門」，而是掌握人人都得向政府臣服的政治竅門。政府掌握一切資源，只要聽話就有糖派，稍有異議就大棒侍候，從媒體到團體，從政黨到學校，香港官員運用的技功，不是愈來愈純熟，效果也愈來愈到位嗎？香港要向新加坡學習？未免太小覷我們的曾特首了，看成是領導人之間交流心得，切磋技藝好了。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八日《明報》

星洲普選有保證

一介平民陳方安生說：「香港不是一個民主社會」，身在新加坡的曾蔭權特首急不及待隔海回應：「香港人不是井底蛙」、「二零一二年可能實現普選」。

以往，曾特首沉得住氣，對一介平民的發話，極少親身回應，頂多透過特首辦發一篇新聞稿，避重就輕顧左右而言他，含混過去。今回面對鏡頭，說話節奏奇快，顯得焦躁不安：「最重要是香港是甚麼社會，香港人會知道。香港人不是井底蛙，香港人對外跑很多地方，會將香港制度與外面比較。」

曾特首又說：「我不能像人家投機地說一個時間表，亦不可以籠統地、概括地說民主口號，實際是除了二零零七、零八年不能實行普選外，包括二零一二年在內的任何時間，我們都有可能實行普選。」陳太「不從政但不排除參選特首」的表態，曾特首急了，急得亂了套，連二零一二年可能實現普選都說出來了。如果陳太真的不計輸贏，以公民身份參選特首，「普選時間表」、

「能否承諾二零一二年實行普選」，肯定成為熾熱的話題，對尋求連任的曾蔭權，構成極為沉重的壓力，曾特首招架得住嗎？今天陳太叫陣，曾生迫不得已說出二零一二普選的年份，阿爺聽在耳裏，會不會問：曾蔭權，你胡說八道，你究竟站在甚麼立場上說話？甚麼時候普選，你說的，算得正式的嗎？曾特首說這番話的時候，正在新加坡取經。新加坡是個實行普選的國家，但普選多年，新加坡不僅市容整潔，而且政治和媒體，都顯得秩序井然、一塵不染。如果普選可以有新加坡這樣的「品質保證」，曾先生大可理直氣壯的對阿爺說：普選，根本沒有甚麼可怕！

曾特首要請教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為甚麼他們歷次國會選舉，執政黨永遠可以搶佔絕大部份議席，反對派頂多贏得一兩個席位，毫無威脅。曾蔭權應該問，新加坡政府為何能夠選前重劃選區，令反對派無法立足？又如何在社區設施福利資源的投放上，令選區居民無法不支持執政黨候選人？曾蔭權可能更希望知道，有實力的反對派議員，如何因為誹謗權貴被連環控告直至破產，喪失議席？更需要研究反對派如何因為違反集會規定，未見報族裔身份，選前突然被褫奪選舉資格？危害國家

安全而坐牢，這種經不用取了，阿爺可以傳授的經驗實在太豐富了。

但曾特首不得不學的是，執政黨如何使傳媒心無雜念，全心全意地為政府服務。人民行動黨將主要的印刷和電子媒體，變成一個政府做大股東容易控制的新聞集團，口徑一致，如臂使指。新加坡嚴密的新聞審查，保證媒體的乾淨整潔。有師承殖民地政府的內部安全條例，限制集會結社，不經審訊拘禁「危害國家安全」的異議分子。新加坡政府還會教國民跟誰結婚，生多少孩子，吃甚麼食物……由搖籃到墳墓，統統都管，無微不至。以上種種，曾蔭權如果能掌握箇中精髓，二零一二年普選，不僅「可能」，隨時成為近在眼前的現實。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九日《蘋果日報》

葉劉上位路線圖

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的滙賢智庫出台，給人一種雷聲大大雨點小小的感覺。班底除了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宋恩榮教授稍為港人所熟悉外，其他的都是生面孔，普遍港人無法了解他們的背景。經介紹，原來都是搞科技的專家，大部份是史丹福大學畢業生、研究生和本科生，彷彿變成史丹福大學香港同學會「滙賢」分支。

如果我們不用一般眼光看「滙賢」，而把其看成是葉劉個人的舞台、從政的跳板，那麼班底需要有甚麼人？要研究些甚麼項目？有否現實或可操作意義？這些問題都統統變得不重要了。只要看葉太介紹智庫出場的陣式和矚目程度及在傳媒的曝光率，就可預見，「滙賢」將成為葉劉維持強勁能見度的重要工具。

葉劉碩士論文的中文撮要，其立論平平無奇，沒有多大新意，卻有顛倒傳媒眾生的能力，七、八份本地中英文報紙竟然全文刊登，連曾特首的《香港家書》也從沒有這種優等待遇，教不少從政者欣羨不已。「滙賢」將來

發表研究成果，經葉劉發功策劃，傳媒爭相報道，生怕漏了片言隻語，更是順理成章了。做過政務官的葉劉，對傳媒策略當然不會陌生，但推銷二十三條的公關災難，又看不出她對傳媒有多大能耐。可見，在葉劉的背後，肯定有更高的高人在出謀獻策，人數絕對不止公開的這個班底。在友好媒體配合下，葉劉搖身一變成了電視節目主持人，這是曝光洗底的關鍵一步。不久將來，從政理念心路歷程的深度專訪，將陸續在媒體出現，務求將推銷二十三條的惡形惡狀徹底洗刷乾淨。在大量建制傳媒簇擁下，葉劉將以一個煥然一新的形象，昂然進入二零零八年的立法會選舉。

葉劉旺盛的企圖心，當然不止於做個六十分之一、普普通通的立法會議員。立法會主席將是她下一個目標。現任主席范徐麗泰的經歷，是葉劉最好的教材。范太形象不佳，曾經有「香港江青」的稱號，但當上主席後，由於根本不用發表政見，只做個維持秩序的交通警察、選舉時打出「不偏不倚」的招牌，民望反而愈來愈高，長佔三甲地位。善忘、包容、不記舊惡，是港人難能可貴的美德。葉劉隨着范太的步伐，當上立法會主席，也可攀上民望的頂峰，於是，民望最高的議員葉劉

淑儀，做滿四年立法會後，又順理成章地再上一層樓。

不管二零一二年的特首選舉，是維持八百人或是加倍變成一千六百，抑或中央動了惻隱之心，答應香港可以來個經中央篩選候選人後的「烏籠普選」；不管立法會變了兩院制還是三院制；葉劉苦心經營、艱苦籌劃六年，屆時將年屆六十有二，正值政治盛年，二零一二年，將是葉劉豐收之年。這位被中央認可、民望高企、選民愛戴的前殖民地官員，肯定成為特首的頂頭大熱。

這個葉劉的上位政治路線圖，完全有迹可尋，不是我憑空想像出來的。這個路線圖是否真的出現，葉劉的美夢是否真的實現，套用一句葉劉的話，要看香港人自己的努力了。

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蘋果日報》

政治委任特首盡享胡蘿蔔神效

政制事務局突然推出《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諮詢文件，時間倉卒，搞得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流會收場。

建議有何驚天動地？為何如此十萬火急？為甚麼非要在暑假期間推出不可？無法不令人懷疑，目的在轉移視線，沖淡鋪天蓋地對銷售稅的反對聲浪。

誰會出任副局長或局長助理？因為不存在旋轉門，作為天子門生的政務官，不會肯棄官從政，擔任這吃力不討好又要冒風險的政治工作。

有能力的專業人士又如何？特首委任他們出任諮詢委員會成員，做做業餘從政人士，出出風頭，但毋須承擔太大政治責任，也許還有點吸引力，但要他們放棄專業，全職做官，承受問責背黑鍋下台的風險，在官本位文化基礎不深的香港，根本不是專業人士的那杯茶。

剩下來的，就只有政府黨中人了。

即使沒有曾先生的「親疏有別」論，由局長提名特首

任命的副局長，或由特首同意局長委任的助理，作為香港管治班子的權力核心，沒有阿爺的首肯、同意或默許，能過得了政治關嗎？即使如林瑞麟局長所言，在憲制上，委任副局長根本毋須中央批准，但在中國政治的潛規則下，特首膽敢任命阿爺反對的人嗎？

這個政治任命制度，注定成為一個政治酬庸制度。年花六千萬，二十二個副局長和局長助理，都是阿爺信得過的人選，而特首也能藉此機會，盡情享用胡蘿蔔帶來的神效，給曾特首一個廣闊無邊的空間，把他的「親疏有別」發揮得淋漓盡致。十萬至二十二萬的薪酬，對等着上位的政黨中人有極大吸引力，委任了兩三個副局長或局長助理，既有錢又有權，政府黨難道不會爭相兩脇插刀，死心塌地嗎？

政務官要經過層層考試才可入職晉升，但副局長和助理卻全無客觀準則，他們都是長官們的自己友。副局長和常任秘書長沒有從屬關係，誰聽誰的將會爭論不休。最致命的是特首選舉毫無民意授權，選委會極易受小撮人操縱。政治委任最大的輸家，將是公務員制度的百年基業。

二〇〇六年八月一日《明報》

假的一人一票普選

策發會剛開完一個冗長的會議，久候的記者終於等到脫下了煲呔的曾特首出來，他一面嚴肅，向記者宣佈重要消息：

「就行政長官普選的模式，委員對其中一點可以說是達至了共識，就是須按照《基本法》由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然後由市民以普選方式產生行政長官。」

這個所謂共識，早已在一九九零年頒佈生效的《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寫得明明白白。人多口雜的策發會，卻用了大半年時間，才能達成早已寫在《基本法》上的這個共識，策發會的效用與效率固然成疑，策發會這個「管治與政治發展委員會」，根本就是一個「政治不發展委員會」。

「由市民以普選方式產生行政長官」，關鍵不在於一人一票，而是誰有資格成為候選人，即提名的機制和提名的門檻，魔鬼就在這些細節中。

按照阿爺的邏輯，選前就要預知選舉的結果，因此，提名機制要千方百計阻止阿爺反對的人進入門檻，在保險系數超標高企的情況下，確保阿爺屬意的人順利當選。人人揣摩阿爺意志，一些匪夷所思的極左方案被拋出來了。例如有人建議提名委員會四大組別都分別要有超過一半委員同意，才可成為候選人，只要一組否決，就無資格參選，這個機制，分分鐘連一個候選人都無法產生，導致選舉難產。又有人大代表提議，要港區人大審查核准，才可參選，這種擺明奪權干政的極左建議，這位人大竟然面不紅心不跳的提出來，令人嘆為觀止。

如此費神日思夜想，何苦呢？何不乾脆將一眾候選佳麗，送到阿爺面前，阿爺大手一揮，把紅頭大印蓋在準候選人的手掌上，有印的就可以繼續參選，其他的就當場淘汰，不是更乾淨利落，一了百了嗎？

三百萬選民會選一個阿爺合作不了的人做特首嗎？請相信港人的智慧吧！搞出一個層層過關的機制，候選人都是清一色同一種主張同一個面孔，然後再一人一票選出，這樣的普選，有一人一票的軀殼，但靈魂早已被幹掉，這種假的一人一票，香港人，你們想要嗎？

二〇〇六年八月四日《明報》

曾鈺成不是大賊

經過數十小時馬拉松「辯論」，《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在保皇議員全力保駕護航下，終於通過了。劉江華指控民主派「玩」香港治安，縱容大賊，極度沉悶的辯論擦出了火花。劉江華的論點，其實只是鸚鵡學舌，拾政府官員牙慧，但因為咬牙切齒態度囂張，惹起泛民議員火併回擊。

民建聯前主席曾鈺成挺身辯護，道出這位根正苗紅的愛國人士一段辛酸經歷。回歸後一次「洗樓」，有位身材高大的壯漢對曾鈺成說：你不認識我，但我識你，我是政治部的人，已經跟蹤你多年了。曾鈺成像在講述別人的故事，沒有流露出半點厭惡與不安。曾先生可能認為，政治就是如此殘酷，你死我亡，理所當然。

在港英殖民統治時期，有這樣經歷的左派人士，當然不止曾鈺成，他們說，機密不會在電話談，回到內地，才敢正式議事，才敢聯絡官員，以免港英特務竊聽。

在港英時期，如果有這麼一場辯論，一位良心發現的殖民官員，提出要監管約制政治部的權力，有關官員

肯定會跳起來指罵：約制權力會放走像曾鈺成這樣的大賊！曾鈺成和愛國人士當然不是大賊，但他們被視為危害殖民統治的異見分子，待遇卻與大賊無異。

當年，受港英特務跟蹤監視的不止左派，非左派的政治組織和壓力團體，都是竊聽監視的對象，傳媒報道了，曾鬧過一陣子風波。

殖民政府內部有關曾鈺成是不是大賊的辯論，可能根本沒有發生過。曾先生私隱長期被惡意侵犯，沒有人正式向他道明真相，沒有人向他道歉，也沒有人作出賠償。昔日被統治者視為異見者的曾先生，今天，已坐上權力的位置。

曾先生可能回應說，今天的授權、監察機制，比港英時期進步多了。但這只是表面的事實。今天投訴有門但無效，因為舉證的責任在投訴者。今天，被監視者私隱全天候被侵犯，其後發現搞錯了，受害人將永遠蒙在鼓裏，因為執法者不會告之真相，遑論道歉賠償。條例通過了，但監察與制衡卻遠遠未解決。

曾鈺成有私隱長期被侵犯的痛苦經歷，他對無法無天、權力沒有制約的禍害，最有權利發言了。但位置不同了，昔日的受害者今天擁有了權力，他不打算追究，但會問：港英可以這樣做，為何我們不可以？！

二〇〇六年八月八日《明報》

特區班子的港英情結

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接受港台訪問，談的是舊日的足迹，但又無法不扯到香港人最痛的八萬五。不少港人歸咎分管房屋政策的梁振英，指他就是八萬五的「元兇」。

準備充足的梁先生，不慌不忙拿出早在九七年一月的長遠房屋政策諮詢文件：「回歸前的政府已經有這個目標，亦做了諮詢，第一屆特區政府只是跟文件的方向去做，而當年對樓市的衝擊，最重要是亞洲金融風暴。」梁振英有證有據地澄清了一宗九七年以來最大的歷史懸案，原來八萬五政策在肥彭年代早已形成，目標也非常清晰，用梁振英的說法，「特區政府在成立之後，其實都是按這方向去做」。

問題來了。回歸前北京洞悉英國的陰謀詭計，包括政制在內的所有政策都寸步不讓，其中為人熟知的，有陳佐洱鄺其志社會福利車毀人亡的辯論，新機場玫瑰園計劃的爭拗更是鬧翻了天。北京認為回歸前英國處處佈

下地雷，需小心提防，這種主流思路，難道董建華班子、包括梁振英先生，一點都領悟不到嗎？

董建華在第一份施政報告中，清晰闡明八萬五政策，這個港英地雷，特區政府為它背了書，正式成為特區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等同董建華的內閣也同意了。難道包括分管房屋政策的梁先生在內的董班子成員，當時一點異議也沒有，一點問題也看不出來，一點責任都不需要負嗎？然後亞洲金融風暴來了，八萬五首當其衝，帶來極大災難。八萬五叫停了港人卻懵然不知，那種受愚弄的感覺，今天提起也使人憤怒。

日前唐英年與彭定康一場空中交火，亦反映了同樣的港英情結。彭定康公開批評銷售稅，唐英年按捺不住，指肥彭當年減稅違反經濟規律，做完「拍拍屁股」就走了。肥彭提醒唐司長，當年的財政司正是曾蔭權，減稅政策是他主導的。批評彭定康，變成了批評曾蔭權，這不正正是自取其辱嗎？

港英與特區官員互相重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策不能截然二分。把一切歸咎港英，就可以變得清白無辜，全身而退嗎？

二〇〇六年八月十五日《明報》

曾特首　務實不等於不講理念

曾特首自上任以來，已經透過「不聽話」的香港電台，發表了六封《香港家書》。在他的政治化妝師主導下，《家書》的包裝愈見華麗：觀鳥悟出從政要有耐性，睇波明白「波係圓嘅」道理，走出禮賓府要放下身段。但把紅紅綠綠的包裝紙拆掉，只見一片空洞，剩下的，沒有多少實質內容。

最近的《香港家書》，曾特首把歐洲一體化五十年的漫長過程，對比香港的政制發展，結論是：要本着務實態度，面對香港民主化的過程。

曾特首將香港民主化與歐洲一體化作這樣的對比，驟聽起來，似有道理，這也是化妝師高明之處，擅長把不同概念混淆，產生似是而非的結論。

歐洲各國歷史傳統文化底蘊千差萬別，亦曾經歷戰爭廝殺、有深層的恩怨情仇。要統一貨幣、出入境政策、共同市場，制訂彼此遵守的財政規則，成立統一議會等等，談何容易。歐洲各國本着務實態度，先易後

難，重大決定在國內用民主程序，或議會通過，或全民投票，取得人民共識，再向前推展。提案遭全民投票否決，經修改再說服人民接受，決策過程反反覆覆，但每一步都有堅實的民意基礎。歐洲一體化是一個持續的過程，還要一步一步的完善。

將香港的民主化和歐洲統一相比較，顯得不倫不類。民主政治體制，是歐洲統一的最基本要求，香港特首先由阿爺欽點再由小圈子舉手產生，立法會仍對小撮既得利益者施以層層保護，特首竟敢與歐洲統一對比，不怕人家見笑嗎？

香港雙普選被一拖再拖，由零七、零八拖到二零一二，現在又有人提出二零一七，不是香港的內部無法達成共識，而是人們在揣摩哪一個年份阿爺才最放心，哪一種方式才會在選前已經確保結果，哪一個人當選才會使地產商家獨佔資源的地位受到永久保障。

這跟務實不務實根本扯不上關係，是原則理念的最低要求還未達到，引發不滿而發出的怒吼。二零一二年普選的風吹得太盛了，曾先生不得不以歐洲統一的五十年漫長艱辛來降降溫。七十八歲老伯「有生之年看不到普選」的悲鳴，很有可能成為現實。

二〇〇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明報》

附錄：曾蔭權《香港家書》

——務實政治

（二〇〇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各位市民：

暑假已快將完結，大家都會趁假期結束前外遊。隨着社會日益富裕，香港人外遊的目的地已不再限於短途的東南亞國家，長途的歐洲國家也成為暑期外遊的熱門地點。

今時今日前往歐洲旅行，比以前方便得多了。持特區護照可以免簽證進入歐盟國家，旅客在歐盟各國過境，毋須再簽證蓋章。身上只要帶備一種貨幣——歐羅（Euro），便可在絕大多數歐盟國家消費。在歐洲輕鬆度假時，大家有沒有想過，曾經爆發兩次世界大戰、一度充滿仇恨和民族主義激情、各國文化傳統不一的歐洲，竟然可以統一起來，實施單一貨幣，成為一個聯盟。

建立統一的歐洲，數百年來都是英雄、領袖及野心家的理想。拿破崙便曾試圖使用武力手段實現這個理想，可惜最終失敗。

人類踏入二十一世紀，完成歐洲統一夢想的，不是衝鋒陷陣的軍事強人或縱橫馳騁激動人心的天才政治家，而是一個名聲絕對比不上拿破崙、甚至比不上戴高樂總統的法國人尚・莫內 (Jean Monnet) ——人稱歐盟之父、第一個歐洲榮譽公民。

法國人的政治文化崇拜偉人英雄，充滿民族激情，歌頌理想主義。歷史卻證明，單靠這些手段去實現統一理想只會造成災難。

莫內反省歐洲兩次世界大戰，是因為德法不和，爭奪煤鋼資源，所以在五十年代推動歐洲煤鋼生產同盟，成為歐洲共同體雛型。他主張由最實際的層面去解決分歧。先由煤鋼生產同盟開始，其後再逐步擴大歐洲各國的合作，發展出原子能共同體及經濟共同體，一步一步建立起一套團結各國的制度。經過五十年來不斷努力，歐洲人終於用理性、務實取代民族主義及英雄偉人，實現了歐洲統一的理想。

每一次歐盟內部出現分歧，例如對加入歐羅單一貨幣體系態度不一、歐盟憲法在成員國全民表決失利等，大家都總有方法坐下來調整步伐，然後又再起步向前行，這就是務實主義的勝利。

務實主義的政治對普羅大眾往往不太吸引，因為這是按部就班解決問題的漫長過程，無法創造理想主義激動人心的口號。無疑從政者必須有理想，但我認為不能只有定下理想的熱情，而沒有追求理想的耐力和責任感。

回到香港，莫內務實的處事方針，對我們處理政制問題有啟發作用。我覺得只有好像莫內那樣，本着務實態度，踏實解決難題，一步一步跨越障礙，不斷調整步伐，理想才有實現的一天，這就是追求理想應有的責任感。

我很明白自己不會是英雄偉人，要我叫口號也只會很生硬，可能會被大家嘲笑。但多年來的公務歷練，告訴我解決問題很重要，執行能力很重要，持久力很重要，責任感更加重要，這些加起來就構成務實的政治。

香港人本來就有這種務實的傳統，埋頭苦幹在這個小島上創造了香港奇迹。我有信心大家只要本着這種務實態度，任何政治分歧都可以解決。

曾蔭權

二〇〇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不沾鍋的曾特首

就連葉劉淑儀女士都看不過眼了，她最近又接受多份報紙訪問，提及唐英年司長在推銷新稅陷入困局，葉劉以當年單打獨鬥推銷廿三條立法的痛苦經驗，苦口婆心的勸說：「政府最好不是唐英年一個人解畫，而是發揮團隊精神，多些人出來解，馬時亨局長、黎年秘書長外，其他局長，如經濟局長葉樹堃，可以講講銷售稅對經濟有甚麼好處，工商局長王永平，亦可解釋對遊客有甚麼影響，個個都幫幫手。」

葉劉這番「夫子自道」說到了心中最痛。當年推銷廿三條，除了律政署派出幾位律師在旁邊幫點小忙外，整個過程，差不多都是葉劉一個人陷入苦戰，迫着發揮她後來到處向傳媒解說「外強中乾」的黑臉角色。當年，在董先生的領導下，整個政府團隊瀕臨崩潰，每位局長各自盤算，對廿三條避之唯恐不及，就像毒藥一樣，彷彿沾上了，七步之內毒發身亡。葉劉倉皇辭廟，至今仍有吐不盡的怨氣，就是這個原因。

人們不禁要問，當年三司十局全跑到哪裏去了？梁愛詩身體欠佳，未能全力衝刺還可以理解，那麼貴為政務司司長的曾蔭權呢？港人可曾記得，當年的曾司長，有為廿三條說過甚麼話嗎？如果廿三條立法，是國家交付特區政府的政治任務，為甚麼其他高官，特別是一人之下的曾司長，可以完完全全置身事外毫不沾鍋，任由情勢惡化而不置一詞、不吭一聲呢？

在銷售稅的問題上，歷史又在重演了，主角換了富家子弟出身的唐英年。唐司長前半生順風順水，但在銷售稅的問題上，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銷售稅的形勢比廿三條更惡劣，廿三條還有愛國的民建聯誓死保衛，保皇的自由黨挺身支持，後來形勢不對頭看準機會來個倒戈已是後話，但自民二黨還是表過忠心。

銷售稅呢？泛民一片反對之聲不在話下，自民二黨一開始就持異議，反對聲音之浩大，聲討氣勢之強勁，比泛民有過之而無不及。自由黨出身的唐司長，百般滋味，冷暖自知。更令唐司長心寒的，原來每天開會共事，理應榮辱與共的高官同僚，把銷售稅與廿三條同等看待，除了跟馬時亨局長勉強有關不得不共同推銷外，與廿三條當年的情境一樣，唐司長感到四野無人，只剩

下他一個馳騁廝殺，獨自應付荒野裏的毒蛇猛獸，含着金匙出生的唐英年，可能是他一生面對的最大考驗。

曾司長變了今天的曾特首，同樣，依然故我，同樣地不沾鍋。有人問曾蔭權，為甚麼非要現在推銷新稅，曾特首說建議始終要提出，難以迴避。有人問唐英年，要他今天獨個來硬銷政治敏感的銷售稅，是否「推他去死」。只見唐司長已經夠長的臉拉得更長了，說來說去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聞說北方探子也想了解特首選舉在即的敏感時刻，為何非要現在推動銷售稅的諮詢不可？只要看看唐司長的民望插水下滑，或可明白箇中端倪了。九個月諮詢期完結，按照現時的途徑移動，唐司長，你還有翻身的機會嗎？

二〇〇六年八月三十日《蘋果日報》

把知識和知識界置於何地？

港英夏鼎基留下的「積極不干預」，解剖分析，只不過是一種「政治修辭」的把戲。早期的殖民政府，一直維持那種「借來地方，借來時間」的過客心態，美其名是「自由放任」，實質是自生自滅。

六七暴動後，港英深切了解不作為就再不能管下去。麥理浩時代，由十年建屋計劃開始，社會政策相繼出籠，所謂的「積極不干預」，目的是為政策轉變作理論解說，進可攻退可守。拆穿了，其實就是「選擇性干預」、不想做的時候就「不干預」，要做的時候，就「積極」作為。

這就是英國人高明之處，用理論包裝得嚴嚴謹謹，再通過學術探討，打造成一個蜚聲國際的經濟政策，彷彿只要按既定方針辦，一切就萬事大吉。

「積極不干預」，本來並不是甚麼金科玉律，要摒棄要改變也沒有甚麼大不了，不願吃殖民高官的口水尾，要用新瓶裝舊酒徹底拆掉重新包裝也可以。問題是，這套理論在香港通行了二十多年，由中學教科書到大學教

授，都把它當作經濟政策基本指導思想來教，要棄掉，總不能開話一句「教科書、老師都錯了」，「很久已經沒有講了，就不存在了」。

有一天，學生會問：「教授，有冇搞錯！原來你一直收錯料，教我們的，都是些早已不存在的東西，叫我們怎可再信你！」曾特首，你只是輕輕一句，卻把香港的知識和知識界置於何地？

曾先生從來都不是搞大理論的人，公開發言，力求平民化，讓牛頭角順嫂黃大仙強哥都既明白又中聽。但畢竟香港還在努力追求做個知識型社會，讀過一點書的人也委實不少，要把二十多年來教科書的理論改掉，並不是一件小事，總不能亂說一通就想蒙混過去，開個研討會，在施政報告中來個嚴肅認真的政策宣示兼憶苦思甜，不是更可取嗎？

「國家將香港納入『十一•五規劃』，本人深感榮幸，誠惶誠恐。『積極不干預』是殖民時代的舊政策，遺害不淺，歷史證明早已失效過時。我在此宣佈，從今天起，正式告別舊時代，踏入新里程。今後，香港將會與國家的規劃全面配合，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想窮都幾難……」

二〇〇六年九月十五日《明報》

附錄：行政長官曾蔭權

——積極不干預

《「十一•五」與香港發展》經濟高峰會

（二〇〇六年九月十一日）

記者：今次政府這麼高調提出一個經濟發展方向的規劃，會不會意味着政府其實已經放棄了以往香港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呢？是否就「積極不干預政策」作出了一些調整呢？

行政長官：實際上我覺得這件事，人人都說香港有「積極不干預政策」。「積極不干預政策」已經是很久以前一位財政司夏鼎基先生所說的，一直以來我們都沒有說這是作為我們經濟發展的藍圖。我們一向所做的，你記得歷屆財政司司長所說我們發展的方向，就是一個「大市場、小政府」的方針，政府會盡量配合市場需要做事，而且我們政府歷年來，你可以看到我們有一些已經盡量配合市場的需要，做出一些比較以往很少做的事，譬如：包括了科技基建、對於工業的扶助、對於土地運

用的特別安排等等。所以換言之，我們不會跟隨繩規而辦事，不過，當然我們的資源有限，我們十分着緊特區政府不能夠與商界在市場上作出爭奪的工夫。我們一定要做一些配合的工夫，但我很相信在我們這一次的高峰會上，跟進的工作上，會規範出我們將來發展的方向，特區政府與有關部門應該做些甚麼工夫。另外，商界、專業人士，再加上我們的學者方面的分工在何處，所以我們不能夠用一個籠統的口號式，說這就是我們現在發展的模式，這根本是依據現時市場的需要，我們逐步跟着會修改、會調較，特別適應個別的需要。但都是圍繞着「小政府」作為原則。

附錄：曾蔭權：大市場小政府——我們恪守的經濟原則

（二〇〇六年九月十九日）

一位記者上星期一問我，「十一•五」經濟高峰會提出的策略性建議是否秉承積極不干預政策。我回答說，「積極不干預政策」是前財政司夏鼎基爵士使用的字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近年喜歡以「大市場、小政府」來形容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

「積極不干預政策」並非一項非黑即白的政策。夏鼎基爵士一九八零年也提及：

「有些人會認為這政策不過是放任主義，說起來好聽一點罷了，有人認為這不過是政府『甚麼都不管』的態度。但事實並非如此：積極不干預政策建基於一個觀點，就是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政府試圖規劃私營機構的資源分配，以及阻撓市場力量的運行，政府的行動最終都會徒勞無功，而且更會損害經濟增長，對於開放型經濟體系就更加如此。」

他說：「我是用『積極』來形容『不干預』的……這其實是指：當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預的建議時，不會純粹因為其性質而慣性認為建議不正確……政府會權衡輕重，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然後，政府才作出積極的決定，研判利害所在。」儘管，「在絕大部份情況下，我們得出的結論都是不干預比較有利。」

回想夏鼎基爵士出任財政司時，全球的經濟思維深受福利國家與社會主義計劃思想影響，凱恩斯經濟學者主導着許多國家的公共政策辯論，大政府、福利主義、國有化與政府干預廣受認同。

香港七十年代的經濟十分波動。一九七三年的股災後，本港經濟步入衰退。接着，發生了兩次石油危機，港元一九七四年起自由浮動，又觸發更強烈反應。在嚴重的通脹下，經濟前景更加不明朗。

夏鼎基爵士認為，香港要應付這些挑戰，必須讓市場力量自己發揮作用。他當時提出「積極不干預政策」，是要抵擋不斷要求政府干預的壓力。

七十年代以來，世界發生了不少的變化。內地的快速經濟改革，東西歐的經濟阻隔結束，全球化年代開始。如今，自由貿易、市場自由化和公開競爭的意識已

廣為接受，認為是經濟成功的處方。

在這個發展歷程中，香港有一個共識，就是政府在經濟的基本角色，是為市場提供一個有效運作架構，並在市場運作明顯失調時採取行動。

但隨着香港的經濟發展，經濟須要轉型，政府政策也不能一成不變。例如，政府從八十年代初的金融危機汲取教訓，建立起完善的貨幣與銀行架構；一九八七年股災後，我們改革了證券市場，為此後二十年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奠下穩固基礎；在一九九七年之後的金融及經濟風暴中，我們進一步開放金融業，開放電訊、資訊科技與廣播市場；最近幾年，我們讓地鐵及領滙上市；去年(零五年)，我們修改稅制，以利於香港進一步發展成為資產管理中心；現在，我們正研究加強競爭政策架構，並就如何擴闊稅基諮詢公眾。這些都是政府不能不承擔的責任。

還有，政府與政府之間的經貿談判，也不能留給市場處理。我們積極參與關稅及貿易總協定談判、世貿談判、捍衞自由貿易，受到其他貿易伙伴敬重。隨着我們與內地的經濟聯繫發展，我們主動與中央政府商討如何能加強聯繫，並在二零零三年推出CEPA。政府的角色，責無旁貸。

除了回應市場發展外，我們另一經濟政策是維持小政府原則。今天，我們以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來監控政府的規模。這方式已經沿用三十多年。夏鼎基爵士在一九八一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指出：

「香港公營部門的相應體積由一九七五年的16.2%上升至一九八零年的21.2%……公營部門決不可以無止境地增佔社會資源……其直接結果，是削弱市場面對急速變化的國際經濟環境的應變能力。」

在這方面，我們現時面對的處境與夏鼎基爵士於一九八一年所面對的並沒太大分別。

多年來，歷任財政司以不同的詞彙來描述香港的經濟狀況，反映出政府對本港經濟變化和需求的回應。不同的詞彙是需要的，也是重要的，因為這樣能讓市民有效、準確地了解政府政策。不過，單以一句口號式的用語，不能管窺今日我們經濟政策的全豹。如果你仔細研究香港經濟政策，你會發現過去五十多年來的財政司的經濟理念一脈相承之處，在於我們並沒有背離行之有效的自由市場經濟哲學。

事實上，香港一直以來都是自由市場的典範。過去十二年，香港一直獲美國傳統基金會和費沙爾學會(Fraser Institute)評定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

一九九六至九七年度，我首次以財政司的身份發表財政預算案時，強調政府對經濟所作的努力是「提供基本的法律及規管架構，作為發展自由公平市場的基礎」；「透過奉行小規模政府，以及奉行稅率低、穩定而明確的稅制，鼓勵企業發展」；及「妥善管理公共財政，以滿足市民對現代化的基礎建設、更完善的居所及健康護理服務，以及更優良的學校和社會福利的要求」。去年，我作為行政長官發表首份施政報告時，提到主要的經濟策略之一是「在『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下，鼓勵企業精神和公平競爭」。

香港是高度外向型的經濟體系，這特質逼使我們必須配合全球市場的力量。《基本法》亦訂明，我們須要維持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確保貿易和金融服務的市場自由。然而，我們雖然肯定市場競爭的重要性，但並不表示政府可以袖手旁觀，處於被動。正如我們在「十一•五」高峰會的討論上找到明顯而廣泛的共識，就是在面對世界和內地的急速變遷，在採納有利市場的方針的同時，必須採取主動，研究如何結合政府與市場力量，為社會整體提供合適的平台，貫徹「大市場、小政府」的理念，締造最能支持經濟發展的環境。

我深信香港市民會支持這項政策。

政治正確人身安全的國民教育

「多謝行政長官在百忙中來到這裏……我們一定不會辜負行政長官的期望，努力讀書，服務香港，貢獻祖國……」掌聲。

整潔的白衫黑褲，預定的台詞，設計的對白，學生和長官都拿着事先準備好的問題和答案，連三號和四號表情也硬生生的掛在臉上。這類「真情對話」，在殖民時代絕無僅有，回歸後就特別多。一直以來，都由一個服務青年的NGO獨家製作，今回卻由官方教統局親自操刀。從生硬行貨的一問一答，你看不出中間能擠出多少情，但公關騷味，卻氾濫得滿地都是。

一早彩排得滾瓜爛熟，在二千多位同學節奏一律的掌聲中，結束了「行政長官與學生真情對話」的「答問」環節。稍不留神，你不知道這是香港，以為到了欣欣向榮的神州大地，參加了由咱們共青團主辦的「愛國主義教育總結大會」。

這的確是一個愛國主義教育的總結大會，二千多位

出席的同學，都曾經有過研習國情的經驗，精挑細選了一些口齒伶俐尖子出來滙報。他們都有參加過盛極一時仍絡繹不絕的中學生國情考察團，看的是一些預先安排的模範樣板。他們對國情的體會和心得，都是千篇一律的「體諒論」：國家很大，要養活十三億人口，一點都不容易。又或表面浮淺的「見苦思甜論」：內地學生條件很差，仍很用功，我們要好好珍惜等等。更敏感更關鍵的體制問題、貧富問題、貪腐問題，連碰都不敢碰，遑論深入探討。

聰明絕頂的曾特首，也不失時機地把「真情對話」、「國情教育」和「十一•五」規劃有機地配合得天衣無縫。「內地經濟增長，充滿機遇挑戰，專業人士的服務對象或客戶不再單單是七百萬香港市民，而是祖國的十三億人民！」

香港仔說的這番話，香港仔當然喈聽。把中國當成客戶，維持一種絲毫不涉感情的專業關係，跟新加坡的李顯龍總理對國民的訓示、外國大企業首席執行官對員工的要求，看不出有何分別。

愛得愈深，要求愈高、責之愈切。虛浮的認知、專業的關係，這樣的國民教育，政治上正確，人身也安全。

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明報》

附錄：行政長官與學生真情對話

（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日）

行政長官曾蔭權今日（零六年九月二十日）勉勵本港學生精益求精，努力奮進，迎接祖國在「十一•五」規劃發展下，為香港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曾蔭權今日與約二千名中學生真情對話，聆聽他們在研習國情方面的經驗和心得，並與他們分享特區政府如何積極與社會各界共同探討國家「十一•五」規劃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務求在香港內部凝聚對未來經濟發展導向和策略的基本共識，並訂定清晰和切實可行的跟進策略。

曾蔭權說：「我相信各位同學都留意到國家今年（零六年）開始實施的《「十一•五」規劃綱要》，預期國內生產總值（GDP）每年平均增長7.5%。這個規劃綱要亦特別提及香港的功能和優勢、與內地的相互作用，以及支持香港發展金融、物流、旅遊、資訊等服務業、保持香港國

際金融、貿易、航運等中心的地位。」

曾蔭權談到他較早前訪問內地多個城市，對於各地近年高速發展讚嘆不已。他說：「內地每一個城市的發展，無論與我們的地域距離是遠或是近，都與我們息息相關，既為我們帶來挑戰，亦為我們帶來無窮機遇。」

「香港專業人士的服務對象或客戶不再單單是七百萬香港市民，而是祖國的十三億人民！你們作為香港的新一代、未來的主人翁，認識祖國更是刻不容緩。」

曾蔭權表示香港回歸祖國以來，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推動國民教育，加深年輕一代對國家的認識，培養他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他說：「我們從『認知』、『情感』和『實踐』三方面入手，具體制訂國民教育的推行策略，包括在正規課程中加強國民教育的學習元素；透過舉辦比賽和分享會，介紹國家的成就；舉辦國情教育課程和活動，讓學生親身接觸祖國等等。」

在隨後的問答環節中，曾蔭權與學生討論香港是否會被邊緣化，以及內地精英學生來港就讀等多個熱門話題。他又談到自己對香港年輕一代的期望，勉勵同學們放眼未來，積極裝備自己，勇敢地面對來自各方的挑戰。

此外，曾蔭權亦談及他較早前訪問內地多個城市的所見所聞，包括上海洋山港、雲南麗江及古鎮束河。

參與真情對話的另一名嘉賓為行政會議成員范鴻齡。他根據自己作為一個受西方教育的「番書仔」的經歷，與學生們暢談「一國兩制」下香港新一代的機遇和挑戰，並解答學生們的提問。

今日的真情對話在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進行，其他嘉賓包括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以及副秘書長葉曾翠卿。出席的學生皆曾參與教統局舉辦的各項國情教育活動。**（政府新聞處稿）**

陳太不選　意料之外預期之中

陳方安生不選零七年特首，是意料之外，也是預期之中。

意料之外，是因為兩次普選遊行，製造了「見一步，行一步」的懸疑，提升了不少人的期望。特別是泛民主派等了好一段時間，還不見她進一步表態，已等得不耐煩。民調亦顯示，在芸芸有潛質的候選人中，亦只有陳太有能力與曾蔭權爭一日之長短。陳太不選，令不少人感到失望，向支持者道歉，是恰如其份的。

預期之中，是因為選特首這個遊戲太難玩，對陳太來說，沒有得到中央的祝福，要贏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如果中央發功全力阻截，陳太要取得入場券成為合資格候選人也成問題。身嬌肉貴的陳方安生，為何要冒受辱的風險來淌這趟渾水？權衡利害，留着一個民間身份論政，才是最上上之策。

陳太如果參選，反正都是輸定了，那時才來批評時政，給人輸了不服氣的印象。不玩你這個不公平的遊

戲，一開始就組成核心智囊做研究，對未來政制發展提出建言，反而可以進佔道德高地，不會授人以柄。

這份肯出頭出名的六人小組的名單，充分反映了香港政治世態之保守炎涼。

昔日高官手袋黨，只有任關佩英出面加盟，商界更只有一位不為人熟悉的印裔程子俊，這不是因為陳方安生早已人走茶涼，完全喪失號召力，而是因為香港仍維持着那個「天無二日，地無二王」的封建傳統，容不下那種正常多元健康的反對政治。要麼站在我這邊，要麼站在我的對立面，成為你死我活的鬥爭對象。

政治人物害怕打擊報復，商界人士不敢得罪權貴。香港政治生態是如此狹窄壓抑，陳太及其核心小組仍肯拋頭露面高調成立，顯得難能可貴。成立核心小組雖如此艱難，但人選份量總比某前高官的同學會強得多。除非是半死不活，造成不了甚麼影響，否則御用傳媒群起抹黑，爭相打壓，應該是意料中事，見怪不怪。

零七年特首選舉，即使公民黨推出梁家傑參與，也必然是曾蔭權一人唱的獨腳大戲。中央發功，提名票衝上七百，自動當選，在毫無競爭下坐上大位，沉悶的歷史不斷重演，用這種方法取得權力，馨香嗎？

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明報》

學券 ver 1.0

重重政治壓力，教統局長李國章終於推出他的幼稚園學券新版ver 1.0。李局長再三強調不是讓步、不是妥協、不是屈服，說得多麼理直氣壯。心水清的家長也完全同意李局長的看法，眾口一詞：新版學券，理念依然是自相矛盾，程序依然是設限重重，政策依然是一錯到底。

新舊版學券真的沒有多大分別。學費一年超過二萬四千(半日制)，或四萬八千(全日)，免問。獨立私立幼稚園，本來沒資格，公開帳目，三年過渡，二零零八年後，除非轉到非牟利，否則又是打回原形。這種所謂聽取民意從善如流的改動，是赤裸裸的選舉工程，用一點小甜頭、買時間、使激烈的反對者封口，製造一種人為的和諧氣氛。一拖三年，問題半點都沒有解決。

首先是理念。若真的如李局長所言，學券是為了資助家長、為甚麼不信任家長的眼光？為甚麼不尊重他們的選擇權利？政府給每個適齡小孩每年一萬元學費資

助，家長選擇二千元的平民幼稚園也好，一萬元的貴族幼稚園也好，這是家長的自由選擇，為何要教育官僚們這麼費神為他們架設重重關卡，限制他們的權利？

對獨立幼稚園設限的最強理由，是「政府不會助人發達」。但政府「助人發達」的例子實在太多。向大商家傾斜的政策統統撥開不說，施政報告提出補貼大中型貨車轉用歐盟四型，有規定車主要向「非牟利」車行買車嗎？持續進修基金，有規定學員在「非牟利」機構就讀嗎？照顧長者，有規定要向「非牟利」老人院買位嗎？有規定領綜援的人要向「非牟利」的超市買柴米油鹽嗎？以上都是用公帑「助人發達」的例子，已經奉行經年，為何政策獨獨關愛幼稚園的經營者？

教育官僚的堅持，無法不令人相信他們有隱藏議程。要學券，就得轉非牟利，有資助，就得接受當局對師資、課程、教學法的規管。現今百花齊放的幼兒教育，就會在官僚的單一標準下，變得千人一面，一潭死水。從學券入手，達到全面規管的目的。李國章說得對，學券ver 1.0不是讓步，因為全面規管的方向沒有變，只是遇到小小的政治挫折而已。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明報》

胡主席挺曾動員令

胡主席和曾特首，在越南出席亞太經合會議，共晉早餐，香港傳媒金睛火眼，仔細觀察兩人一舉一動，要看透有沒有「挺曾」的蛛絲馬迹。令人失望的是，一臉嚴肅的胡錦濤，戰戰兢兢的曾蔭權，一個上司一個下屬，一個氣定神閒，一個伏首貼耳，看不出有任何意料之外的互動。胡主席對曾特首作了重要講話，下達了四大指示，字裏行間，看來看去，都看不出有「挺曾」兩個字。

四大指示是甚麼呢？一、下大力氣把香港經濟發展；二、民生改善；三、社會和諧的局面保持住、鞏固好；四、同時要搞好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

四大指示有沒有挺曾？這不是見仁見智的問題。有就有，沒有就沒有，絲毫含糊不得。我嘗試用每天向傳媒寫手報料的政府高層消息人士的角度，演繹出胡主席的講話精神，本身就是無花無假挺曾宣言。

頭兩項都是對曾蔭權的肯定，經濟發展、民生改善，都是曾特首上台以後才出現的，這不是挺曾是甚

麼？至於和諧社會，曾特首在施政報告裏，在日常講話中，甚至連做夢都記掛着社會和諧。胡主席提出和諧局面要保持住、鞏固好，首先是肯定了香港已經進入和諧了，如果連一點和諧都沒有，怎叫保持和鞏固。可見，胡主席充分肯定曾特首對中央精神的體會和拿捏。

第四項就更重要了：搞好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何謂搞好？沒有疑問的是，要穩定順利毫無差錯地完成任務。所謂選舉，適應我國國情的做法是，未選就要預知結果，因此，為了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了保持鞏固香港的和諧局面，特首選舉，只能有一個候選人，提名票也有如上次一樣，衝上七百以上。未上擂台，已要把對手打得倒地不起。

「搞好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的真正意思，就是要動員一切力量、不惜任何代價，把愛國愛港的人選進去、反對派的支持者，套用一位明日之星的說法，就是「一個也不能讓你通過」，切斷反對派拿到一百張入場票的幻想。胡主席的講話，就是挺曾動員令，這才是真正的中央精神，外面的人，如果不懂，請不要說三道四，指手劃腳。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明報》

和諧的真意就是「收聲」

言必稱「和諧」，已成為領導人的例牌菜。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來港為國際電訊展揭幕，沒有例外地，也把「和諧社會」掛在口邊。

吳邦國在晚宴上對香港政商要人發表重要講話：「要從維護香港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講大局、講團結、講包容，妥善處理在一些問題上存在的矛盾和分歧，努力營造社會和諧的良好氛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談話，千錘百煉，分寸拿捏得讓人幾乎無法解讀。維護整體長遠利益不重要嗎？當然重要。講大局、講團結、講包容有問題嗎？當然沒問題。妥善處理矛盾和分歧，不是很好嗎？當然好。不要和諧，難道撕裂更好嗎？當然不是。

關鍵的問題，是何謂香港的整體和長遠利益？講大局講團結講包容是站在有權有錢的人那邊講，還是沒權沒錢的人那邊講。把矛盾和分歧壓下去，閉上眼睛捂着耳朵置若罔聞，算是妥善處理嗎？和諧，是人人心情舒暢的喜悅，還是個個鴉雀無聲的壓抑？

胡錦濤主席和吳邦國委員長都不厭其煩的訓令特區官員搞好選舉委員會選舉，箇中真意是甚麼？其實早已清楚不過了。這個動員令，是要確保特首選舉搞得滴水不漏，不能有絲毫半點差錯。

六成港人希望有民主雙普選，零七、零八沒望了，零一二也相當渺茫。相當現實的香港市民，又寄望一個極其卑微的要求：零七年的特首選舉，是一個有競爭的選舉，候選人們，可以站在台上，互比政綱，互相辯論，雖然絕大部份香港市民無權投票，但光看熱鬧也可增加一分參與感。

一而再的動員令，連民眾可以看熱鬧的可能性也幾乎變成零了，特首選舉，可以十分肯定，是場一人表演的獨腳戲。港人對民主的訴求被一而再的壓抑，這符合香港整體長遠利益嗎？這個大局，團結了包容了些甚麼？矛盾和分歧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

中國的地方政府，把上訪者中途攔截，收押禁足；把維權者用武力彈壓，逮捕坐牢；把異議者投入監獄，滅音處理，這統統都在「和諧社會」的名義下進行。香港雖未至如此光景，但「和諧」二字的解讀，內地與香港並無多大分別，真正的意思就是：「收聲！」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五日《明報》

你們在笑甚麼？

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來港為國際電訊展揭幕。有報章專欄說，這個被視為奧林匹克的國際電訊展能在香港舉行，是吳邦國當副總理時，為香港力爭回來的，可見祖國對香港的關懷，是如何的無微不至。如果這確是實情，真的要替香港這個國際都會的前景擔憂。回歸以後，香港面向國際競爭能力愈見低落，如果沒有祖國眷顧，原來我們早已無法在國際立足，人們驚呼香港邊緣化的噩夢，其實一早經已來臨。

吳邦國對二百政商要人發表重要講話，重點也是領導人必稱的「和諧社會」。他說：「要從維護香港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講大局、講團結、講包容，妥善處理在一些問題上存在的矛盾和分歧，努力營造社會和諧的良好氛圍。」

委員長在講話的時候，賓客們都看見餐桌上有這樣的一張告示：「不得離枱與其他賓客祝酒，以免影響宴會進行。」告示旨在警告那些不受歡迎的反對派，雖然

因為立法會議員的身份，不得不邀請你們，但你們遠遠的坐在那裏吃喝聊天好了，不得亂說亂動。與委員長可以有眼神接觸，固然是你們的幸運，要埋身交談，訴求請願，別癡心妄想。所謂長遠整體利益，所謂大局團結，所謂包容和諧，原就是一個人說了算，不受任何「噪音騷擾」。

宴會中，長毛梁國雄等人在會場大叫「平反六四；還政於民；釋放程翔；釋放政治犯」等口號，並一如既往引發一些推撞。但跟以往不同的是，長毛的口號，並沒有即時令與會者面黑，而是賓客們跟着吳委員長哄堂大笑。他們在笑甚麼呢？嘲笑六四血迹未乾，異議者繼續被投入監牢？嘲笑一生愛國的程翔無辜繫獄，背上污名，身心受到無情的折磨？嘲笑雙普選永遠無期，權力仍牢牢地掌握在當權者手中，一切風吹草動，都可以輕易扼殺於萌芽狀態？你們哄堂大笑，究竟是嘲笑長毛他們，還是笑你們自己？

吳邦國委員長與特區高官閉門會面，高官員排排站在梯級上，委員長逐一與他們親切握手，高官們面帶喜悅，眼神懇切，熱情鼓掌，然後接受委員長的訓勉。這種有中國特色的官場迎送，不知演過多少次了。還記得

胡錦濤坐穩了黨政軍位置，馬上當着眾高官面前，要董建華查找不足，不旋踵，董先生就腳痛下台。這只是一個對權力膜拜的儀式，旨在說明誰是誰的大老闆。

委員長又再提出特首選舉很重要了，與主席搞好選舉委員會選舉的要求，都是極其重要的指示，特區官員們當然要切實執行。但甚麼是重要？怎樣算搞好？中式解讀與字面意義有很大分別。搞「好」選舉，不是過程的公平公開公正，為選民接受，而是確保選舉的結果，簡單地說，誰當選，選舉前就要得到保證。領導人一而再對特首選舉發出重要指示，由選舉委員會到特首選舉應如何搞得好，不是很清楚了嗎？

特首選舉要有競爭，本來只是一個卑微得甚至令人看不起的要求，看來，今次恐怕又要落空了。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六日《蘋果日報》

不要輕信謠言　直至有人否認

銷售稅諮詢為何緊急煞車？現身解畫的高官們口徑都非常一致：急煞車是傳媒的說法，我們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多久？）忘記了，大概幾個星期。我們的保密功夫到家，傳媒收不到風，才有急煞車的印象。

還記得立法會各黨反對銷售稅的聲浪響徹雲霄，要求終止諮詢時，司局長們聲色俱厲回應：連討論都不可以嗎？你們這幫議員，目光短淺，為了撈選票。曾幾何時，馬時亨局長也在電台大聲疾呼：擱置諮詢，是不負責任，極之不負責任的做法。今天政府的態度來個急轉彎，突然取消諮詢，這不是馬時亨局長口中「極之不負責任」的做法嗎？

官員們當時的堅持和焦急是假的嗎？為何今天突然變臉，比川劇還快？如果沒有甚麼非變不可的理由，為何偏偏選中這個最敏感的時間？

離選舉委員會選舉不過短短幾天，雖然銷售稅未必是選委會選舉的主要議題，但胡主席親自叮囑曾特首要

搞好這個選舉，不容有失，曾先生能不嚴防死守，把一切可能的亂子都扼殺於萌芽狀態嗎？如果選舉過後，形勢不妥，才宣佈把銷售稅擱置，到時不是很被動嗎？把爭議提早消滅，提防蔓延到特首選舉，是最保險的做法。

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亦再三提醒，講大局講團結講包容，妥善處理香港的矛盾和分歧，這話是無的放矢的嗎？作為特區的當家，如果不聽，不作出回應，不怕會出現腳痛症候群嗎？委員長前腳剛離開，椅子的餘溫未散，就作出銷售稅急煞車的決定，做給委員長看，遵照委員長的指示辦，不是很明顯嗎？

即使讓人覺得突兀，即使無法說服市民這是醞釀已久的決定，即使被傳媒嘲笑是為了選舉為了委員長而作出的急轉彎，也要不惜代價，因為，時間無多，也等不了。

如果銷售稅真的是為了民意反對而煞停，那是真正的從善如流，但今天，卻是因為上意官意而轉彎，港人無法不為我們的決策品質而擔憂，無法不為「一國兩制」的「兩制」而焦慮了。

有高官對我說，任何揣測都可以理解，但說因為吳邦國而煞停諮詢，最不可信。我曾經聽過這樣的說法：千萬不要輕信謠言，直至有人出來否認為止。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八日《明報》

人大委員長吳邦國來港出席國際電訊展，就香港問題發表講話，重申團結包容，妥善處理矛盾分歧。吳委員長前腳剛離開香港，財政司長唐英年馬上宣佈擱置銷售稅。高官們矢口否認與吳邦國的訓示有關，但時間之巧合、官員之苦心，路人皆見。特將曾蔭權與唐英年二零零六年九月與十二月有關銷售稅的談話，作為對照，供讀者參考。

附錄：曾蔭權談「商品及服務稅」

（二〇〇六年九月十二日）

各位早晨：

今早行政會議舉行了暑假之後的第一次會議，我想趁這個機會向大家解釋一下，政府就「擴闊稅基」公眾諮詢的立場。

「商品及服務稅」是政府連同行政會議，經過深思熟慮的構思。我們一直認同現時經濟環境好轉，是為香港長遠發展，未雨綢繆的最佳時刻。在研究過不同的方案之中，「商品及服務稅」是穩定我們未來公共收入最實際可行的方法。

良藥苦口，有些社會人士對於「商品及服務稅」的確有所保留。我知道拉闊稅網、擴大稅基，一定不會討好；但我更加明白，政府不能只做受歡迎的事，逃避不能夠解決問題。應該解決的問題我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要為香港面對的問題對症下藥。

我們必須居安思危，因為香港社會現在正面對以下

三項基本的挑戰：

第一，香港是一個外向型的經濟體系。我們難免受到國際油價上漲、美國經濟波動等外圍因素的影響。雖然我們已經提早做到收支有盈餘，但過去連續數年的庫房虧損，難以填補。在全球化的急促發展下，經濟難免會時有起伏，我們一定要為下一場金融風暴、或者下一個經濟低潮作好充分準備。

第二，我們的人口正急劇老化。現時大約八個市民當中，有一個是六十五歲或以上的人士。二十五年之後，大約四個人之中，就有一位是長者。目前，薪俸稅佔我們收入接近三分之一，是相當重要。人口老化不單止會令繳交薪俸稅的人口銳減，社會對醫療和福利服務的需求亦會急速上升。

第三，目前對於教育、社會福利、醫療衞生等項目的公共開支，已經佔政府總開支約六成。這類開支相對固定，即使在經濟逆轉時也很艱難，亦不應該大幅削減。事實上，要求政府增加這幾項支出的壓力，每日都在增加。

在過去一個月，我一共主持了三十二個施政報告的諮詢會。會上有人支持「商品及服務稅」，但亦有不少人

反對「商品及服務稅」。但更加多人要求政府作進一步解釋，所以我們會繼續向大家提供更多「商品及服務稅」的資料，其中包括怎樣援助低收入及綜援家庭的措施，以及以後我們如何運用額外收入的建議。在尚餘半年的諮詢期內，政府會本着開放的態度聆聽社會各界對這個建議提出的意見。

政府大可以採取鴕鳥政策，對於種種確確實實威脅香港的因素視而不見。從短期的政治考慮而言，這樣做甚至可以令政府加分。不過，作為一個對香港有長遠承擔的政府，我們在制定政策的時候，不能夠只顧甚麼是討好，而不顧甚麼是真正為香港好。同樣，反對「商品及服務稅」的人士和團體，亦都有同等不可推卸的責任，就如何解決以上所講的問題提出可持續的具體方案。

我想強調，政府會以認真和虛心的態度聆聽社會各界人士對擴闊稅基、穩定稅收和「商品及服務稅」的意見和建議。我們會繼續這樣做。

附錄：唐英年談稅制改革諮詢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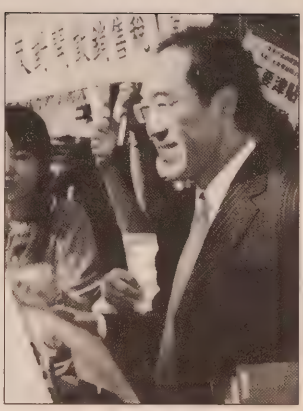
各位新聞界朋友：

你們好。我今早剛剛向行政會議滙報過稅制改革公眾諮詢的中期檢討。我亦想借今日這個機會，透過新聞界向公眾作一個簡報。

長達九個月的稅制改革公眾諮詢由（零六年）七月中開始，至今已過了一半。我們一共收到二千二百份意見書，及透過二百六十場會議及研討會，收集了不少市民的意見。綜合各方的意見，我們有以下的初步看法。

首先，我們至今收到的民意有兩個相當清晰但又截然不同的趨向。大部份市民經過幾個月來的討論，都明白我們的稅基狹窄，大家也同意這個問題需要改善，藉着擴濶稅基來穩定收入，使公共財政更為穩健，日後一旦經濟逆轉時，亦可減低政府財政結構受到的衝擊。這

一點意見是相當清晰的。但另一方面，大部份市民未能接納「商品及服務稅」就是解決稅基狹窄的方案，這一點意見也是相當清晰的。這兩種民意明顯地告訴我們：市民明白政府提出的問題需要解決，但對「商品及服務稅」卻有相當的保留，這兩點民意大家都必須尊重。



究竟市民希望以甚麼方法去解決稅基狹窄問題呢？諮詢期所得到的意見未有一致的方向。市民對其他改善稅制的建議，沒有明顯的傾向和深入的討論。

諮詢期已過了一半。作為中期小結，我們清楚見到社會上對稅基狹窄的問題，共識趨向一致，即使我們的經濟持續改善，市民亦認同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的重要。不過，我亦清楚聽到市民對「商品及服務稅」強烈反對的聲音。

總結來說有兩點，第一：大眾都認同必須擴闊稅基。第二：雖然市民都明白GST（商品及服務稅）可以擴

闊稅基，不過，這近五個月的諮詢收集到的意見，顯示我們未能說服大部份市民，將「商品及服務稅」作為解決稅基狹窄的主流方案。所以目前是未有民意基礎及條件推行「商品及服務稅」。

所以政府在餘下的諮詢期內，不再推介「商品及服務稅」，而希望市民會繼續就其他可行的方案，提出意見。我們會把二零零二年鄭慕智的報告上載網頁，當中十多項其他方案，其利與弊，均以表列的方式，清清楚楚的說明，大家可下載參考。我們在餘下的(諮詢)期內會細心聆聽，參與討論，使我們在明年(零七年)二月諮詢結束時，能綜合作出一個結論，交予來屆政府考慮。

多謝各位。

附錄：曾蔭權談稅制改革諮詢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五日）

各位，今早財政司司長向行政會議滙報有關稅制改革公眾諮詢的中期檢討，他剛才已向各位解釋了政府如何處理餘下諮詢的工作及辦法。

我與所有行政會議成員都支持財政司司長這個決定，他的做法完全尊重普羅大眾認為我們的稅基一定要擴闊及諮詢要繼續；另一方面，亦考慮到市民對「商品及服務稅」強力反對的現實。

我一直以來（認為）有關特區政府的施政都要有好好的民意基礎，今次是順應民意而作出的決定，亦是一個務實的做法，我覺得應該值得大家支持。

中產專業人士的抗議

本來以為，阿爺一聲動員，又說要搞好選舉委員會選舉，又說特首選舉很重要，本地建制愛國社團，就會自動埋位，把選舉協調到恰到好處，滴水不漏。怎料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開票，令我這個評論員大跌眼鏡。

泛民主派協調的人選，竟有一百一十四人成功進入選委會，連同立法會泛民二十席，共有一百三十四人，連同其他當選又傾向民主的選委，可能超過一百四十人，幾乎肯定，梁家傑可以成功獲得一百張入場券，成為正式候選人，與曾蔭權同場競逐。

政治耳語稱，中聯辦對曾蔭權放軟手腳，沒有盡力協調選委會選舉，頗有微言，不能理解他的動機。曾蔭權身邊的人回應說，他身為特首，尚未宣佈參選，角色衝突，難以親身協調，用公務員協調選舉，更是違反守則，萬萬不可。

撇開這是不是因選舉失利互相推卸責任的藉口不

談，先看看泛民推薦成功當選進入選委會的一百一十四人，絕大部份都來自一人一票選舉的專業界別，包括法律、高教、會計、教育、社福界等。其中法律界更囊括所有二十個議席，成績驕人。要協調這些獨立思考的中產專業人士，談何容易。

今次的選舉結果表明了甚麼呢？表明了這些中產界別的民主訴求非常清晰，最低限度，是要一個有競爭的特首選舉。而普選特首，普選立法會的要求，早已在他們之間生根成長。

要協調這些中產專業人士，利誘威迫使他們違反自己的理念投票？即使曾蔭權親自出馬，中聯辦赤膊游說、能令他們違反自己的理念，改變他們的投票傾向嗎？恐怕不能。

民意調查顯示，七成香港市民贊成特首選舉有競爭，普羅市民最卑微的要求，是希望有戰可觀，但心底裏是可以盡快看見普選。市民尚且如此，受過高深教育、喝過洋水見過世面的中產專業人士，對民主普選的渴求，能這麼容易壓下去嗎？

專業人士把泛民推薦的候選人送入選委會，與其說是只希望看到有競爭的特首選舉，不如說是一種抗議，

抗議香港政治制度的荒謬落後，抗議政治權力分配嚴重不公。香港的中產專業人士，是社會的中流砥柱，他們的抗議聲音在這次選舉中充分表達出來，當權者還能聽而不聞、視而不見嗎？

雖然投委會選舉的投票率顯著增加，特別是有泛民候選人的界別，投票更是前所未有的踴躍；雖然泛民成功地把百多人送進選委會；雖然梁家傑取得一百張入場券幾乎十拿九穩，但八百人組成選委會的代表性丁點都沒有增加，小圈子選舉不民主的本質絲毫未變。泛民喜上眉梢，肯定自己的協調能力之餘，應該透過特首的選戰，盡顯這種選舉的荒謬本質，把小圈子選舉毫無代表性的論述，向全港市民講清楚說明白。

說不定曾蔭權也樂見選舉有競爭，因為有競爭才能突顯自己的認受性，有競爭而又能穩贏，不犯本，沒大變數，何樂而不為？這就是泛民玩小圈子遊戲最大的弔詭，怎樣把論述拿捏得恰到好處，傑哥，看你了！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蘋果日報》

送給曾特首的新年大禮

曾特首上京述職，捧回大堆新年「禮物」：人民幣業務有好消息、確定香港作為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推動香港成為國際會議中心和基地、建立輸港食物來源追查制度……等等等等，曾特首笑逐顏開，親建制輿論視為中央挺曾信息明確，特首地位，誰可替代？

細看這些「禮物」，除了一對大熊貓較為實質而具體之外，其他的，談不上是甚麼大禮，都是根據中國今天經濟發展的需要，對內地和香港均為互惠互利的措施。

香港一直是人民幣走向國際的試驗場。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法制、透明、廉潔和制度，仍然比上海超出一大截。香港舉辦大型國際會議，成績卓越。貿易一向是買家市場，保證品質追查來源，理所當然。換句話說，無論是董曾梁陳當特首，按中國的需要，別無選擇，這些政策也要出台，只差遲早快慢而已。如果曾先生將這一切都視為自己爭取回來的，榮耀都歸功自己，套用溫家寶總理的說法，頭腦真的要清醒冷靜一點。

溫總為何要在香港媒體前，訓勉曾特首頭腦要「清醒冷靜」，是因為港股超越一萬點，股民人人頭腦發熱，溫總已看到泡沫危機，要當眾澆一盤冷水？還是看到面前這個人頭腦發熱，竟說甚麼今天香港是二十年來最好的，不懂居安思危，不得不當着七百萬人面前，煞一煞這股浮誇之氣？

自古以來，今上的金口玉言，作為臣子只有聽的份兒，誰個受寵，誰人失勢，各自解讀，絕不能探個究竟。溫總的一句話，已夠曾特首的謀臣們幾夜不眠不休，為老闆度出應對的口徑來。

國家領導果然站高望遠，溫總看到二十年來最繁榮市道的背後，危機重重。結構性失業、低工資高工時仍是困局。中產荷包腫脹的同時，對政治不滿，已透過選委會選舉充分反映。親建制政黨的利益無法擺平，矛盾衝突已表面化。財團對管治不滿，告狀者絡繹於途。清拆天星鐘樓引發衝突，官僚的回應大大落後社會形勢。以上一切，都在曾特首民望拾級而下反映出來。溫總日理萬機，對香港問題卻洞若觀火，了然於胸。「頭腦清醒冷靜」才是送給曾特首的新年大禮，絕不是閒話一句，無的放矢。

二〇〇七年一月二日《明報》

曾蔭權式「GDP主義」

曾特首答問大會，輿論焦點集中討論煲呔曾與袋巾梁三分鐘過招。建制傳媒肉麻吹捧煲呔詞鋒銳利，泛民媒體肉緊袋巾太過斯文。首個回合，誰得誰失誰勝誰負描述得比武俠小說還要精彩。

在這個只有八百人的小圈子裏，願景和務實誰對誰錯，於賽果毫無影響。如果我們只留意這種巧言令色的花招，可能會忽略了曾蔭權照本宣科的答問內容，原來已包含着他的政綱脈絡，簡而言之，就是「GDP主義」。

曾蔭權月前到內地述職，亢奮地提出「今天香港經濟二十年來最好」的名言。雖然溫家寶總理已減為「近兩年最好」，還提醒他要冷靜清醒，但曾蔭權在答問大會有備而來，舉出生產總值、通脹、經濟結構、外貿總額、人均收入等一大堆數字，再一次說明「二十年來最好」是鐵一般的事實。可見「二十年來最好」的說法，早已精心部署，不是衝口而出。

在西方選舉中，候選人通常會問，跟四年或五年前比較，你們生活得更好還是更差，更好了就讓現任的多

做一屆，更差了就要換人做做看。競逐雙方，要訴諸數據，還要訴諸感情，投誰一票往往決定於一念之間。

在阿爺的祝福下，曾蔭權早已穩贏，但如果贏得選舉，輸了民意，都屬於「贏得太難看」之列。因此，「二十年來最好」作為競選主軸，希望港人「自我感覺良好」，把急速下滑的民望挽回。

曾蔭權式的「GDP主義」，早已追不上形勢。年前中央政府和權威學者，曾對地方諸侯只顧提升生產總值、破壞環境生態、忽視可持續發展、擴大貧富差距、不理人民生活質素的「GDP主義」，展開過強烈批判，盲目增長對中國長遠發展的危害，早已作出過詳細探討。

港人或許會問，二十年來，空氣質素好了還是差了？生活擔子是輕了還是重了？精神健康是變好了還是更壞了？保育政策是進步了還是落後了？二十年來，貧富差距是縮小了還是擴大了？曾蔭權竟然徹底否定量度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這種把頭埋入沙堆的態度，比國內地方幹部還要落後。

內地對「GDP主義」早已覺醒，但曾先生還是抱着不放。他自己地位當然是二十年來最好，但一般港人真的有這種感覺嗎？

二〇〇七年一月十六日《明報》

風水無罪堪輿有理

近日的政治八卦，離不開特首曾蔭權官邸的風水DVD。

據了解，除了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收到匿名舉報外，這張把禮賓府的廳堂、睡房、花園、大閘都描繪得巨細無遺的風水光碟，流傳甚廣，不少城中名人都人手一張，成為茶餘飯後的最佳娛樂精品。

在華洋雜處、中西交融的香港，風水早已無分種族國界，洋人洋行開張動土，除了燒豬拜神、上香祈福外，也要找堪輿家趨吉避凶，找風水師擺位擋煞，幾乎已是指定動作。風水術數，已經成為電台電視報章雜誌吸引受眾的必要內容，根本就是港人生活的一部份。

但特首曾蔭權先生對這個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態度卻曖昧得令人驚訝。面對傳媒的滿腦子疑惑，特首辦的回應是：「有關禮賓府的裝修工程開支並沒有涉及聘用風水顧問。」這種咬文嚼字的AO式回應，令人心生更多疑問。把回應拆開解讀，會發現一點端倪，「裝修工程

的開支並沒有涉及聘請風水師」，並不等於沒有請人看風水，只是沒有開公數而已。AO最着重法律和程序，這樣的回應，幾乎已經肯定了這張DVD的真確性。曾蔭權出席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再被記者追問，起初扮聽不清楚，再問就以普通話「開玩笑」回應。究竟有沒有請人看禮賓府的風水，有就有，沒有就沒有，為何要如此鬼鬼祟祟？如此回答，愈來愈顯示當中隱情。看風水見不得光嗎？衞奕信這位殖民地年代的中國通，以前的中文譯名叫魏德巍，有高人跟他說這是「雙鬼拍門」，意頭不好煞氣太重，於是改名衞奕信。拔地而起的中國銀行摩天巨廈，活像一把大刀直劈港督府，風水師建議種植柳樹擋煞，衞督照辦。這都是公開的秘密，殖民地子民有說三道四嗎？

董建華先生迷信風水就更眾所周知了。他嫌前港督府風水不佳，拒絕入住，堅持住在自己家裏，雖然惹來一陣非議，但港人都以一種諒解的態度看待，並沒有以此苛責。後來港人上街，董生腳痛，似乎與他迷信風水沒有直接關係。可見風水無罪，堪輿有理，港人對此也相當包容。曾特首如果真的找人看過禮賓府的風水，而且又是自掏腰包，支付風水顧問費用，於法於理於情，

完全沒有問題，為何至今仍態度曖曖昧昧？再拖下去，難免惹人遐想。有高人分析這與他作為虔誠天主教徒的身份有關，信風水是否等於拜偶像，一般的信與極度迷信又應否區分，這要神學家才能作出權威解釋。

又有高人分析，更大的可能性，是花了一千四百五十萬裝修，雖然內裏沒有風水顧問費，但當中依照堪輿大師指點設計而花費的，又佔多少？沒有風水指示，如此巨額的裝修費又可省回多少？若以這個角度追查，糾纏下去，永遠無法交代清楚。於是索性來個曖昧不明，拖拉過去。

選舉臨近，有人將這張光碟廣為散發，無法不令人猜想其政治動機。正正因為如此，不如把炸彈提早拆掉，以免「民主歌聲獻中華」的事件重演，國師和政治化妝師們，以為然否？

二〇〇七年一月十七日《蘋果日報》

林局長要為自己改變命運

不知林瑞麟局長是否太忙，要追看電視劇的關係，竟然忘了為今年(零七年)香港最重要的選舉預訂場地，當他猛然省悟，急忙補救的時候，時機已過，會展場地早已爆滿，三月二十五日的特首選舉投票，八百位尊貴的選舉委員們，要被迫移師到山長水遠的赤鱲角亞洲國際博覽館，才能投下他們神聖的一票。

坊間輿論，早已唱淡林局長的仕途，局長被叮出局的可能性，愈傳愈盛，或許林局長早已心灰意冷，無心戀戰。如此重大失誤，局長如何向強政勵治、說一不二的特首解釋呢？

局長可以說：亞洲國際博覽館位置偏遠，出租率不高，在此舉行強勢特首選舉，有「搞旺個場」的作用，用家讚不絕口，成為城中話題，百萬宣傳費也收不到如此效果。同時，機場鐵路乘客也嚴重不足，買一搭四的優惠起不了甚麼作用，搞一次特首選舉，傳媒記者、專業示威者聯群結隊使用機鐵，既可幫補營運，亦收宣傳之效。有危必有機，壞事變好事，這是對AO的最基本要

求。林局長用心良苦，新入職的管治支柱也需要從中學習。

到哪裏投票只是閒話，戲肉在於取消唱票和不搞論壇。取消唱票，林局長說是因為「考慮到時間、效率及市民觀感」，這種解釋毫不足信，能打動人心嗎？林局長可以說：第一屆特首是由數百個「正」字、數百次「董建華」(普通話)和「董建華」(廣東話)選出來的，這個「集體回憶」、和隨之而來的八年浩劫，港人至今無法磨滅。唱票這種過時的方式，活像在街市叫價，不但與強政勵治的現代化形象格格不入，更會勾起港人的傷痛。取消唱票，完全是為了廣大市民的福祉。

至於取消政府辦的論壇，需要性就更明顯了。官員說由政府舉辦論壇，「可能給人一種『與某候選人有關係』的感覺」。這種解釋太有道理，也證明官員太了解自己了。一來未開賽結果已定，現在的老闆鐵定是將來的老闆，能忍不住不偏袒嗎？更何況，幾十年上司，威嚴脾氣，每天都在眼前晃蕩，下屬做起事來，能不謹小慎微、膽戰心驚嗎？避嫌是有自知之明的明智之舉。

如果林局長能想出比這些更有說服力的說詞，或許可以將功補過，改變被叮走的命運。

二〇〇七年一月十九日《明報》

掌權者要懂得謙卑

特首曾蔭權先生一改形象，穿中山裝，戴桃紅袋巾，坐特首專駕，意氣風發高調地巡視設在東亞銀行大廈的競選總部。曾先生還未宣佈參選，他的身份仍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即使他正式參加角逐特首寶座，曾先生亦早已聲明，他不用也不會辭去特首之職。

沒錯，《行政長官選舉活動指引》第十六章是這樣寫的：「候選人不得動用公共資源以促使自己或阻礙另一名候選人在選舉中當選。」不過，《選舉活動指引》又專為公職人員特設的例外：「不過，若候選人因其職位或工作關係而有權作私人用途的任何保安安排、交通工具、秘書服務及居所，均不會視作公共資源」。嚴格來說，這不只是選舉活動指引，也可應用到高階層的官員身上。例如特首突然戲癮大發，他可以命秘書替他買票，乘特首座駕到電影院，保鏢陪伴左右……這些貼身服務，在目前的規條下，是可以奉旨公私不分的。這些例外，是否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應用呢？當然不是。例

如在辦公時間要看電影，無論他是否乘座駕，有無帶保鏢，其實都已佔用了公務時間作私人用途，濫用公職身份也濫用了公共資源。

曾先生在辦公時間乘座駕視察自己的競選總部，問題不在他用了特首專車，而是在辦公時間做他的私人事務，關鍵不在於有無違反選舉活動指引，而在於有沒有違反普通常識。曾特首對記者說：「我二十四小時也是特首，沒所謂公餘或非公餘時間。」曾先生又說：「法例不容許我辭職去做這件事（競選），所以我會繼續做特首的工夫。」這是一種典型的巧言令色，也經不起邏輯推敲的。舉個例子：曾先生要把提名票衝上七百，讓對手

在第一回合就敗選出局，但選情緊急，曾先生要每日全天候游說選委，爭取提名，拉票工作就一定會佔用他做特首的辦公時間。他二十四小時拉票，與他二十四小時做特首，真的完全沒有衝突嗎？

曾特首為何不學學台北市前市長，現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先生的做法。馬英九競選連任台北市長、法例也不容許他先辭職後參選，但馬英九參加所有競選拉票活動、造勢晚會等等，一律不動用任何公共資源，包括市長專車、市政府的工作人員，而且他不動用公務時間，要參與競選活動，他必先請假。在市長任內替國民黨的候選人助選，馬英九都嚴格遵守這公私分明的原則。儘管馬英九的政治技巧不如政客般聰明醒目，但在台灣如此不堪的政治生態裏，贏得「廉潔先生」的美譽，實屬難能可貴。梁家傑有極大可能取得一百名選委提名，有機會與曾蔭權同台競逐，但論資源、論人脈，論阿爺的祝福，兩人早已不在同一起跑線上，勝負早已定局。既然曾先生早已領先「幾條街」，何必還要盡佔便宜？愈有權力，就要愈懂得謙卑，但又有多少掌握權力者明白這個道理？

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蘋果日報》

大政治家與小公務員

正在積極考慮參選的曾蔭權先生，三點三下午茶時間，乘着他的座駕、帶着他的保鏢，由警車開路，前呼後擁視察他的競選總部，他穿的是國父中山裝？是中國毛裝，還是印度尼赫魯裝？如何解讀桃紅袋巾的微言大義，是否在擺明挑戰對手梁家傑，視他為小菜一碟，只能點綴陪襯？傳媒政治八卦，討論了整整一星期。如果從「不理好醜，但求見報」的娛樂界宣傳理論看，曾先生的出場式無疑是相當成功的。

曾特首在辦公時間，動用公家座駕、調動公職人員、運用公共資源，做一些純粹私人性質的競選活動，特首的公關智囊，高手如雲，沒有理由沒有計算過這樣做會引起輿論嘩然、公眾非議、對手攻擊。但他不單照做，還高調地做，更能準確地推斷，中山裝紅袋巾的新形象，一定會在全港報紙的頭版頭條上出現。英明的曾特首和他的智囊們，心裏在盤算些甚麼呢？

連日在對傳媒的放風，值得留意的一種說法是，曾

特首認為，日後游說選委，落區宣傳，在辦公時間進行私人競選活動，將無可避免，不如借今次視察競選總部，主動將問題引爆，避免影響日後的選情。

政務官出身的曾先生，雖然曾經自詡「政治家」，也當了近兩年特首，世界各地、大江南北跑了不知多少地方，但始終擺脫不了殖民地政務官訓練的盲點和死穴。

政務官出身的官員，最堅持的就是程序正確，依法辦事。曾陣營的人四出吹風，曾先生也親身解畫：一、我是二十四小時特首，沒有上班下班時間；二、法律不容許請假參選，否則會受瀆職指控；三、用座駕保鑣是法律准許的，確實也有保安通訊的實際需要。

問題引爆了，畫解過了，程序法律似乎也沒有瑕疵，但公私不分、「着數攞盡」、「食得唔好嘥」的小公務員形象，洗脫得了嗎？為甚麼澳門何厚鏵特首要請假兩星期參選？為何台北市長馬英九參加競選活動，每次都會請假，而且避用市長座駕公務人員？就連董建華競選連任，也要在黃昏非辦公時間才接見選委。他們這樣做都是全無需要、多此一舉的嗎？

一個是約束權力為大局，一個是精打細算計小數，大政治家和小公務員，最大的分別就在於此。

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明報》

算了吧，大家都是打份工而已！

兩年前(零五年)特首「選舉」，曾蔭權在報名表職業一欄，填上「政治家」三個大字，惹來好事之徒的揶揄和攻擊，搞得他灰頭上臉，尷尬異常。今回參選真的學精了，把四十年前第一份政府工的意向拿出來，「我要做好呢份工」，層次由高在雲端的「政治家」，打落凡間變為「打工仔」。怪不得曾先生對梁家傑的願景遠景嗤之以鼻，打份工，只需要把手頭的工作做好，得到老闆賞識、升職加薪就夠了，還需要甚麼勞什子的願景遠景？

其實「我要做好呢份工」作為競選口號，徹頭徹尾貼近民情，看透香港核心價值。你去見工，面試尾聲老闆問你有何志向，你肅立起來，一臉認真，用堅定的語氣，以半喊口號的聲調，激動含淚，向老闆決志：我最大的志向，就是要做好呢份工！哪個老闆不被你的真情所感動？這份工，你做定了。

港人搵食艱難，為口奔馳，有份工豈會不好好珍惜？向上、你不停向老闆保證、會做好呢份工、對上頭

的指示，二話不說，get the job done，不止做完，更會做到加零一、飛黃騰達，指日可待。對下，當屬下有諸多要求，或任何抱怨，你也可以跟他苦口婆心，表白心迹：我上有老闆，下有伙記，好難做，我都係打份工而已。

「我要做好呢份工」不單單是競選口號，完全是一種進可攻退可守的職場策略人生指標，沒有四十年公務員生涯的殘酷磨煉，無法領悟得出來。行政長官雖然資源充沛大權獨攬，但充其量都只是打份工，我上頭還有老闆、身旁也探子如雲，他日有甚麼承諾無法完成，政制雙普選綠皮書變成一堆廢紙，不是我未夠努力，請你們多多體諒，我的局限實在很多。

我孤陋寡聞，從來沒聽過一個行政首長的職務，只當一份工來打。曾先生「我要做好呢份工」的競選口號，充滿「一國兩制」的香港特色，是曾班子的發明創造，政治學者，完全可以作為經典個案的研究材料。

政治家要看下一代，政客只看下一任，打份工，眼睛盯着的，只是一份工。這個水平與香港人的平均要求極為接近，我們長官的層次，仍停留在四十年前的水平。算了吧，別要求太高，大家都是打份工而已。

二〇〇七年二月二日《明報》

白的疑惑　揮之不去

第三屆行政長官選舉，在畸形的小圈子制度下，結果早已預知，即使天塌下來，也不會改變阿爺挺曾的決定。只看結果，這場選舉一點「睇頭」都沒有，不看也罷。但若細看過程中的每個小節，留意演員的唱唸做打，悶出個鳥來的所謂選戰，原來也甚有趣味，像一照妖鏡，令這場小圈子選舉的荒謬與不公紛紛現形。

曾先生宣佈取得四百五十位選委提名，超過半數，篤定當選。人們有興趣預測的是，到截止提名之日，四百五十之數會否大幅提高，以突顯曾先生萬民擁戴、眾望所歸？就像董建華第二屆連任，曾蔭權第二屆半補選，把提名票衝得愈高愈好，給對手一個下馬威，把對手的聲勢壓下去？「白的疑惑」，令曾蔭權陷入兩難。

曾蔭權宣佈參選前，自由黨主席田北俊警告，有人因不滿曾蔭權表現和政策，會投白票。為免黑狗得食白狗當災，屆時或會缺席投票，以洗脫造反嫌疑。田少後來雖然放軟口風，表示仍會挺曾，但曾蔭權「白的疑

感」，仍是揮之不去。曾田不和，早已溢於言表。年前政圈傳聞曾蔭權發動商界倒田。身為執政聯盟一員，田北俊要求分享權力，被曾蔭權視為奪權，拍枱相罵，已是公開秘密。曾田關係緊張，政圈中人，眾所周知。田北俊事先張揚「白的疑惑」，不排除有討價還價的成份。

田少心直口快，事前透露危機，讓曾陣營有所因應，未嘗不是好事，但一葉知秋，田北俊反映的不是個別例子，一些愛國人士也私下表達過類似意向，左派表面和曾蔭權如膠似漆，但背後咬牙切齒的不知凡幾，除了港英餘孽的原罪外，指摘曾蔭權氣焰囂張者有之，不尊重愛國人士者有之，政策分歧者有之，總之，挺曾並非心甘情願，形格勢禁，公開或會提名曾蔭權，真正秘密投票，到時才見真章。

看來，曾蔭權提名票不能衝得太高，如果真正得票比提名的還少、又或白票太多，都充分反映我方的不滿情緒，即使贏，也會贏得很難看。這正好說明為甚麼曾蔭權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也正好反映所謂不神聖執政聯盟之脆弱、小圈子選舉之怪誕。如果不是阿爺軍令如山，曾先生能夠順利當選嗎？權力來自哪裏，不是最清楚不過嗎？

二〇〇七年二月六日《明報》

曾蔭權 Mission Imposs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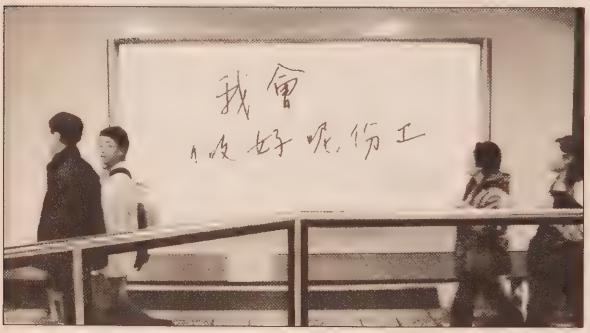
曾蔭權宣佈拿了四百五十個選委提名，比梁家傑的足足四倍有多、在這個畸形不公的小圈子制度下，曾先生篤定當選，當然不會出甚麼意外。但選舉不會風平浪靜，仍是暗湧處處，最大的隱憂，是曾先生能否不負中央所託，拿得「雙高」？在社會上維持高民望，在選委會高票當選。

怎樣才算「雙高」、人言人殊，有人說，曾先生要得到八成選票七成民望，才能算贏。可能嗎？表面看似容易，實際困難重重。

先說民望。曾蔭權一直在朝，有豐富的行政經驗，有先天政治資源的優勢，再加上行運醫生醫病尾，近年經濟復蘇，市民自我感覺良好，董建華的基數太低，曾蔭權上場，就將他的前任大大比了下去。梁家傑宣佈參選，人氣急升，迫得曾蔭權喘不過氣。曾蔭權明確表示參選意向後，梁家傑的升勢稍緩，八二至七三之比呈現膠着，但這並不表示曾蔭權從此大可安枕無憂。就因為

曾蔭權處於強勢，每一個小錯都會大傷元氣。

例如特首座駕辦公時間視察競選總部，「着數盡攞」的小公務員形象，民眾不滿輿論嘩然，極力死撐後不得不承諾將汽油錢計算選舉經費，實質已間接承認犯錯。又例如宣佈參選前在禮賓府召見執政聯盟負責人，起初否認後再承認，大話一個接一個，搞得馬力、田少等灰頭土臉、這種鬼鬼祟祟見不得光的行徑、使人反感。再例如見選委推銷政綱，泛民選委站立舉手足足一小時仍視若無睹、電視現場直播，民眾看在眼裏，給人一種毫不大方的怯懦形象。萬眾期待的公開辯論，曾蔭權開足條件，千挑萬選，這也不成，那也不肯，一切都要百分百對我方有利。擺明穩勝，每個細節都咬着不放，這種錙銖必較的小家子氣，惹人反感。「我會做好呢份工」作



為競選口號，劣評如潮，層次之低，對民望的影響，更不用多說了。

再談選票。曾蔭權會高票當選嗎？說不準，因為投的是暗票。田北俊的白票警告，已教曾蔭權膽戰心驚，不得不稍為放下那一貫傲慢的身段，親身拜訪，上門拉票，但這能否彌補昔日與自由黨愛國社團的牙齒痕，仍屬未知之數。執政聯盟與曾蔭權口和心不和，不是姿勢態度政策問題那樣單純，而是赤裸裸的權力關係。會有多少個官位拿出來做政治酬庸，作權力分享，是能否高票當選關鍵因素之一。曾蔭權政綱擺明要延續公務員治港，這正是大大倒了執政聯盟的胃口，暗票的作用正慢慢發酵。民望高、票數高、曾蔭權能完成這不可能的任務嗎？

二〇〇七年二月七日《蘋果日報》

上得山多終遇虎

教統局高官干預香港教育學院的醜聞，即使不是在特首選舉這個敏感時刻爆發，這場風波也遲早要來。

稍有名氣而又敢言的教育工作者，或許都有相同的經歷：當你在公開場合發言、或在報章撰文，批評教育政策，對教育改革的方向和步伐提出異議，最多等兩天，你或你的上司會收到教育官員的電話，聲有慍色，語帶恐嚇，衝着你的批評和異議而來。

這種情況，無論小學、中學還是大學，無一倖免。中小學的生殺大權操在教育官僚之手，不聽話除了沒糖派，甚至招來沒頂之災殺校之禍，無論官僚的指摘如何不合情理，唯有忍氣吞聲，把冤屈留在肚子內，唯唯諾諾，誰敢說不？號稱有大學自主、學術自由的高等院校，情況好不了多少，雖然撥款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負責，但大學不少具體操作，例如每一學院的收生名額，教育官僚可直接干預。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官僚的頤指氣使，來得肆無忌憚。

官僚們以為只有揮動權力的大棒，或間中給點胡蘿蔔，人家就會乖乖就範，不敢亂說亂動，怎料上得山多終遇虎，一個人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爆發力是驚人的，壓迫愈大，反抗愈強，如此簡單的道理，官僚們難道不懂嗎？李國章有沒有打電話給陸鴻基副校長，要求他發聲明譴責靜坐示威的超額教師？遭拒絕後，有沒有說過：I'll remember this, you will pay這樣有失身份不堪入耳的恐嚇性說話？教育高官有沒有打電話給莫禮時校長，要求他炒掉四位經常在報上撰文批評教改的教授？有沒有威脅若不跟中大合併，就會肆意削減教育學院的收生名額？李局長強烈否認，說得語氣激昂，青筋暴現，但始終語焉不詳，未能解答具體疑團。羅太更說甚麼也忘記了，這樣能服人嗎？

有人說，沒有物證，沒有錄音，如何能查個水落石出？鍾庭耀事件也沒有留下任何錄音證據，但來一個由法官主持的獨立公開聆訊，不也是能將真相大白於天下嗎？

既是特首又是參選人的曾蔭權先生，若你要兌現「我會做好呢份工」的承諾，就應馬上委任一個有公信力的獨立委員會，展開調查，公開聆訊，將真相展露於陽光之下。

二〇〇七年二月九日《明報》

開門的曾先生與閂門的曾先生

曾先生四出向選委拜票，大多閉門進行。有人批評，曾先生開門閂門，完全是兩副面孔，兩個模樣。

開門說話，面露笑容：中央鍾意普選，不排除二零一二，只要有共識，我會去爭取；首要解決空氣污染問題，再見藍天；食物安全最重要，要吃得安心……把門關上了，黑臉怒目：若不相信中央，二零三二都冇普選；空氣污染問題，複雜同醜化到不得了；報道內地毒菜，傳媒誇張失實，直情係浸過山埃先去驗……人們不禁要問，究竟開門微笑的曾先生，還是閂門怒目的曾先生，說的話才算真的？

有關政府高官干預教育學院的風波，曾先生怕火燒到他的身上，一直迴避表態。日前，曾先生向醫學界選委拜票，關起門來，終於真情流露。

據關門的與會者引述，曾先生認為，這件事幾年前發生，但現在被拿出來講，沒有意思。他又說，可能背後有陰謀論與特首選舉有關。門開了，曾先生又是另一副面孔，刻意迴避「陰謀論」的說法：作為特首候選人，

我覺得事件是不幸、惆悵的，因為好容易變得政治化，這是事實，我是擔心的……

教院風波正在骨節眼上，作為候選人也好，二十四小時特首也好，理應謹言慎行。高官有沒有強行合併？有沒有命令炒人？有沒有語出威脅？都要細心調查反覆推敲才能找出真相。行政長官要競逐連任，擔心池魚之殃，無論如何心焦如焚，也應該持平客觀，與事件保持距離，真相未明之前，不能妄下結論。

行政長官擁有最高權力，他可以啟動調查機制，成立調查小組，委任調查成員，若他一早認為這是衝着選舉而來的陰謀，如果否決調查，人們肯定認為他企圖捂着些甚麼。如果開展調查，委任小組人選，因為結論早已下了，人們也會認為既不客觀也不持平，一定會影響調查的公信力。

門開了，對着電視鏡頭鎂光燈，精神繃緊，警覺提高，自然會進入埋位交戲的狀態。門關了，一切都鬆弛下來，說話自然更放更沒有顧忌，都是人之常情。但人們期望的是，無論開門閂門，語調或有高低鬆緊，都是同一個人，斷不能變成雙面人兩個模樣。更何況，縱使把門關上，如此生猛哄動的語言，難保不會被漏了出來，引發更大的風波。

二〇〇七年二月十三日《明報》

特首為何要攬阿瑟王？

二十四小時特首，又是二十四小時特首參選人的曾先生，對高官干預教院的風波，一直迴避。在一次選委的閉門會議上，他終於打破沉默，主動將教院風波，與特首選舉扯上關係。

曾先生關門後跟醫學界選委究竟說了甚麼？本來根據江湖規矩，閉門會議的內容，只能說自己的，不許說人家的，可能因為茲事體大，與會的選委不說不說還需說，曾先生的態度終於曝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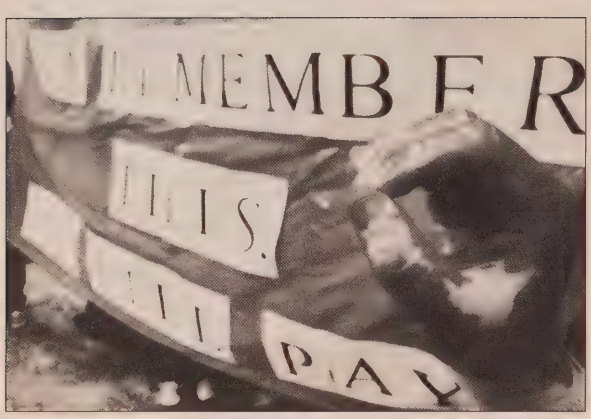
我在電台訪問了醫學界選委謝鴻興醫生，據他憶述，首先是一位與會者問起有關郭家麒醫生被摒出醫管局董事會，是否與郭醫生的言論有關，與教院風波有否雷同。曾先生回答說，言論自由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郭家麒的事不是陰謀，與言論自由無關（與甚麼有關？曾先生沒有說明）。曾先生然後提及教院風波：這件事在幾年前發生，但現在被拿出來大做文章，沒有意思，事件充滿政治色彩，懷疑與特首選舉有關。

曾先生在公開場合，以關門談話不能透露為藉口，不肯證實或否認有否說過這樣的話。但謝醫生的清楚憶述，把曾先生的故意模糊，親建制媒體的混淆視聽，澄清得一清二楚。曾先生把教院風波與特首選舉抱在一起，大丈夫說了就是說了，沒有必要再猶抱琵琶了吧！

事情到現時為止，一方指控，另一方否認，如羅生門，仍在各說各話。立法會未正式聆訊，調查還未展開，為何曾先生急不及待妄下結論，還「攬晒上身」，認為是衝着他而來，的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況且，李國章是董朝舊人，並非曾先生嫡系馬房，新一屆會否被叮走還是未知之數。按曾先生醒目的官場常理，應該深挖隔火坑，高築防火場，與李國章劃下一道清晰界線，讓全世界都明白，李先生闖的禍，自己抹掉，不要期望曾先生來擺平。

但曾先生偏偏沒有這樣做，原因耐人尋味。一種可能是，博同情爭民意。你看，公民黨梁家傑和陸鴻基聯手起來欺負我，民眾鋤強扶弱，民望自然高升。但大欺負巨人哥利亞，這種天方夜譚會有人相信嗎？另一種可能是打選情告急牌，政府官員被抹黑，連累曾先生告急，白票部隊可能回心轉意，轉投曾先生一票。選情告



急？這種解釋也令人難以置信。

從教院風波出現至今，只涉及局長李國章，以及已調任廉政專員的羅范椒芬，從來沒有人聯想到正在參選的曾蔭權。任何一種理由都十分牽強，除非是阿爺要他出手救阿瑟局長，曾先生為了打好呢份工以表忠誠，否則，如此邏輯顛倒的行為，無法有合理解釋。

二〇〇七年二月十五日《蘋果日報》

要贏，吃相也不能太難看

萬眾期待的曾蔭權梁家傑同台辯論，從種種跡象看來、即使不泡湯，其精彩程度、也會大打折扣，不看也不會有甚麼損失。

以泛民為主的選委搞的論壇，曾蔭權不會參與，用無聲無息的策略，讓它胎死腹中。親建制選委搞的答問大會，對讓市民入場提問，曾梁互相質詢，採取抗拒態度，這些環節，看來也難以實現。只剩下電子傳媒搞的辯論會，候選人互相質詢的環節不搞了，以抽籤形式象徵式的讓百位市民入場，但要用書面提問，再由主辦機構作出篩選，這種方式，既無辯也不論，只是走過場，一點氣氛都沒有，稍有常識的人知道，會有看頭嗎？

主辦當局美其名是選委，是傳媒，但稍為了解內情的人都明白，主辦者有獨立性嗎？有權話事嗎？有權勢的一方那種頤指氣使、動輒拉倒的霸道嘴臉，曾經接觸過的人，經驗還少嗎？

親建制選委自動獻身，處處護主還可以理解，最不能原諒就是號稱獨立的傳媒了。有電子媒體的高層向外

解釋，不搞候選人互相提問的環節，是參考了外國經驗，這或許還勉強說得過去，但總統辯論的主持人，位位身經百戰，無畏無懼，詞鋒銳利，一問一答，火花四濺。香港主持人那種自我約制，或客客氣氣，或瞻前顧後，或保駕護航，香港跟美國，能相比嗎？

抽籤讓百名市民入場，又只能提書面提問，再經篩選才能出街，處處提防，層層設限，這百位市民的角色，與佈景板又有何分別？

嚴格來說，這不是一場比賽，因為一開始，勝負已定。參賽雙方不是在同一起跑線上，遊戲規則也並不公平。

面對一場強弱懸殊的比賽，輸的機會早已等於零，作為強的一方，要如何表現，才顯得氣度優雅，落落大方，讓人覺得你泱泱大度，絕不小裏小器，十足一個真正政治家的模樣。

我可能對掌權者要求太高，只是個良好主觀願望。但作為一個普通的香港市民，也會有最低要求，要贏，吃相也不能太難看。

選舉論壇今天定出的遊戲規則，處處看見權力運作的痕跡，斤斤計較，寸步不讓。本應獨立自主的傳媒也在權力面前節節退讓，早已忘了我是誰。這樣，我們能期待一場真真正正的政策辯論嗎？

二〇〇七年二月十六日《明報》

推土機急甚麼

推土機　你急甚麼？

整個中環天星碼頭早已釘上密不透風的圍板，鐘樓也被塑料布重重圍着，工人爬上竹棚，用機器把大鐘吊下，四十九歲的大鐘一下子消失在空氣中，推土機鑽地機的聲音響徹雲霄，半世紀歷史的碼頭逐漸化為瓦礫。

一群來自五湖四海的年輕人，自動自發到來保衛天星。他們闖入早已成為地盤的碼頭，在那裏靜坐。推土機被阻撓，暫時停下。

立法會議員好不容易說服主席休會辯論，好不容易找到避風頭避了幾天的孫明揚到場回答質詢。這邊正在辯論有沒有轉圜的可能，一聲令下，那邊的警察，武力清場。

立法會的秀才議員們繼續辯論，老油條的孫明揚繼續拉布，被抬到門外的示威者繼續力竭聲嘶，沒人阻撓的推土機，又像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樣，急不及待地開動，繼續化歷史為塵土的工作。

孫明揚和曾蔭權的論據都說是不堪一擊的。他們說經過五年諮詢，諮詢甚麼？諮詢了誰？所謂諮詢，主題是中環填海工程，不是拆不拆碼頭鐘樓。被諮詢的是一

heritage

個絕不稱職的古物諮詢委員會，就連主張保留鐘樓的顧問報告他們都懵然不知，市民大眾更全部被蒙在鼓裏。經過五年諮詢？完全是騙人的鬼話。

覓地重建一個一模一樣的鐘樓，是個典型黑笑話。要重建，證明有保留價值，有保留價值，為何要完全拆毀？拆毀後蓋一個新的，就可滿足集體回憶？政府的伎倆，就連耍一個三歲小孩都過不了關。

官員的策略其實很簡單：拖時間。這一邊擺開功架來談，那一邊推土機繼續開動，大鐘被拆走了，機械齒輪一一分離，碼頭鐘樓化為一堆爛泥碎石，一切都是既成事實，還可談甚麼原地保留嗎？強政勵治，變成了強權厲治。

事態的發展一點都沒有令人意外。最高當局早已當成是挑戰管治權威的政治事件來部署：政府的決策，如果被十來個黃毛小子妄動的就可以改變、置我這個強政勵治的特首於何地？尤其梁家傑人氣急升，反對派有機可乘，一定要把所有危機扼殺於萌芽狀態。於是立下軍令狀，遇佛殺佛，遇強愈強。

急的不是推土機，而是坐在控制台，剛愎自用，急不及待顯露強政勵治的最高當局。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明報》

從保護小樽運河到保衞天星碼頭

日本的北海道，是香港人熱門的旅遊地點，而小樽這個著名港城、更是旅行團必到之地。商店由古老的倉庫改建而成，那裏有各具特色的雜貨店、酒吧、玻璃精品店、由煤油燈照明的咖啡館……每一間店，都令遊客捨不得離開。

小樽曾是北海道繁華的商都，約一個世紀前，開鑿了著名的小樽運河，沿岸紅磚倉庫鱗次櫛比，見證着小樽發達的海運貿易。戰後日本經濟急速增長，現代裝卸機械代替了傳統海運模式，小樽的運河和倉庫漸漸失卻了它的功用。地方政府和企業建議填平運河，拆毀倉庫，建設一條寬闊的行車道，符合現代化的物流經濟。

當時，日本全國都因經濟起飛而大興土木，拆舊建新是大潮流，是大趨勢。但小樽的藝術家、中小學老師、年輕學生，自發地參與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運河市民保護運動」，轟動全國。運河的性命，終於在推土機下撿了回來，市民亦成功爭取了《小樽市景觀保護條例》。

保護小樽，有法可依。歷盡滄桑的運河倉庫得以保存下來，小樽也成為旅遊名城，上世紀七十年代，遊客每年只有百多萬，九十年代增至四百萬，今天，已達九百萬。如果運河和倉庫成為推土機下的亡魂，小樽還有今天的吸引力嗎？

小樽的「運河市民保護運動」，已是近四十年前的一段往事，歷史證明，普羅市民往往比政府官僚更有遠見。我們這個號稱亞洲國際都會的香港，不但沒吸收國際普遍接受的保育觀念，更比四十年前的小樽政府更罔顧民意，更冥頑不靈，更橫蠻粗暴。為怕原地保留天星的運動一發不可收拾，竟然下令夤夜把鐘樓攔腰截斷，吊起搬走，把抗爭的目標徹底毀滅。這種野蠻的行徑，算是一個文明政府應有的行為嗎？這種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法，還能毫不羞愧地自稱為國際都會嗎？這種不負責任的作風，政府官僚們還能自豪地在國際社會抬起頭做人嗎？

天星死了，但這不但不是一個結束，而是運動的剛剛開始。在此，我要向在淒風苦雨下露宿絕食抗爭的年輕朋友致敬，因為你們，港人的本土保育意識才能夠覺醒，也因為你們，有血有肉的香港故事才能夠薪火相傳。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明報》

拆毀天星　去本土化

為免星火燎原，為免夜長夢多，天星鐘樓被特區政府的官僚下令夤夜攔腰斬斷，送到堆填區「處理」，這個震懾良知的醜惡鏡頭，深深烙在市民心底深處、永遠無法磨滅。天星鐘樓徹底消失，但本土社區保育運動沒有失掉鮮明的目標，就因為這種無知官僚的粗暴行徑，激起市民更大的義憤，社區保育非但不會結束，更將會遍地開花，成為新一代社會運動的風向針。

特區官僚為何要把碼頭鐘樓徹底移平？隧道公路污水渠都有專業人士提出解決方案，為何還是冥頑不靈，堅持己見、用野蠻的手法做成既成事實？技術層面不是最大原因、突顯強政勵治，說一不二都只是表面理由，更深層的因素，有人說是「去殖民地化」，要重回母體的特別行政區與英國殖民地徹底告別。

但我認為，與其說是「去殖民地化」，不如說是「去本土化」。

舊街市、舊街道、舊市集、舊建築，這些掀起港人

End
終止

集體回憶的事物，並不全都是殖民地的管治標記，如果只是「去殖民地化」，只需把象徵意義的殖民地建築拆掉就可以了，為何要以發展為名，把港人的記憶消滅得那麼徹底？

香港的舊景觀，陪着戰後一代人成長，是他們生活和經驗的重要組成部份。這些經歷和故事，是港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重要元素。景觀和記憶互相依存、互為因果，假如舊景觀被徹底消滅、記憶被全面清除，港人對這塊土地的歸屬和依戀，肯定沒有那麼濃烈。

本土認同意味着對這塊土地的管治者有更高的要求。殖民政府既害怕民族主義，更害怕本土認同。百多年來的管治理念，一直希望港人維持在一種借來時間借來地方的疏離狀態。沒有本土認同，對民主參與就沒有更高的要求，更沒有人會挑戰殖民管治的合法性。

一九六六年天星小輪加價五仙，青年蘇守忠絕食抗議，引起風潮，釀成騷亂，可說是開埠以來本土運動的開端。翌年的左派暴動因受文革影響，並非發自本土。七十年代初大專學生參與社運學運，是六六年天星本土運動的延伸，其能量足以令殖民政府管治的手法和政策改轅易轍。

回歸十年，我們聽到一些人抱怨香港土地回歸了，但人心仍留在殖民時代，人心尚未回歸。於是，洗腦式的愛國主義教育鋪天蓋地，增進港人國民身份認同，成為了回歸以來最重要的政治任務。

有一些人認為，本土認同意味着對往日殖民管治美好時光的眷戀，妨礙人心回歸，其實這只是一種極其膚淺的觀察。更深層的要求是，港人愈認同本土，就對周遭的生活環境有更高的要求，愈有要求，就愈希望親自參與，愈希望參與，就會對特區政府不民主的決策程序產生更大反感，愈反感，對政制民主化的要求就愈強烈。

為甚麼要毀滅文化、剷除記憶？就是因為要淡化港人的本土認同，就像殖民者一樣，維持港人在一種只顧搵錢不理周遭的疏離狀態，對甚麼都不痛不癢、沒大要求，是最容易的管治對象。

保衛天星是新一波的本土運動，特區政府寸步不讓，強硬回應，有着更深遠的政治計算。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蘋果日報》

為甚麼把歷史打個稀巴爛

特首先生，讀了你的《香港家書》，不得不讚嘆你果然是個懂得睇風頭看形勢的香港醒目仔。

天星一役，來勢洶洶，你和你的政治化妝師，當然明白，孫公、劉太等官僚如果繼續硬撐下去，火一定會燒到你的身上，更會影響你的民望。你的對手梁家傑在民調中跟你愈走愈近，使你如芒刺背，坐臥不安，再不回應，星火燎原，不可收拾，衝擊和諧，驚動阿爺，早已在你口袋中的特首連任可能也會不保，你能不赤膊上陣，親自落場救火嗎？

但你的演技又實在太拙劣，「蝦碌」鏡頭太多，劇本也有無數犯駁之處，看了使人不知道是該哭還是該笑。

可不是嗎？十多個年輕人闖入工地，爬上推土機，阻止歷史被摧毀、回憶被粉碎的時候，換來的卻是被粗暴抬走，被拘留檢控。愈來愈多人關注天星鐘樓，輿論批評，港人聲討。政府竟鬼鬼祟祟，下令黃夜將鐘樓攔腰斬斷，吊起運走，又馬上將鐘樓搗碎，與其他垃圾混

在一起，倒在堆田區。劉太更叫我們不要再有遐想，接受殘酷的現實。

政府的策略路人皆見：把天星鐘樓的抗爭目標徹底摧毀，這幫污合之眾還能不一哄而散嗎？特首先生，你明顯是打錯算盤，錯估民情了。政府粗暴野蠻鬼祟見不得光的手段，激起港人更大的憤慨，天星只是你噩夢的開始，下一站皇后碼頭，肯定愈演愈烈，保育的野火，會蔓延至油麻地舊區、域多利監獄、灣仔重建……名單還長着呢！

硬來確實不行了，只能來軟的一套。特首先生，你突然拿出那份塵封已久的《文物建築保護政策檢討》諮詢文件，並說會「以更廣泛和深入地吸納地區和社會各界的意見，並且全面去研究香港有哪些建築物具有足夠的保護價值」。你不提還好，今次情急之下，又突然把它當做擋箭牌，肯定會令香港一眾文物保護者怒火中燒。這份文件二零零四年已經開始諮詢，直到今天，兩年多過去了，還擱在肥半局長的手裏，人們盼星星盼月亮，一直未見任何動靜。如果官僚們有先見之明，加快諮詢，早早落實文件的提議，會出現今次抗爭的局面嗎？

把這份文件再拿出來諮詢，只是一種拖延策略，等

風頭過去了，位置坐穩了，一切依然故我。你在《香港家書》中，用了保育者相同的語言：「我們明白保護文物建築不應局限於建築物的歷史和建築特色，一些與建築物並存的集體回憶也應受到保護」，只是為了討好他們的權宜辦法。

特首先生，中國人說「聽其言，觀其行」。你對保育政策的誠意，在於對皇后碼頭的態度。皇后碼頭不僅是港人集體回憶的組成部份，也是殖民地歷史重要的一頁，歷任港督履新、英女皇訪港也用這碼頭登岸。你在《香港家書》中強硬重申皇后碼頭非拆不可，這不分明是赤裸裸的要抹掉這段歷史嗎？

特首先生，聽聽民情，聽聽專業人士的意見，為了蓋一段路而把歷史打個稀巴爛，算是文明政府應有的行為嗎？特首先生，如果你不想焦頭爛額，請懸崖勒馬吧！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蘋果日報》

附錄：曾蔭權《香港家書》

——天星鐘樓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各位市民：

昨天是冬至，相信不少市民和家人聚首一堂，做冬過節，茶餘飯後大家少不免笑談往事，懷緬兒時生活點滴。

最近天星碼頭鐘樓拆卸引起了社會不少的迴響。物換星移，在我們城市急促發展的同時，大家對身邊的一事一物，在歲月流逝間，注入了深淺不一、但又真切的感情，水泥石屎的背後，盛載着大家對本土的歷史和文化的回憶。大家對保護這些建築物的堅持，標誌着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和對香港的歸屬感。這份情懷喚起不少共鳴，是我十分尊重的。

一直以來，政府在保護文物建築方面下了不少工夫。在本月（零六年十二月）初揭幕的孫中山紀念館，政府便得到「甘棠第」的業權人的支持，成功收購建於一九一四年的「甘棠第」，並將這座具古典風格的建築物改建為孫

中山紀念館。又例如上環街市已原址保留，並改建為西港城，融入市民的生活。此外，我們計劃將油麻地戲院妥善保留，並改建為一個粵劇戲曲中心，給市民享用。

最近社會的討論，明顯地反映不同人士對文物保護有不同的訴求；百年古老建築固然有歷史價值，但新近的建築也可以是城市文化遺產。華麗典雅的建築風格值得大家欣賞，但樸實無華的一磚一柱又何嘗沒有可取之處。一切就視乎整個社會賦予這些建築甚麼的意義，投進了多少的感情。這一份情懷，我與市民大眾是共同擁有。不過，文物保護工作並非易事。

我想，政府在文物保護工作上要與整個社會同步前行。市民對集體回憶的情懷和訴求，政府當然會充分考慮。民政事務局曾經就文物建築保護政策諮詢公眾，我已經囑咐民政事務局就這項政策，再次提出討論，以更廣泛和深入地吸納地區和社會各界的意見，並且全面去研究香港有哪些建築物具有足夠的保護價值。我們會以開放的態度去聆聽大家的意見。我們明白保護文物建築不應局限於建築物的歷史和建築特色，一些與建築物並存的集體回憶也應受到保護，因為它們反映了香港市民曾經體驗的生活方式。

至於天星碼頭鐘樓和皇后碼頭，我希望大家明白，中環填海第三期工程已經過十多年規劃，工程亦已經進行了一大半，而拆卸天星碼頭同皇后碼頭是整項工程的一部份，政府履行了所有法律要求和諮詢程序，然後定案。我們實在不可漠視法律的要求和後果，在現階段不可能將整項工程叫停。我們已經將天星碼頭的銅鐘完好地保留下來，找尋一個最理想的地方重建鐘樓，將銅鐘重新裝設。皇后碼頭方面，我們會與專家研究，能夠保存的組件我們會盡量保存，然後物色合適的地方重置。我們過去重置美利樓時也累積了一些經驗。不過，我希望多聽到市民的意見。

文物保護與城市發展並不一定矛盾，關鍵在於尋求適當的平衡和共識，令社會持續均衡發展，我深信市民是認同這一個大方向的。我希望我們可以一起思考這個問題，在二零七年一月份當我們就建築文物保護政策再作諮詢時，能一起討論，找尋共識，為我們社會的共同價值，作出一份共同的承擔。

祝大家聖誕快樂！

曾蔭權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保育抗爭不會平息

特首曾蔭權先生不愧是殖民地訓練出來的菁英，對突如其來措手不及的天星鐘樓抗爭運動，反應之迅速，手法之嫻熟、遇事之鎮定，在香港各界的菁英群中，在政府內部的管治班子裏，試問，誰人能出其右？

可不是嗎？保衛天星鐘樓的新社會運動擾擾攘攘幾星期，曾班子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鐘樓攔腰截斷，絞碎銷毀，令示威者一夜之間失去了抗爭焦點。然後，在聖誕假期來臨的前夕，趁運動還未星火燎原，運用《香港家書》的宣傳機器，一方面強硬宣示皇后碼頭非拆不可，令運動者丟掉幻想，另一方面宣佈保護古迹重新諮詢，借用保育人士的語言，「集體回憶」也會納入考慮，令香港市民有無限的想像空間。

曾特首又連消帶打，將古物諮詢委員會換上全新面孔，把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納入建制。保衛天星是年輕人，我招攬的也是年輕人，誰說我不聽民意？於是，傳媒的焦點，又集中在這批新面孔的出身背景、來源經

歷。此年輕人與彼年輕人的主張有何不同？立場有何分別？就如此這般，在有意無意之間被忽略了。更厲害的是，政府又首次披露全港近五百個被評為一至二級的歷史建築，於是全港媒體，又開始集中追逐建築物的背景、住客的爭議、業主的損失等等。但這個二級制根本是舊瓶舊酒、早已存在，完全沒有新意，列作多少級，也不代表有任何法律約束力。媒體爭相計算古建築的中環價值、不拆卸不重建會令財團失去多少身家。如此這般，保衛天星的焦點被轉移了，皇后碼頭的抗爭被淡化了、一場山雨欲來的風暴，被曾特首的一招半式，化險為夷。

無論古物諮詢委員會如何大幅改組，無論古建築三級制如何透明通報、無論保留機制是否加入集體回憶，整個保育政策最根本的關鍵，是政策理念和決策機制，但今次，卻完全沒有觸及。即使一幢有百年歷史、滿載港人集體記憶的建築被保留了，但卻被玻璃幕牆高聳入雲的商場住宅重重包圍，幾乎連陽光也照不到，奄奄一息的歷史建築倖存的意義是甚麼？集體回憶往往不是單一的建築，而是整個社區網絡和生活方式，如果官商共同體仍然堅持「徹底毀掉然後重建」的發展模式，「保育」

仍然只能是吊在空中的樓閣、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句空話。政策理念非徹底改弦更張，無法滿足市民對保育的新訴求。

古物諮詢委員會加入了不少新面孔新聲音，但只是一個毫無實權的諮詢組織，決策權力仍牢牢掌握在官僚手中。古物古蹟辦事處只不過是康文署屬下的一個小部門，位卑權微。整個決策過程着重精英主義，影響最大的當區居民希望參與，卻重門深鎖，關卡重重。灣仔喜帖街重建的抗爭，居民筋疲力竭，也不能動決策機關的一根毫毛，就是典型例子。這種殖民地精英的決策模式一天不改，抗爭將無法平息。由殖民地訓練出來的高官，將「行政吸納政治」、「模糊焦點」、「理念程序化」那一套用得滾瓜爛熟，倒背如流；但面對新社會運動的新模式和新理念，仍用舊思維應對，或許能止於一時，但矛盾只會愈演愈烈。

二〇〇七年一月十日《蘋果日報》

特首先生你感動甚麼？

如果不是何志平局長親口說，沒有多少香港人會相信，特首曾蔭權先生對近日港人的文物保護關注、集體記憶情懷、曾經「深受感動」。曾先生因誰感動？因何感動？每一個對這塊土地稍有感情的香港人，都想知道答案。

曾先生，你感動甚麼？是為了那幾位衝入工地，佔領推土機，揮動旗幟，喊着「天星不能拆」口號的年輕小伙子而感動？看來不是。如果真的是這樣，就不會這邊立法會還在辯論，那邊就下令警察如狼似虎的把示威者驅逐抬走。

是為了淒風苦雨、天寒地凍仍在天星通宵靜坐，為了阻止推土機繼續摧毀我們的歷史，再度衝入工地的年輕文化社區工作者而感動？看來又不是。如果真的是這樣，就不會鬼鬼祟祟的下令黃夜把鐘樓攔腰斬斷、吊走棄置。

是為了年輕人們因為鐘樓橫死歷史壽終，絕食四十九小時、氣若游絲，還要操上你的官邸騷擾你甜夢的示威者而感動？看來也不是。如果真是這樣，就不會連鐘樓的遺骸也會馬上搗碎，與其他堆填區的垃圾混在一

曾特首，你聽到嗎
DTSANG ARE YOU LIST
停拆

起，好讓我們面對殘酷的現實，不要再有遐想。我明白了，是為了你的政治化妝師為你度到這麼的一條「好橋」而感動。是因為選舉臨近，炸彈安全拆走而感動。不是嗎？何志平局長拿出那份塵封三年的諮詢文件，一字不改，只說一句「諮詢重新啟動」，就能夠轉移媒體的焦點。天星鐘樓為何落得如此下場，再沒有人追究。

四百九十六幢歷史建築的分級清單，本來早已放在何局長的抽屜底，當成國家機密一樣珍藏，今回毫不費力的拿出來，就已夠記者們忙個不了，爭相調查建築背景價值。皇后碼頭拆不拆，似乎已在社會話題之外了。

幾個專業年輕人被委入諮詢委員會，被親建制傳媒讚頌為從善如流傾聽民意的表現，可是，觸動香港市民保育醒覺的保衛天星示威者，在特首先生表達過感動後，將會逐一被起訴了。

何來，她是天星運動發起人，也是一位母親，一位關注大嶼山生態環境的市民，被起訴刑事毀壞，也因為一柄小小的劈刀，被控藏有攻擊性武器，罪名之嚴重與嚇人，已夠後之來者驚出一身冷汗，如果我們也像特首先生一樣深受感動，拿出一點時間，關顧一下這批為我們敲響保育警鐘的年輕小伙子的命運吧！

二〇〇七年一月十二日《明報》

附錄：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在文物建築保護政策諮詢記者簡報會上的發言要點

（二〇〇七年一月八日）

政府留意到近期市民對文物保護的熱烈關注及討論，尤其是對集體記憶的情懷。這亦反映香港整體社會對文物建築保護的要求，比二零零四年政府進行的「文物建築保護政策檢討」的時期已大大增強，有關的討論也比從前更熱烈和具體。

因此，行政長官亦深受感動，囑咐民政事務局在本年（零七年）一月，就文物建築保護政策，再次與公眾進行討論，以更廣泛和深入地吸納地區和社會各界的意見，並且全面去探討和研究香港有哪些建築物具有足夠的保護價值。

二零零四年，民政事務局發表的「文物建築保護政策檢討」諮詢文件，就文物保護的宏觀理念諮詢公眾，

尋求社會的共識，認同文物保護的理念。我們提出了三個基本的議題：應保護哪些文物建築？怎樣保護？代價多少和由誰承擔？這個諮詢期間，由於香港剛剛從「沙士事件」復原，即使本局舉辦多次論壇，又廣泛在社區宣傳及推廣文物保護意識，收到的意見很多來自專業人士及關注團體，社會的反應一般。我們打算於今年年中提出一系列務實可行的措施去改善文物保護的工作，給市民及關注團體討論。

因應近日香港社會及市民對文物保護這課題的關注和討論，我們認為應該在提出具體的改善方案和措施之前，再一次與公眾進行討論。為此，我們會在一月中至二月初舉行兩場大型地區性的公眾論壇、三場公開論壇，及與有關專業界別人士會面的聚焦小組討論。我們除了會較全面和詳盡地解說我們現行文物建築保護的實務工作之外，還會與社會大眾全面研究香港有哪些建築物具有足夠的保護價值。我們會藉此機會提高現行文物保護機制的透明度、讓公眾更深入了解我們這方面的工作，並會以開放持平的態度去聆聽大家的意見。

市民在去年(零六年)的天星碼頭事件之中，反應熱烈，市民亦表達了要珍惜集體回憶和本土文化。香港市

民的文物保護意識日益增強，是一個可喜的現象。現在重新提出討論文物建築評審及保護方法，特別是加入保護集體回憶，保存市民曾經體驗過的生活方式，為我們的社會的共同價值，作出承擔。文物保護的意義在於為一個地方的歷史作見證，讓市民認識自己的歷史位置和文化身份。

我們亦同意，保護文物建築不應局限於建築物的歷史和建築特色，一些與建築物並存的集體記憶也應受到保護，因為它們見證了香港市民曾經體驗的生活方式、文化、社會活動，以及共同經歷過的歷史事件等。

但是，「集體記憶」的概念較抽象，又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因環境而異，我們應如何選擇及評定要保護的項目呢？我們會積極收集公眾意見，以考慮如何擴闊現時評定文物建築的準則，適當地加入有關「集體記憶」的元素。我們稍後會將新的評定準則諮詢大家的意見。

公眾參與及支持，是成功保護文物建築的基本要素，我們亦理解到現行的諮詢機制有所不足。因此我們會擴闊現有的諮詢機制，包括檢討古物諮詢委員會的運作，以及建立更多的諮詢渠道，以提高文物保護工作的公眾參與程度，讓社會各界可就文物建築保護的工作給

予意見。

行政長官已委任了二十八位人士加入新一屆古物諮詢委員會。其中十三位委員再度獲委任，十五位是新委員，他們不但來自社會各界及不同專業界別，更有不少多年來從事文物保育和關心公共政策的人士，當中亦有民意代表及許多年青一輩的新面孔。我希望這個嶄新的組合，能夠為古物諮詢委員會帶來新的思維和注入更多的動力。

我亦期望新一屆的古物諮詢委員會，會積極蒐集社會各界及民間關注團體就文物保護的意見，使委員會的工作在專業性的基礎上，更具認受性。為此，我們計劃在委員會轄下成立三個專責委員會，分別負責文物建築的保護和活化再利用；文物建築保護的研究、標準及立法；以及社區參與、教育和推廣事務。我們更會邀請社會各界人士成為這些委員會成員，及加強委員會與區議會的聯繫，以吸納更多社會各方人士的意見。

一個國際大都會必需具備雙重性格（dual character）：世界性與本土性。放在香港的環境，就是一邊是時尚的、現代的世界文化，一邊是傳統的、中國嶺南的、華洋雜交的本土文化。兩者之間互動的力量，就

是創新的張力(creative tension)，就是香港這個城市持續發展的動力。

文物保護是任何文化政策不可或缺的部份，也是一個文化大都會的必要元素。不過，文物保護幾乎都要動用大量的社會資源及公帑，亦涉及很多有關土地用途、城市規劃、市區重建、私人發展權益等等的法律及技術問題。

誠如行政長官所言，文物保護與城市發展並不一定矛盾對立的，關鍵在於尋求適當的平衡，令社會持續均衡發展。其實，文物保護政策，就是在公民社會的共識之下，社會普遍支持及認同政府動用資源和公權力，建構市民共同擁有的公共空間，營造文化認同和文化榮譽。這是文物保護政策的核心價值所在。

我希望在本月(零七年一月)當我們舉行公開論壇的時候，市民大眾可以踴躍參與、一起思考和討論這個大家關心的課題，建立共識，共同承擔。容許我在這裏為大家介紹一下具體的工作情況。

戴着腳鐐跳舞

政治罪名　港台受得起嗎？

審計署七名大員進駐香港電台半年，挖地三尺，鉅細無遺地揭發了港台「九宗罪」，結論是，港台「有違嚴守規則的文化，不利強政勵治」。

「不利強政勵治」，帶有明顯而強烈的政治色彩。這是曾蔭權競選的政治口號，無可避免地使人聯想到幕後的政治身影。七位大員審查半年，揭發的違規事項並不嚴重，罪不致死。如此這般，就要港台承擔「不利強政勵治」的政治罪名，香港電台受得起嗎？

新官上任的王永平局長反應奇快，作出兩大決定：一、委派高級審計人員進駐港台；二、要求廣播處長就懲處員工、高層責任等等，提交報告，時限三個月。

這兩項決定，罕有和不尋常。其他受審計署批評的政府部門，一般都會先內部檢討，然後在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回應。特區政府今回迅雷不及掩耳派工作組進駐，然後再下令交人，鐵證如山，不容申辯，既成事實，不得翻案，為進一步整治港台，埋下伏筆。

港台高層，表示大致接受審計報告的結論，努力改善遵循政府規條和程序文化。有輿論對這種「逆來順受」的態度感到驚訝，我雖是港台節目主持人，但沒有內幕、也不作揣測。但港台作為傳媒機構，與政府僵硬的規條明顯存在不可解決的矛盾，港台高層信誓公開說會遵守，我不禁要問：真的做得到嗎？

就以「酬酢違規」為例，審計報告指與節目有關的酬酢開支，有七成事後批准，違反規定。所謂酬酢，不是人們想像中的杯盤狼藉、大魚大肉。蒐集資料、採訪個案、臨時決定與事主到茶餐廳傾談，如何事前申請呢？是否要事主在茶餐廳等候，待記者找到高層簽妥文件才

做採訪？試問，哪個傳媒機構可以這樣做？要嚴守這種缺乏彈性的規矩，採訪工作能順利進行嗎？

突發事件買機票飛到現場採訪，按照政府採購程序，要格價甚至投標，來得及嗎？藝人創作人的身價像海鮮一樣天天不同，能有客觀可比較的標準嗎？節目送戲票、贈入場券，只為了增加節目的趣味和吸引力，也要成為「罪名」，令人摸不着頭腦。

據悉，報告原來的版本，比今天的指控更為嚴厲，更用了「詐騙」等涉及刑責的字眼，港台據理力爭，才變得稍為溫和。政府釋出「善意」，是為了製造和諧氣氛，以利曾特首連任。未知是否為了回應「善意」，港台才會「逆來順受」？

港台一方面要擁有傳媒的彈性，一方面又要遵守僵化的政府規條，矛盾一天不解決，每次審計，不用雞蛋裏挑骨頭，也會挑出毛病。不解決這個問題，不斷受到折騰的港台，員工士氣不受影響？節目質素不受影響？公信力不受影響？才怪。

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明報》

朱培慶梁展文同人不同命

港英時代，每遇重大災難、醜聞，或政策失誤，殖民地政府都會委任獨立委員會，研究調查。委員會主席，多由洋人大法官出任，以彰顯其獨立和公信力。報告面世，一錘定音，釋疑止爭，人人都欽服在其權威結論之下。當然，很多時候，所謂獨立調查，只是一種政治手段，研究只是包裝，調查為結論服務。

回歸後，特區政府繼承了港英的優良傳統，獨立調查委員會，如雨後春筍，但乏善足陳，引起的爭論，往往比未做獨立調查之前還要多。其表表者，遠的有「港大民調風波」，近的，當然就是嘉亨灣事件。

特區的編制，審計署本來就是只向特首負責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審計署得出結論，認為建築事務監督錯誤行使酌情權，豁免公共交通設施計入樓面面積，令政府損失億計收入，結論一出，輿論大嘩。立法會亦同意有關結論，對高官的決策表示「震驚」和「極度遺憾」。

按照正常做法，特區政府應先接納審計署的結論，

然後尋求補救與改進、以洗脫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指摘。但曾蔭權政府卻把審計署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掃在一邊，再委任另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得出的結論，與審計署、立法會的截然相反：官員沒犯錯、政府無損失。究竟誰的結論才是真的？高官含含糊糊，始終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目前，建築事務監督的酌情權，根本全無限制，天有多高就有多大，甚麼可豁免甚麼不能，標準模糊，一個人說了算。制度上築成了一條官商勾結的大道，搭建了一道利益輸送的橋樑，方便地產發展商千方百計鑽制度法律的空子，尋求最大利益。審計報告說官員的酌情權出錯，斷了富豪的財路，這還了得？地產財團已集體出手向政府施壓。委員會的結論，是為政府和財團解困的及時雨。

報告摑了鄧國斌一記響亮的耳光，審計署顏面何存？公信力何在？審計署說香港電台管理混亂，浪費公帑，芝麻綠豆、雞毛蒜皮、咬住不放，窮追猛打。如果港台又找來獨立專家調查，得出相反結論，認為傳媒機構情有可原，理應如此，政府會接納嗎？朱培慶和梁展文，真是同人不同命。

二〇〇六年五月十二日《明報》

亞視乾脆把本地電視牌照交出來

亞視股權變動，國務院系統的中信國安入股。有人指亞視將愈來愈中央台，愈來愈內地化，反被批評是過敏反應。自從亞視由政協常委陳永棋和鳳凰衛視劉長樂掌控之後，早已全面內地化，即使中信國安加入，也只是內地化走更遠的一步而已，沒有甚麼大不了。

珠三角融合，全國一局棋，一切理所當然。「一國兩制」的界線愈來愈模糊，稍有異議，政治不正確的帽子就會扣下來。亞視股權變動只造成一點點漣漪，很快復歸平靜，靜待廣管局會同行政會議的批准。

亞視股權變動無可逆轉，突然又爆出亞視五年來違反《廣播條例》，未經批准，容許「不符合資格持牌人士」的跨媒體控制人，同時擁有亞視股權。法律上，這五年來，亞視等同違法經營，將要面臨懲處。

《廣播條例》對電視股權的控制人的身份，主要作出兩項限制，一是針對非本地居民，確保「植根本土，維護香港利益」。二是針對跨媒體擁有人，「旨在減少利益

衝突、防止傳媒壟斷」。今次所謂跨媒體經營，雖然只涉及一份港人不大熟悉的《鳳凰周刊》，但在電視行業打滾幾十年的高級行政人員，對有關條例倒背如流，豈有不知之理？違法五年之久，經營者和監管者都未有發現，這是疏忽還是有別的原因，公眾希望有清晰的答案。

若中信國安入股亞視獲得批准，鳳凰衛視的劉長樂在亞視的身份沒變，《廣播條例》對電視股權的兩大限制，就正正式式名存實亡。甚麼植根本土，維護香港利益，防止跨媒體壟斷，將變成一堆廢話，任由有關官員從心所欲地演繹解說。

中信國安入股，無可避免地，亞視將更照顧內地高達九百萬的有線電視觀眾，本土口味變得可有可無。香港只有兩個免費電視牌照，亞視內地化將使只能收看免費電視的香港觀眾變得無可選擇。反正亞視面向祖國背靠香港，不如乾脆把本地電視牌照交出來，名正言順變為一家非本地電視，讓出頻譜，給其他人士經營，確保《廣播條例》切實執行。

二〇〇六年五月十九日《明報》

除非你喜歡戴着腳鐐跳舞

筆者發表的一篇政治不正確的小文〈亞視乾脆把本地電視牌照交出來〉(見前文)，引來一些議論和謾罵。謾罵不講道理，駁斥浪費時間。而邱震海先生在《明報》發表的〈香港文化和京港互動思考——評亞視股權變動〉(06年5月27日)，一些論點，值得探討。

香港《廣播條例》，對非本地居民擁有本地免費電視股權，作出了嚴格限制。即使是2%或以上，都必須事先取得廣管局的批准，而這類人士的股權總數，不得超過49%。

廣管局說：「這些限制是合理而必要的，因為這類電視服務是強而有力的傳播媒介，具有影響市民大眾的能力，故此，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的控制權必須植根本土，讓通常居於香港的居民持有，他們應較會以香港的利益為依歸。」

請注意，無論中資西資，都要依足規定，無一例外。

你可以批評這些「狹隘」的規定是無理的，早應廢

除，如此「小香港心態」的法律，是香港「底蘊嚴重不足」，變成文化沙漠的主要原因，應該革掉。何謂「植根本土」、「香港利益」？你都可以提出質疑。但若不失公正地評論，《廣播條例》的規定，真的是毫無意義、不值一顧嗎？

中國幅員遼闊，東南西北都有着獨特的地域文化。香港屬嶺南文化一部份，但受殖民統治，與母體長期區隔，香港建立起有別中國南方的、獨一無二的本土文化。我們不能視而不見，也不能因為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而一筆抹煞。

更彌足珍貴的是，香港是整個中國唯一對創作和新聞自由毫無限制的地方。在內地，電影不能有壞警察，壞人也不能逍遙法外，因此，《無間道》要拍第二個版本，才可以在內地放映；《黑社會——以和為貴》因涉及內地公安黑道的關係，電影人又不肯妥協，在內地被拒放映。電影沒有鬼片，也沒有科幻。如果不想放棄內地龐大穩賺的市場，創作人就得自我閹割才能過關。要注意，這不是因為內地觀眾不能接受香港的口味，而是意識形態警察的政治審查。

中信國安在內地有高達九百萬的有線電視觀眾，以

他們為主體是自然不過的事，若保證亞視的製作能在內地有線網絡通行無阻，他們難道敢越過中國的政治界線製作節目嗎？他們會像以香港觀眾的口味和需要為依歸的香港有線電視一樣，拍中國的地下教會、維權運動、愛滋村等紀錄片，給港人更深入了解中國國情嗎？這不正正也是內地觀眾需要了解的中國實況嗎？

有以香港為基地的非本地電視台，號稱有祖國情懷、國際視野，在全國一些範圍獲准廣播，影響力非凡。但如果要通過中國意識形態黨官的審查，連他們的節目主持人也自嘲，他們是在「戴着腳鐐跳舞」。無論舞姿如何美妙、體態是如何動人，無可否認的是，他們的姿勢步幅和動作都受着種種限制。每當聽到鐵製的腳鐐碰撞發出刺耳的聲響，人們無法不突然清醒過來，原來腳鐐還牢牢的套在那裏，一刻都沒有放鬆。

香港只有兩個免費的本地電視台，在向北看的大氣候下，觀眾的選擇愈來愈少。你喜歡戴着腳鐐跳舞，是你的自由，但不要剝奪我們的選擇權利。把本地牌照交出來，名正言順的成為一個戴着腳鐐跳舞的非本地媒體，不是一個更好的做法嗎？

二〇〇六年五月三十日《明報》

管得太具體傳媒沒希望

商業電台森美小儀「我最想非禮的香港女藝人」選舉風波，廣管局重罰，電台衷心接受後，暫時告一段落。重罰商台，輿論一致叫好，學者更稱頌為有史以來最佳裁決。在民憤極大、民粹至上的情緒下，似乎沒有人敢提出異議。

無疑，商台今次違反節目守則是極其嚴重的，節目主持人當初認錯態度輕率，高層反應遲鈍，民憤愈激愈大，商台上下都不能推諉責任。因此，重罰理所當然，十四萬元罰款亦在情理之中。

因事態嚴重，廣管局首次引用《廣播事務管理條例》第25A條，要求商台在節目發表道歉聲明，並規定在三條頻道黃金時間內播放。本來，到此為止，犯錯與懲處的比例還算恰當。

問題是，廣管局作出了特別指令，要求「聲明須由商台一位高層管理人作出」，商台於是乖乖聽令，由總經理陳靜嫻錄音播出。若聲明由一位播音員用嚴肅的聲音

讀出，明確指出代表商台管理層，還不足夠嗎？這個指令的目的是甚麼？有毫無疑問的法律根據嗎？除了要達到打擊管理層威信和形象的效果外，還有別的動機嗎？

廣管局更要求商台在三個月內提交補救措施的進度報告，並要令廣管局接納，「廣管局會仔細審閱該份報告，以確保商台日後對其節目採取更積極及嚴謹的監察機制」，這項要求，明顯踰越了監管機構的界限，過份干預一間私人傳媒機構的運作了。

先撇開這項要求有沒有法律根據不談，廣管局作為監管機構，電子傳媒犯錯可作懲處，輕則勸喻、警告，重則罰款、道歉，最嚴重的是吊銷牌照。至於電台如何管理、監管機制為何，這是傳媒的內部問題，廣管局的手不應伸得太長，不應在具體操作層面上說三道四。廣管局應只在節目播出後有否違規的層面監管，再犯，再嚴厲處分，直至處以極刑。廣管局可以做的和應該做的就只有這些，再走半步，就有干預傳媒運作之嫌。

今天，廣管局可以要求就「非禮風波」提交進度報告，明天，又會否要求傳媒因政治言論等問題提交解釋？監管機構有它的責任，但不能甚麼都管，管得太具體，傳媒沒希望。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日《明報》

《冰點》人對港台人的啟示

原電訊管理局副總監、政務官出身的傅小慧空降香港電台，出任副署長一職，引起港台員工不安與擔憂。相信港台沒多少人認識傅女士，也不是對政務官有偏見，但對於一位全無傳媒經驗、對傳媒運作一無所知的人，空降傳媒機構擔任舉足輕重的高職，對一個公營廣播機構帶來甚麼影響，沒有人能夠說得準。

外行人進駐傳媒，在太平盛世，也會引起惶惑與憂慮。傳媒是一個特殊的行業，同行間有共同的語言、默契和行事準則，即使立場南轅北轍，行業標準也不會截然相反。全無傳媒運作經驗的人出任傳媒高職，甚麼應管甚麼不應管，需要花大量時間學習，由人來解說的教與學還遠遠不夠，更重要是由心領悟和體會。

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政務官不是歸人，只是過客，也不可能成為終身傳媒人。香港政務官奉行的管理主義、事事插手、樣樣按嚴格的文件上的規則行事，幾乎肯定會扼殺傳媒的創意，只會把傳媒管得像鐵筒裏的

一潭死水。政務官可能跟紀律部隊的管理不存在衝突，但政務官和傳媒機構、矛盾很難調和。

今天，不是太平盛世，而是風雨飄搖。政務官進駐，是奉長官之命整頓港台的第一步，整頓的方式不會一步到位，馬上捅爛言論自由的馬蜂窩，但會從財政、資源運用等上游着手，振振有詞，扼住節目製作的咽喉，水源枯涸，言論自由只能徒呼奈何。

近日看《冰點》前主編李大同的《用新聞影響今天——〈冰點〉週刊紀事》，或許對今天港台人的處境有所啟示。

李大同詳盡記述了由《冰點》改版、《中國青年報》撤換總編輯、團中央中宣部粗暴干預、《冰點》人奮力反抗的博弈經過、最後以《冰點》停刊整頓、正副主編下台告終。整場博弈，有輸有贏，但樹立了內地傳媒人據理力爭堅守底線的典範，作為同行，我向他們表達由衷的敬意。

港台的情況與《冰點》不盡相同，但處境類近，此書甚具參考價值。內地的同行比我們艱困百倍，《冰點》人的氣節和堅持，我們能學到多少？

二〇〇六年八月十一日《明報》

別把洗澡水和嬰兒一併倒掉

《壹本便利》刊登鍾欣桐被偷拍的更衣照，社會一片沸騰，罷買杯葛聲不絕，除了道德譴責外，嚴懲淫褻不雅刊物，修例對付跟蹤偷拍，更是藝人婦女團體的重點訴求。

對民氣特別敏感的曾蔭權政府，馬上回應，指會研究《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是否需要加強罰則，也會積極考慮法改會今年(零六年)三月提出「偷拍刑事化」的建議，以紓解民憤，煞住歪風，收阻嚇之效。

現行《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向青少年發佈不雅刊物，初犯最高罰款四十萬，再犯罰款八十萬，監禁一年。發佈淫褻刊物，罰款一百萬，監禁三年。從罰則來看，已經很嚴，但過往紀錄只罰幾千到幾萬，上訴減輕懲罰機會亦很高。數萬幾千早已當作成本一部份，根本起不到任何阻嚇作用。當前急務，不是改例，而是向法院申請判刑指引，鑑於社會風氣變壞，按例加重罰款和刑期的起點，殺一儆百，可收立竿見影之效。

法改會建議「偷拍刑事化」，包括進入私人處所取得個人資料，以及在有「合理私隱期望」時被人偷拍，均屬刑事犯罪，只能以「嚴重罪行」作為免責辯護，其他諸如「新聞採訪」、「公眾利益」，一律不能作為抗辯理由。

狗仔隊要偷拍，正常採訪也離不開偷拍。電視新聞專題節目，有人專門研究如何掩藏鏡頭不讓人發現。美容院行騙個案要偷拍，賣樓收五萬元才讓你看價單的新聞，也是偷拍得來的。如果偷拍刑事化，做這些新聞會有被檢控罰款坐牢的危險，誰還敢冒險嘗試？

以上的還算小事，若醜聞涉及高官權貴、商紳巨賈，他們財雄勢大，行事隱蔽，要蒐集證據也非靠偷拍不可。若偷拍刑事化，又不能以「公眾利益」抗辯，即使前線記者有多強的證據和社會責任感，上級主管會冒着「協助和教唆」的罪名，容許他們繼續查下去嗎？

如果狗仔隊偷拍是洗澡水，那麼，正常的採訪偷拍就是嬰兒，不能把洗澡水和嬰兒一併倒掉，這只是訂立任何法律的普通常識。但當民粹沸騰，當權者又太懂借勢而上，嬰兒的下場和命運，就會更不堪設想了。

二〇〇六年九月五日《明報》

這是為甚麼？

我寫時評、絕少提到自己。因為評論時事，月旦政治、進行觀察分析、提出個人見解、如果自身參與其中，成為事件的一份子，便混淆了身份，失去了一個獨立評論者的角色。

近月，左派輿論密集對我個人作出攻擊，我感到事情並不尋常。此類報刊銷量不高，看的人更少，大部份讀者根本沒有看過。但左派報刊銷量少卻對建制影響大，久而久之，形成了固定的輿論口徑，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對我本人不公，也造成困擾。我希望借助《蘋果》這份銷量高的報紙作出回應，以正視聽，更要問一句，這是為甚麼？

左派報刊對我的密集攻擊，不是頭一回，二零零四年「名嘴封咪」的時候已出現過一次。這類文章觀點老舊、邏輯不通、盡是過時口號和八股，有時用心看了幾回，也看不懂他想說甚麼，索性不予理會。

但近日出現的一些文章，愈來愈有文革大批判的味

道，例如其中一篇：「吳志森的反共反華反中央和反香港特區政府的極端政治立場是十分清楚的，充當反對派的喉舌，一面倒地偏袒反對派，追隨反對派的立場，反釋法、反政改方案以至反對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及社會治安的《截取通訊條例》等等政治事件都同政府對着幹，發放大量煽惑和煽動市民的言論……」

「反共反華反中央和反香港特區政府」，這些嚇人的大帽子，如果在文革，我早已要戴高帽剃陰陽頭跪玻璃開批鬥大會遊街示眾了。即使今天，在專權政治下，大帽子難保不會轉化，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我在香港電台主持「烽煙節目」，也在報紙寫評論文章。左報的大批判，明顯是衝着我的電台節目而來。按照他們的邏輯，港台是政府電台，要忠心地執行政府喉舌的角色，用政府的口徑宣傳政府政策，稍稍偏離一毫一分，大棒子大帽子侍候，絕不容情。

大有來頭的《紫荊》月刊（零六年）九月號的一篇文章，對香港電台過往的「罪狀」鉅細無遺地逐一列出，其中絕大部份是過去式的，早已在這類批判文章中重複得耳朵起繭了，只有我主持的節目是現在進行式的，文章說：「吳志森被反對派視為其在傳媒界的剽悍人物，是

攻擊曾蔭權最有力的傳媒人，此人經常在《明報》、《蘋果日報》發表文章攻擊特區和中央政府，並利用把持港台兩個節目的有利條件，總是邀請反對派人物發聲。」

通篇文章，目的明顯，是赤裸裸的向特區政府施壓，港台要「改轅易轍」，回到「正確軌道」，起碼要把吳志森掃地出門。

香港是個言論自由的社會，這類文章當然可以視為個人意見，但密集地在黨報黨刊出現，應理解為一種有策略的輿論攻勢，不能再把頭埋在沙堆裏視而不見。

看這些大批判文章，就像維園阿伯不時寄粗口謾罵信給我一樣，我不會害怕，但總有一種擺脫不了的困擾。

一個人是渺小的，如果要面對一部國家機器，那當然就更渺小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容不下獨立思考獨立聲音，是可悲的。作為一個獨立評論人，我會繼續以一貫風格寫文章和主持節目，不會改變。

二〇〇六年九月六日《蘋果日報》

公共廣播　向左走向右走

香港公共廣播將何去何從，向左走還是向右走，成為宣傳機器還是民眾喉舌，這場無休止的爭論，相信不會隨着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零六年）年底公佈檢討結果，就會完全停頓下來。只要看看左派報章和親建制的極端輿論，連日來對委員會專題小組的攻擊和謾罵，來勢之兇猛、言詞之狠辣，若曾蔭權政府稍為表達可以考慮委員會的建議，都會成為一宗上達中央的政治事件。

專題小組建議公共廣播脱離政府，成為獨立法定組織，由各界人士組成的董事局負責制訂方針政策，由行政總裁兼總編輯執行，並向董事局負責。董事局成員由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委任。首三年經費全來自公帑，可以接受商業贊助及捐獻，十年內公帑經費維持八成以上。

早在建議未出籠前，極端輿論早已把話說在前頭：要麼完全脱離政府、一分錢也不要、你愛怎樣做就怎樣做，要麼繼續用公帑支持，就要徹徹底底成為喉舌。用

他們的說法，不能「我罵娘、你付帳」。

只要睜開眼睛看看，就知道這種思維模式，脫離世界文明的主流。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公共廣播，管理模式或有不同，但都是由公帑支持而獨立於政府。但習慣於傳媒就是喉舌極權思想的人，公共廣播的理念完全在他們想像範圍之外。只在夏天生長的蟲，無論你如何解釋，都不能令他明白，或願意理解，冬天的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專題小組的結論，雖然看似有所進步，但只要看看當前硝煙四起的政治氣氛，我對前景還是悲觀的。委員會強調小組的建議不是他們的結論，言詞謹慎之餘也留有後路。政府也透過建制報章與小組劃清界線，重申建議不是他們的想法。

我相信，今後一段時間，批判香港電台的極端左風將繼續狂飆，委員會若不審時度勢修正其結論，使之符合當前的政治形勢，即使年底結論出台，特區政府也會將政治不正確的建議放在櫃桶底，拖着拖着到了明年(零七年)三月，曾先生連任的大局已定，香港電台的問題，會成為曾特首任內必定要解決的政治問題。

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明報》

怎能「你罵娘，我付鈔」？

公營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屬下的三個專題小組，日前發表了報告書，對公營廣播機構的架構、財政和問責模式提出初步結論，果不其然，引起社會的兩極反應。

在光譜的一端，他們贊成公營廣播獨立於政府，成為法定組織，不受政治和商業壓力干擾影響，但卻擔心董事局成員最終都要由特首委任，經費最後也要由財政司司長建議立法會拍板，董事局成員最終都要體現長官的意志，未能完全隔阻政治干預。

光譜的另一端，在張牙舞爪殺氣騰騰左派輿論充分反映出來。他們看見「獨立於政府」這幾個字，就好像嗅出階級鬥爭新動向，看到反革命似的馬上跳將起來。在他們的思維邏輯裏，傳媒就是宣傳工具，私營傳媒只可以為老闆服務，公營傳媒，顧名思義，就只能成為政府的工具和喉舌。在他們的腦袋裏，從來沒有，或不會接受「公營廣播」這種概念。

香港電台已經夠不聽話的了，但好歹還是一個政府

部門，政府還可以見縫插針，派一個政務官空降來整治，再不聽話，更可以在財政上扼其咽喉，讓其陰乾，方法還有千百種。但若脫離政府獨立，又講明不受政治干預，要控制起來，比現在困難何止萬倍。

更要命的是，獨立頭三年，百分百撥款來自政府，第四至第十年，政府撥款保證得到八成，其餘兩成用贊助捐獻等補足。左派輿論對此最不以為然，指絕對不能「你罵娘、我付鈔」。左派輿論攻勢，其來勢之猛烈，有如超級颶風海嘯洪水，大有不打掉委員會專題小組的結論，就誓不罷休之勢。

這個現象是令人不解的。即使在港英時代，殖民地政府就某個重大政策委任諮詢或研究委員會，界定職權範圍、選擇委員，差不多早已知道會有甚麼結論，絕對不會令政府尷尬，更不會迫政府陷入兩難的局面。

但今次檢討委員會屬下的專題小組，不是一開始就有，而是委員會工作一段時間後才成立，人選也是急急找來的，裏面不乏意見前衛的開明人士，得到今天的結論一點也不意外。人們不禁要問，專題小組看似開明的結論，真的可以落實得到嗎？是故意做出來給人打沉的嗎？

主席黃應士三番四次強調，小組的結論不是委員會的結論，但若委員會提交的最後報告，回到保守方向，與小組報告相距甚遠，輿論肯定大嘩，矛頭必然指向特區政府施壓，相信這是最愚蠢的做法。因此，委員會的最後報告，或會有微量向左向右的修改，與小組將會建議大同小異，然後交給特首作最後定奪。

最後報告出爐，政府會就報告作長時間的公眾諮詢，左派輿論繼續猛烈攻擊，攻勢比前更為凌厲密集，向下挑起左派揪鬥，向上驚動阿爺。最後，特首會以公眾意見分歧、無法統一為理由，將最後報告麼封，按下不表。

港台仍是政府部門，到了明年(零七年)三月，權力大局已定，才拿出手來，將港台作為一個政府部門來處理。

二〇〇六年十月四日《蘋果日報》

廣管局淪為意識形態審查機器

事先聲明，我寫這篇文章，是有風險的，廣管局是管廣播的，我做的就是廣播，我可能會成為針對的對象。但當廣播事務管理局淪為意識形態檢查官，攸關新聞言論自由的前途與安危，我不吐不快。

去年（零六年）七月港台《鏗鏘集》播出一輯探討同性戀的節目《同志•戀人》，接獲二十二宗投訴，指內容「偏袒及宣揚同性戀」、「沒有提及同性戀的不良方面如愛滋病」等。影視處認為投訴不成立，但其中一名投訴人不服上訴，再交廣管局審理。本來以為影視處的公務員會較保守，由社會人士組成的廣管局理應反映多元社會的聲音，但結果恰恰相反。公務員認為投訴不成立，但廣管局的裁決竟然是「報道內容不公、不完整」、「偏袒同性戀，產生鼓吹同性婚姻的效果」，不適宜在合家歡時段播放，向港台發出強烈勸喻。

廣管局所用的字眼，已赤裸裸的構成性傾向歧視。男歡女愛鋪天蓋地，豪門婚姻氾濫成災，又不見廣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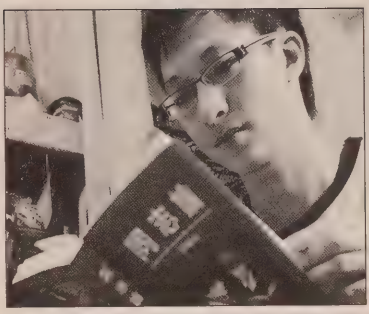
視為「偏袒異性戀」、「鼓吹異性婚姻」。彷彿同性戀就是犯罪，見不得光，不大力批判撻伐就等同共犯，要嚴刑處之。都甚麼年代了？這幫仍留在三四十年前的花崗岩頭腦的社會賢達，由他們來管廣播事務，能不令人膽戰心驚嗎？

我不知廣管局袞袞諸公有否認真看過《同志•戀人》這輯紀錄片？同志受盡社會歧視，面對家人壓力，拖手行街被投以異樣眼光，當眾擁抱被人以粗口問候威脅報警處理，難道這都不是事實嗎？拍結婚照因為不是一男一女要加倍收費，租屋因同志身份被拒，男同志害怕暴露身份失掉工作不敢出鏡，難道這都言過其實嗎？沒有一紙婚書，財產繼承、保險受益，甚至連遺體合葬都無法如願，難道這都憑空杜撰嗎？

明明整個社會在歧視在壓迫同性戀，紀錄片只給他們僅有的空間透露一下微弱呼聲，如果這就叫「偏袒」，就叫「鼓吹」，正好反映廣管局諸公，毫不忌諱毫無掩飾地加入了壓迫同性戀弱勢社群的行列。

廣管局還有一條罪名是「報道內容不公、不完整」，怎樣才算公正持平？同志講述苦況，就要有反同志的基本義派指摘他們定遭天譴。如此僵化的標準，不是無

知，也不是沒有與時並進，而是假借節目標準作意識形態管制和審查。今次審查同性戀，難道下次不會審查別的？



網上圖片

視港台為眼中釘的特區政府，早已借勢「食住上」。王永平局長第一時間召見朱培慶，要求解釋。整頓港台，又多加了一條罪狀。香港傳媒的自我審查已夠嚴重了，現在，意識形態審查官現身，大剌剌的坐在那裏，香港的廣播媒體，還敢亂說亂動嗎？

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明報》

動起來，制止審查官的惡行！

繼港台《鏗鏘集》後，連經典電影《秋天的童話》也鬧出軒然大波。廣管局日前向無線發出勸喻，指《秋天》對白有粗話，包括「Fxxk」、「冚家鏟」嚴重惹人反感，在任何時間都不應播出。而對白中的「你老母」、「隊冧佢」、「仆街」、「躝癱」則屬粗俗用語，「不適合預期有大量兒童或年輕觀眾觀看的時間播出」。

讀了廣管局的裁決內容，震驚之餘更令人失笑，以為我們回到中世紀，宗教裁判所的審查官一字一句對照神學經典，研究教義，追查邪說，替天行道，把異端綁上火刑架，活活燒死。

意識形態審查令人深惡痛絕，它從來鄙視創作原意、扼殺創作自由，阻礙思想傳播。中世紀神權時代，到今天二十一世紀，意識形態審查，本質上，一點分別都沒有。

《秋天》是一部浪漫的愛情電影，不是黑社會片，沒有斬殺講數的場面，片中的所謂粗俗用語，活生生地反

映了主角船頭尺(周潤發)的成長背景和文化水平，船頭尺如果不是這樣說話，而是文縐縐地唐詩宋詞、那他就不是船頭尺、也不會有《秋天的童話》。船頭尺的粗鄙，完全是劇情需要、刪走了，就像變了味的紅酒、不看也罷。

《秋天》在電視播出，已先後三次了，觀眾共計多達三百萬、人們都以理解劇情配合性格的態度看待船頭尺的粗鄙。為何三百萬觀眾中，只有一個投訴，就要揮動審查大棒，祭出刪剪指令？

翻查廣管局網頁，負責意識形態審查的袞袞諸公，沒有多少個港人是認識的，他們是誰？有何專長？為何這幫人有特權決定我們的欣賞品味文化內容，決定甚麼時候可以播甚麼？甚麼可保留甚麼要刪除？他們為何可以完全不顧整體內容時代背景劇情需要，一字一句從雞蛋裏挑出骨頭、然後把一件好端端的文化創作、切割得支離破碎？

每次、審查官們都會以保護兒童為名、由他們決定

兒童可以聽甚麼應該看甚麼。他們以為，香港的兒童都是溫室花朵，在大自然成長就會受到摧殘毒害。審查官們，你們已完完全全跟這個時代、這個社會脱節了。再不要生活在雲端了，如果你們有子女，他們還肯跟你交流的話，放下身段向他們請教，由他們帶你乘地鐵到旺角走一轉，聽聽市井語言，感受社會脈動。

《同志•戀人》和《秋天的童話》都不是個別事件，而是這個荒謬審查制度的必然結果。全港文化創作人和消費者，動起來，制止審查官的惡行！

二〇〇七年一月三十日《明報》

廣管局，出來答話！

廣管局「強烈勸喻」港台鏗鏘集《同志 • 戀人》，「勸喻」無線播出經典金像電影《秋天的童話》，引起軒然大波，傳媒、文化、電影、同志等界別，排山倒海，口誅筆伐，齊心聲討。儘管整個社會像煮開了的熱水一樣鬧得沸沸揚揚，但廣管局除了發出聲明，重申對《秋天》的裁決之外，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位廣管局成員現身解畫，向公眾解釋兩宗裁決，他們的理據和根由，究竟是甚麼？

廣管局是甚麼樣的一個組織？如何委任？由甚麼人組成？擁有甚麼權力？即使從事廣播行業的人，大都不甚了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同行都比較怕它，特別害怕它發出「強烈勸喻」、「勸喻」等裁決。因為這些裁決，等同學校裏的大過小過，「黑豬」蓋多了，會影響前途，持牌機構最擔心的就是會因此牌照不保，永遠謹小慎微、小心翼翼。屬於政府部門的如香港電台，蓋了黑豬，就得被長官召見，疾言厲色，不留情面，自上而

下，產生震懾效果。無論持牌不持牌，不想再惹麻煩，下次就要「識做」。

打開廣管局的網頁，看到廣管局成員的名單，十之八九都非常陌生。再開啟部份成員簡介，只看到一大串公職內容，甚麼校董會、甚麼諮詢會、甚麼中小企，除了其中一位在傳媒行業有資深經歷外，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們憑甚麼獲得委任，並授以意識形態管制和審查權力。

沒錯，讀者沒有看錯，從這兩宗裁決看到，廣管局實際的工作，就是意識形態的管制和審查。香港沒有黨的中宣部，但廣管局卻扮演中宣部的角色，起着中宣部的作用。在廣管局的眾多使命中，包括了「為市民提供更多節目選擇，以照顧社會不同人士的品味及興趣」，與此同時，又要「確保廣播服務顧及公眾品味及雅俗標準」。要害在於「公眾品味及雅俗標準」。誰的品味？如何定出雅俗標準？從來不見廣管局拿出來跟業界討論，也沒有向公眾交代。

我看過一部官府制訂的業界天書，把所有不得在廣播中出現的「粗俗」語言，鉅細靡遺地表列出來。看過以後，任何人都會驚訝失笑。一些以前可能覺得粗鄙，甚

至是黑社會暗語，經歲月的洗煉，早已成為大眾日常用語。無論是中環CEO、學府教授，還是販夫走卒，男女老幼，都朗朗上口，絲毫不覺彆扭異樣。無論你到港九新界每個角落都會聽到，全民皆講雅俗共賞的語言，偏偏就不容於廣播，一有投訴，強烈勸喻，要播出，就非刪剪不可。

《秋天的童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引發風波。審查官們聽到看到天書裏禁播的內容，就像巴甫洛夫的狗聽到鐘聲就流出唾液的條件反射一樣，不理電影的內容背景，罔顧主角的人物性格，總之要刪之而後快。這種落後反智的審查方式，不引起全民反彈才怪。廣管局，我們對你的審查標準有太多疑問，不要再龜縮了，請出來答話！

二〇〇七年一月三十一日《蘋果日報》

放下中國情結

冰封文革只因權力和利益

四十年前的今天，毛澤東的《五一六通知》，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序幕。四十年後的今天，中共官方下達指令，「嚴防死守」禁止任何活動：不准紀念、不准討論、不准研究、不准發表文章，千方百計阻撓內地學者出國參加研討會。文革是億萬中國人心中永遠的痛，官方卻要像粉筆字一樣徹底抹掉，不准留下一絲痕迹。但，可能嗎？

據非正式估計，文革被打死、鬥死、自殺、處決的人，可能高達七百萬，被打致殘精神失常的更是數不勝數。傷痛，在他們當中，在倖存的家人心中，封存着，發酵着，傷口無法結疤。

中國官方指文革為「十年浩劫」，這場浩劫形成的深層原因是甚麼？為何持續十年之久而無法制止？是甚麼原因使全民陷入如野獸般瘋狂？在官方定調之後，再不准深入探討。

文革受害者沉浸在精神折磨肉體受創的痛苦回憶，

文革加害者把自己令人髮指的瘋狂行為，推諉為毛澤東四人幫的過錯，是一時幼稚無知，上當受騙了，沒有反省，沒有懺悔，彷彿一切是別人的過失，與自己一點關係都沒有。

四十年來，深入研究文革仍是禁忌，但海外的研究卻成果豐碩。王友琴教授花了整整四分一世紀，蒐集文革史料，尋找訪問文革受害者，出版了《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開放雜誌出版社，2004年)。翻看這本血淚斑斑的書，心情沉重，無法釋懷。

文革初期不少血案，原來都發生在學校，用鐵頭皮帶大棒重擊他們老師校長，把他們打殘致死的，都是只有十來歲的高小初中學生。我們的民族造了甚麼孽，用狼奶把孩子調教得比禽獸還不如！一句被林彪四人幫蒙騙，就可以解釋一切了嗎？

在一個個謀殺檔案中，赫然發現不少高幹子弟的名字，都是紅衛兵頭頭，手中有不少血案。他們今天已坐在權力的頂峰，其中亦有腰纏萬貫的企業領袖，他們會容許你揭發他們當年的罪惡，揭穿他們當日的瘡疤嗎？嚴防死守，冰封文革不是甚麼意識形態的問題，也不是

政治穩定的問題，只是赤裸裸的權力和利益。

文革傷口經過四十年發炎潰爛，形成了一個碩大無比的毒瘡，毒液流遍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改頭換面、變成資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金錢至上、不擇手段、道德淪喪、假貨橫行、傷天害理，這不就是文革遺風嗎？沒有正確對待我們的歷史，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是永遠無法崛得起來的。

二〇〇六年五月十六日《明報》

北京面對文革的怯懦

文化大革命爆發四十年，結束三十年，海外進行了形形色色的紀念、研討、反思、批判，唯獨受文革蹂躪最深的神州大地，噤若寒蟬，一片死寂。中宣部發出指令，「嚴禁死守」一切有關文革活動，生怕塵封幾十年的歷史一旦被翻出來，脆弱的政權將有如骨牌般上崩瓦解，煙飛灰滅。

當權者的怯懦是有其理由的。共產黨靠槍桿子奪得政權，從不間斷的政治運動，大躍進、反右、由人禍引起的「三年困難時期」，易子而食、餓殍枕藉，枉死無數，這樣的政權，本來已經沒有甚麼合法性。

毛澤東內鬥權爭失勢，親自發動文革，全國陷入瘋狂狀態，子鬥父，生鬥師，朋友背叛，骨肉相殘，把中國人最醜惡最猙獰的民族性徹底暴露。全國鬥死了多少人？忍受不住屈辱而自殺的又有多少？被打致殘精神錯亂，至今仍在文革陰影中受盡煎熬的受害者的數字，從沒有正式統計過、追查過。為冤假錯案平反昭雪而受人

民擁戴的胡耀邦鄧小平，也把平反定調為「宜粗不宜細」，箇中原因，耐人尋味。

為甚麼「宜粗不宜細」？如果在文革中每宗謀殺案都認真追查，可能會發現有不少高幹子弟涉及殺人勾當。這幫人，當年都是十多歲的紅衛兵，風華正茂，意氣風發，用鐵頭皮帶鐵釘大棒，把牛鬼蛇神抽得皮開肉綻，活生生虐打致死，甚至還以殺了多少人吹噓自己有多革命。

今天，他們不少都坐在權力的位置上，有些當上高官，呼風喚雨，有些是跨國商人，一擲萬金。若每個高官巨賈都翻開他們的過去，都要仔細追查他們在文革的經歷，說不定不少人都有血案在身，要追究刑責。這樣下去，這個政權還有合法性嗎？還有繼續存在下去的理由嗎？

因此，蓋子不能完全揭開，只能「宜粗不宜細」地繼續捂着。在中國，一切政策都是為當前的政治服務的。胡溫今天對文革的禁制，比文革二十年江澤民掌權的時候還要嚴厲。原因是甚麼？人們無法猜透，只能說，文革對今天在中央以至各省各市當權高官的禁忌，比十年前可能來得重要得多。

文革的蓋子繼續捂着，中華民族無法徹底內省懺悔。甚麼因素導致全民集體精神失常？為何十二、三歲的小朋友會變成瘋狂的殺人野獸？為甚麼紅衛兵以酷刑虐打，把別人置諸死地為樂？人們把責任全推在毛澤東、四人幫身上，說自己上當受騙了，如此簡單的把責任推諉，算是反省了嗎？我們不把內心深處的邪惡醜陋徹底挖出來洗滌乾淨，能夠保證，這樣的慘劇不會再發生嗎？

說來慚愧，我們甚至比柬埔寨人還不如。柬埔寨現政府把紅色高棉屠殺人民的斑斑血迹，建成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白骨塔，把當年一所酷刑殺人的中學，改建成大屠殺博物館，各種各樣的刑具，還有死難者瞪大雙眼的照片佈滿各展覽間。不管現政權的動機為何，在在提醒人們，歷史不能遺忘，慘劇不能重演。

今天的中國，連一所像樣的文革博物館，都只能由民間自生自滅地建立，對嚴肅的研討反思，卻用盡各種方法打壓。中華民族不能正確對待自己的歷史，還有希望嗎？要求日本人正視侵華史實，我們夠理直氣壯嗎？

二〇〇六年五月十七日《蘋果日報》

審訊程翔只是搭台唱戲

程翔案終於開審了，本文見報之日，被捕超過十五個月的程翔，他的命運，或許已經有了結果。一切都只能是或許，一切都無法證實，「只審兩天就有結果」，只是一種說法，沒有透明的程序，沒有正式告訴你下一步將會怎樣，一切一切，都發生在一個黑箱裏，深不見底。

法院審案，名義規定是公開進行的，但是否公開？如何公開？理所當然地，由當權者說了算。稍具爭議的政治案件，表面是公開審訊，但誰能進入法院聽審也早有安排，一早將旁聽票派給了指定的人，連家屬希望聽審，因為拿不到票，只能望門長嘆。

今次審訊，涉及「間諜」和「國家機密」，當局更有「充分理由」進行秘密審訊，程翔的親屬要求旁聽，已被正式拒絕，親屬也不許旁聽，遑論其他關心案件的人？審訊是否公正？證據能否站得住腳？辯護論據是否充足？法院因何接納或不接納？這一切，都可能以「國家機密」

的名義，把它收藏起來，外界永遠無法得知。

當局讓程翔聘請律師辯護，令今次審訊，稍稍添加了一點文明。據了解，這位來自廣東的何培華律師，為人正直，曾接辦一些冤案和維權案件。熟悉何律師的友人認為，這是程翔僅有的一線希望，期望他的辯護，可以為程翔減輕刑罰，甚至洗脫罪名。

內地維權律師的法律造詣良心品德，我由衷敬佩，但在目前這種由權力支配一切的體制下，以區區一位律師之力，能改變得了甚麼嗎？公開審訊，起碼讓人看得到程序是否公正？法官有沒有充分時間讓律師替被告申辯？有沒有無理打斷律師的辯護陳詞？被告的權利有沒有被剝奪？都可以讓外界看得一清二楚。但法院把門關上了，把外界的視線遮擋了，遊戲規則馬上改變，即使有位剛正不阿的辯護律師在場，在「不可泄露國家機密」的天條下，他能向外界披露在法庭內外面對的司法不公嗎？

曾任人大委員長的中共元老彭真曾經說過：黨大還是法大？他也搞不清楚。其實這根本沒有搞不清楚的理由，在他那個年代，黨大於法是毫無疑問的。在改革開放近三十年的今天，在政治敏感的重大案件中，黨大於

法仍然絲毫未改，而且不容質疑。

在中國的司法系統裏，法院只是搭台唱戲的戲台，在幕後操控的，還有一個指揮法院、檢察院、公安、司法部門等工作的中國共產黨政法委員會。凡有重大案件，都由政治委員會先行定奪，確定有罪，刑期長短，早已決定，才交法院審判。熟悉中國國情的人都知道，開審前，劇本早已寫好，法官只是照足劇本在台前演戲，所謂審訊，只是一種走過場的程序吧了。

現在唯一可以寄望的，是判決以後，北京基於國際形象、政治壓力、經濟理由等等，提早釋放程翔，或批准他保外就醫。程翔案判決，不是事情的終結，更艱巨的工作還在前頭。我在此呼籲關心程翔的朋友，千萬不要鬆懈，用各種形式，提醒各界繼續關注程翔，繼續向當局施加壓力，讓程翔盡早重獲自由。

二〇〇六年八月十六日《蘋果日報》

營救程翔長路漫漫

程翔案終於判決，在黑暗中煎熬苦候了整整超過一年，換來的卻是更漫長的黑暗，程翔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沒收個人財產三十萬元人民幣。

中國法律專家表示，五年徒刑，說明案情不複雜，情節不嚴重。這與文明社會的標準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不自由，毋寧死，即使失去一天幾小時的自由，都是極其嚴重的事，在中國連百姓的人命都如此低賤，失去自由又算得了甚麼？

程翔家人決定上訴，翻案的機會微乎其微。唯一的寄望，是保外就醫，又或驅逐出境。但客觀的標準全無，只在當權者的一念之間。

程翔的錯，錯在愛國愛得太癡，他到新加坡居住工作，但沒有加入新加坡國籍。今天如果他是個外國人，就如李少民等外籍華人一樣，罪成立刻被逐，馬上重獲自由，但可惜程翔堅決維持中國籍身份，結果換來如此悲涼的命運。

程翔的罪，罪在愛國愛得太執着。對於國家統一、民主法治的追求，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正因如此，他才事事上心。程翔用敏銳的新聞觸覺，寫出了不少鮮為人知見解獨到的分析文章。程翔了解國情，批判的態度極其溫和，筆調婉轉，但當權者對這自己人的異議還是容不下，結果逃不過中國文人直言賈禍的宿命。

苦候判決期間，家人態度低調，連關注團體也盡量克制，他們要求的只是最卑微的公平審訊。但整個過程，都在黑箱裏進行，代表律師也因為「國家機密」的天條而不敢透露半分。審訊真的公平嗎？恐怕連上帝也難知曉。

在黑箱裏，所謂間諜，為台灣情治機關蒐集機密收受利益的指控，是否證據確鑿，外界根本無從判斷。何況，中國遍地機密，觸雷機會處處。而台灣所謂有情治背景的研究機構，在國民黨時期到民進黨執政，角色性質或已大變，當間諜也需主觀認定做這個角色才能入罪，如果為研究機構寫稿取酬就等於做間諜，全世界不少學者都無一倖免，被抓坐牢。

程翔案判決，不是事情的結束，而是事情的開始。營救程翔，長路漫漫，要有更大的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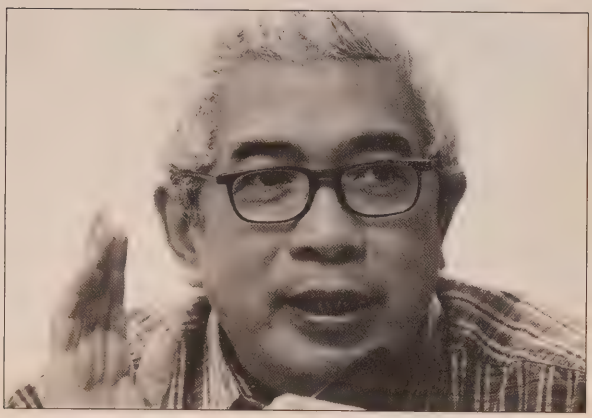
二〇〇六年九月一日《明報》

判決書為程翔翻了案

網上流傳的程翔案判決書，只有當事人才能說是真是假。但無論控方還是辯方，都不會公開證實，因為說了出來，就等於泄漏機密。案件只要被界定為國家機密，由證據、審訊、自辯到判決，裏面的一字一句，披露會受國法懲處，一切都在一個深不見底的黑箱裏進行，一切都只由國家機器說了算，辯方連丁點的公開自辯機會都沒有。

為何高度機密的判決書會在網上流傳呢？有分析說，是因為當局信心滿滿，外界指這是冤案，我就把證據拿給你們看，以堵塞批評者的攸攸之口。你看，證據事實之多，泄密內容，統統經過有關部門鑑定，夠嚴謹了吧，看你們還能如何反駁。按坊間的說法，是用判決書來抹黑程翔。

只要認真看看這份判決書，稍有常識的人，都看得出指控牽強，邏輯犯駁，證據不足，程翔不但未被抹黑，反而為他翻案。



間諜控罪的關鍵，不在於程翔有沒有替台灣的歐亞基金會寫稿取酬，也不在於他寫了些甚麼，而在於程翔明明白白的知道基金會就是一個間諜組織，也按照佈置的任務替他們蒐集機密材料撰寫報告。判決書說，程翔曾懷疑基金會是間諜組織，後向有關人士查詢，回答說「還是獨立的智庫」，直至「二零零四年四月底，薛宏義向其索要解放軍艦隊訪港的照片，其確定歐亞基金會是一個情報機關，薛、戴二人是情報人員」。

解放軍艦隊訪港，掀起愛國熱情，港人蜂擁參觀，拍攝到的照片成千上萬，報紙也登了不少。基金會要向程翔拿取艦隊訪港照片，這個間諜太爛了吧？有三十多

年新聞工作經驗的程翔、單憑這個舉動、就確定了基金會是情報機關、說出來、不是有點兒戲得令人難以置信嗎？

判決書指程翔自辯說、「其並不知道台灣中華歐亞基金會是情報組織」、但法院並沒有接納、卻馬上跳到結論：程翔「內心已經確定了歐亞基金會的情報機構性質」。程翔說不知道、但法院對程翔「內心」的了解、比程翔自己還清楚，這不是笑話了嗎？

有人說、判決書不是官方授意漏出來的、而是內部一些不滿的人、認為太冤太荒謬、捅出來、讓大家看笑話，評評理。

誰人能排除這種可能性。

二〇〇六年九月八日《明報》

附錄：程翔案北京中級法院判決書全文

（二〇〇六年九月五日）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2006)二中刑初字第862號

公訴機關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

被告人程翔，男，五十六歲，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日出生於廣東省潮州市，大學文化，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號碼：AXXXXX(X)；捕前係新加坡《海峽時報》東亞特派員。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因涉嫌犯為境外收買國家秘密罪被拘傳，四月二十三日被監視居住。因涉嫌犯間諜罪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五日被逮捕，現羈押在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看守所。

辯護人何培華、曹卓敏，廣東環宇京茂律師事務所律師。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以京檢二分公訴一刑訴[2006]第1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程翔犯間諜罪，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九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

因涉及國家秘密依法不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指派代理檢察員高翔出庭支援公訴，被告人程翔及其辯護人何培華、曹卓敏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指控：二零零零年初，被告人程翔在擔任新加坡《海峽時報》記者期間；接受了臺灣中華歐亞基金會（臺灣間諜組織掩護機構）的臺灣間諜組織代理人薛宏義、戴東清提出的向中華歐亞基金會提供有關中國內政、兩岸關係、臺海局勢等內容的文字材料的要求，並用化名多次收取了以預付研究經費形式支付的酬金。

被告程翔於二零零四年五月至案發，在明知臺灣中華歐亞基金會及薛宏義、戴東清為情報組織和人員的情況下，仍繼續按照薛宏義、戴東清佈置的提供事項，以電子郵件、傳真等形式將他人向其提供的涉及國家秘密及情報的有關文字材料提供給薛宏義、戴東清，並獲取酬金三十萬港幣。

針對上述指控的事實，公訴機關向本院移送了證人證言、國家安全部鑒定書、司法鑒定書、物證、被告人供述等證據材料，認為程翔的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一十條之規定，已構成間諜罪，提請

本院依法懲處。

在本院審理中，被告人程翔辯稱：其並不知道臺灣中華歐亞基金會是情報組織，也不知道薛宏義、戴東清二人的間諜組織代理人身份；其也沒有讓他人寫涉及國家秘密的文章，其是無罪的；假如其行為構成犯罪也應是過失泄漏國家秘密罪，且屬自首。

被告人程翔的辯護人除同意程翔的辯解外，還提出：公訴機關出示的部份鑒定沒有提到文章涉密的依據。不能作為定案證據；陸建華提供的涉密文章在電腦中沒有顯示，不能僅以被告人程翔的供述即認定程翔將上述文章提供給了臺灣中華歐亞基金會。

經審理查明：被告人程翔在擔任新加坡《海峽時報》駐臺灣記者期間，通過參加臺灣中華歐亞基金會（經國家安全部確認為臺灣間諜組織；以下簡稱「歐亞基金會」）的時事研討會，與該基金會的副執行長薛宏義、企劃部主任戴東清（經國家安全部確認為臺灣間諜組織代理人）結識。二零零零年初，被告人程翔接受了薛宏義、戴東清提出的向歐亞基金會提供有關中國內政、兩岸關係、臺海局勢等內容的文字材料的要求，並收受了歐亞基金會以「預付研究經費」形式支付的酬金。後被告人程翔在香港開始向歐亞基金會提供相關文字材料，並

用化名多次收取了酬金。

被告人程翔於二零零四年五月至二零零五年四月間，在明知歐亞基金會和薛宏義、戴東清為間諜組織及間諜組織代理人的情況下，按照薛宏義、戴東清佈置的任務，以傳真、電子郵件等形式將他人從北京等地向其提供的包括《吉爾吉斯》、《中美關係評估》等在內的涉及國家秘密及情報的有關文字材料提供給薛宏義、戴東清，並獲取酬金港幣三十萬元。

上述事實有公訴機關當庭出示並經質證的以下證據證實：

一、被告人程翔在預審期間的供述及親筆供詞證實：一九九八年春天，其因參加歐亞基金會的研討會，認識了該基金會的薛宏義和戴東清；並經常討論政治、外交、兩岸關係、臺海局勢等問題。二零零零年一月，其要調去香港工作，薛宏義、戴東清提出讓其為他們寫以前曾經討論的內容的文字材料，稿費為每篇二萬港幣，並提出預付給其一定數額的稿酬，然後用稿件來沖銷稿費。後其開始給他們寫稿。從二零零一年夏天開始，其為《海峽時報》向陸建華約稿，同時把陸建華的稿件也提供給歐亞基金會；內容都是涉及中國內政、外交、臺海問題、兩岸關係的。陸建華以傳真的方式把文

章給其，其也是用傳真的方式給歐亞基金會。二零零二年時，其也讓王英給《海峽時報》寫稿，也是中國內政、外交、香港問題、兩岸關係等內容。其也將王英的文章提供給了歐亞基金會。王英給其提供的文章都儲存在電腦裏。二零零三年底，其從報紙上看到了歐亞基金會的執行長曾永賢加入了「國安會」。其認為「國安會」是情報機關，即對歐亞基金會的背景和薛、戴二人的身份產生了懷疑。二零零四年初其找薛宏義核實歐亞基金會的性質，薛回答說歐亞基金會頂多是一個周邊組織，但還是獨立的智庫。二零零四年四月底，薛宏義向其索要解放軍艦隊訪港的照片，其確定歐亞基金會是一個情報機關，薛、戴二人是情報人員。在知道歐亞基金會係情報機構後，其仍繼續為歐亞基金會提供文章。其於二零零四年底又收取了三十萬港幣的「預付研究經費」。被告人程翔對偵查所獲陸建華電腦中的文章進行了辨認，還辨認了其電腦中提供給歐亞基金會的文章，即電腦中「tw」文件夾中的文章。其辨認，電腦中「臺灣歐亞學會二零零三年度委托研究經費收支情況」可以反映其收取酬金及將陸建華的文章提供給歐亞基金會的情況。

二、證人王英的證言證實：二零零二年夏天，程翔為《海峽時報》向其約稿，內容為中國大陸的政治、經

濟、軍事、外交、兩岸關係等。其即開始給程翔投稿，直到二零零五年四月。其給程翔的稿件均是中文；通過電子郵箱發給他，由程翔翻譯、刪減、增擴，發表均署名程翔，以英文發表。程翔在約稿過程中會主動向其提當前關注的重點，如中日關係、兩岸關係、反國家分裂法等。從二零零二年夏天開始，其共提供一百多篇，每篇三百新加坡元，換算成港幣由程翔以個人支票形式給其。每次領取稿費後需向程翔出具「收到《海峽時報》稿酬多少港元」的字據，簽名為「王英」。

王英對提供給程翔的文章進行了辨認。

三、證人陸建華的證言證實：二零零零年三月程翔讓其為《海峽時報》寫稿，內容是有關中國內政、外交的觀點性東西。其通過傳真給程翔發過六七十份稿子；內容涉及中美關係、中俄關係、臺海局勢、中歐關係、反恐、朝核危機、軍隊改革等問題。程翔給其的稿酬一般是幾篇文章一起給，由其寫「收到《海峽時報》稿酬」的收條。

陸建華辨認了從其電腦中恢復的提供給程翔的文章。

四、國家安全部密級鑒定函、國家保密局覆函、程

翔電腦中的「臺灣歐亞學會二零零三年度委托研究經費收支情況」及被告人程翔的供述等證實：程翔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後將陸建華提供的四篇涉及絕密級國家秘密、二篇涉及情報的文字材料提供給歐亞基金會。

五、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鑒定函、北京市國家保密局覆函、被告人程翔的供述及其電腦中「tw」文件夾的內容證實：程翔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後將二篇涉及情報的文字材料提供給歐亞基金會。

六、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鑒定函、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協助鑒定函、中國人民解放軍保密委員會函、被告人程翔的供述及其電腦中「tw」文件夾的內容證實；二零零四年五月程翔將一篇涉及秘密級軍事秘密的文字材料提供給歐亞基金會。

七、北京華夏物證鑒定中心司法鑒定書、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工作說明證實：對送檢的(程翔的)筆記本電腦硬盤和軟碟進行數據備份、並對已經刪除的文件進行數據恢復、從中獲取了涉案數據、內容在附件光碟中。

八、北京華夏物證鑒定中心司法鑒定書、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工作說明證實：對送檢的(陸建華的)電腦硬盤進行數據備份、對刪除的文件進行數據恢復、發現涉

案數據，數據在附件中。

九、國家安全部間諜組織確認書、間諜組織代理人確認書證實：臺灣「國家安全局」係臺灣間諜組織；「中華歐亞基金會」是以民間學術機構名義注冊而受「臺灣國家安全局」領導、從事搜集大陸情報工作的組織，係臺灣間諜組織掩護機構；間諜組織掩護機構係間諜組織；薛宏義，本名謝勝溢，化名謝安，臺灣「中華歐亞基金會」副執行長兼營運長，係臺灣「國家安全局」間諜組織代理人；戴東清，臺灣「中華歐亞基金會」企劃部主任，係臺灣「國家安全局」間諜組織代理人。

十、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出具的程翔手提電腦中主要內容工作說明，證實了程翔電腦中的內容（內容在附件光碟中）。

十一、被告人程翔電腦中「臺灣歐亞學會二零零三年度委托研究經費收支情況」證實了程翔收取酬金情況和其將陸建華的文章提供給歐亞基金會的情況。

十二、查扣的程翔的電腦照片在案。

十三、國家安全部門訊問程翔的光碟、從程翔電腦中獲取的相關文字材料的光碟等在案。

十四、深圳市國家安全局出具的抓獲經過證實：經

偵查發現，程翔涉嫌為境外收買國家秘密犯罪。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程翔欲從深圳羅湖口岸出境時被抓獲。

十五、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出具的工作說明證實：程翔被採取強制措施後，能夠積極配合偵查工作，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特別是供述了部份偵查機關前期偵查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並安排他人將自己使用的筆記本電腦（其中清楚記錄其向臺灣間諜組織提供涉密材料等犯罪行為）從香港特別行政區帶回交給偵查機關。

十六、被告人程翔的身份證明材料在案。

以上證據係國家安全機關依法取得；程式及來源合法，且證明的內容能夠相互印證，經庭審質證，本院予以確認。

被告人程翔的辯護人針對起訴的事實向法庭出示了程翔的收入證明、程翔發表的文章、香港知名人士對程翔的評價及歐亞基金會相關人員參加「兩岸關係論壇」活動的材料等證據，用以證明程翔收入豐厚，不會為金錢犯罪；程翔的人格和愛國行為獲得香港社會各界的普遍讚賞和肯定，不可能從事間諜活動；程翔消除了對歐亞基金會係情報機構的懷疑。

上述證據經庭審質證，公訴機關認為，上述證據不能證實程翔未從事間諜活動，建議法庭對以上證據不予採納。本院經審查認為，公訴機關的意見理由充分，故本院對辯護人提供的證據不予採納。

本院認為，被告人程翔接受間諜組織代理人的任務，積極搜集我國的國家秘密、情報，並提供給間諜組織，其行為已構成間諜罪，應依法懲處。鑒於被告人程翔因涉嫌為境外收買國家秘密被羈押後主動如實供述了國家安全機關未掌握的犯間諜罪的事實；並交出間諜活動的重要證據筆記本電腦，以自首論，依法對其予以減輕處罰。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被告人程翔犯間諜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程翔及其辯護人在本院審理期間關於程翔不構成間諜罪的辯解和辯護意見，經查，被告人程翔在他人向其明確指令提供涉及國家政治、外交及兩岸關係等特定內容的任務，並預付鉅額酬金的情況下，其主觀上應已明知對方的身份，且其在預審期間的供述及親筆供詞中均供認，二零零四年五月其經過試探詢問，內心已經確定了歐亞基金會的情報機構性質和薛宏義、戴東清的情報人員身份，但其仍繼續予以提供，顯係具有犯罪的主

觀故意；在客觀上，程翔接受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的任務，收取酬金，將涉及絕密級國家秘密及情報的文字材料提供給間諜組織，危害了國家安全，其行為符合間諜罪的構成要件，故程翔及其辯護人的意見不能成立。其辯護人關於程翔將陸建華的文章提供給歐亞基金會缺乏其他證據的意見、經查，程翔不僅供認該項指控事實，且在案證據可以證明其提供的陸建華的文章在其電腦中均有記錄。程翔也對提供的文章進行了辨認，予以確定。故其辯護人的意見不能成立。程翔及其辯護人關於程翔係自首的意見成立，本院予以採納。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一十條第（一）項、第五十五條第一款、第五十六條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三條第二款、第六十七條第二款、第六十一條、第六十四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程翔犯間諜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零零五年八月五日起至二零一零年八月三日止）；剝奪政治權利一年，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三十萬元。

二、繼續追繳被告人程翔的犯罪所得港幣三十萬元(折合人民幣三十一萬六千九百五十元)。

三、偵查機關扣押、隨案移送的供程翔犯罪所用的物品予以沒收(清單附後)。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本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審判長李永京

代理審判員李慧文

代理審判員周建忠

二〇〇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沒收物品清單

一、筆記本電腦(康柏牌P2817TCP型)一台

二、光碟機一個

三、網卡一個

四、軟碟一個

五、光碟一個

六、電腦包(黑色)一個

把中國情結永遠放下

程翔案二審維持原判，香港各界表示震驚和憤怒。中國通訊社引述了解此案的消息人士稱，已經充分注意到香港方方面面對程翔案的關切，已經充分考慮到程翔案的各種情況，但法律尊嚴不可侵犯，國家利益至關重要。

法律尊嚴不可侵犯？聽起來真像黑色笑話。從被捕到審訊、從拘留到判刑，包括通知家屬、扣留時間、上訴安排等，早有各種各樣的程序問題，從嚴格的法律標準看，當局早已違規違法，亦喪失了程序的公正，被告可以此為理由推翻判決。但無論從法規的制訂、執行、解釋都由當局說了算，司法不能獨立，權力沒有制衡，在這種體制下，法律能有尊嚴嗎？熟悉中國法律的專家早已指出，此案最大的疑點，是對台灣歐亞基金會為間諜組織的認定。拘捕程翔是國安機關，認定基金會為間諜組織也是國安機關，沒有拿出具體證據，沒有獨立的第三者確定，只憑國安機關的一紙公文。拘捕與認定是同一單位，有明顯的角色衝突。誰能排除，這是先拘捕、為了入罪，然後才加以認定。稍有常識的人，都知

道這是先判後審，結果早已認定，審訊只是搭台唱戲，在這種體制下，法律能有尊嚴嗎？

至於國家利益，聽起來更使人笑中有淚。幾十年新中國的歷史，是把忠良肆意陷害，把愛國者投入黑獄，把異見者置諸死地的歷史，要一一寫出他們的遭遇，恐怕連圖書館也裝不下。好不容易等到較為理性的領導者上台，施以較為人性的政策，好不容易等到中國經濟發展起來，政治法律也稍為正常，但迫害愛國忠良卻未見停止。為甚麼當權者心中的國家利益，一定要與人民的利益對立起來？

程翔被迫蒙上間諜污名，被關進黑牢，不但引起國際輿論的關注，也傷盡了香港人的心，就連第一種忠誠的香港傳統左派，也感到寒心，步步為營，噤若寒蟬，不知何時政治突然風雲變色，輪到自己。原來令人人自危、個個自保就是所謂國家利益，這樣的國家，還能令人有甚麼希望嗎？

程翔健碩的身體漸見頹壞，煥發的容顏也迅即蒼老，最想不通的，為何一生愛國，卻落得如此下場？程翔慨嘆自己有太深的中國情結，把這個中國情結永遠放下，面對眼前的磨難，或許會容易過一點。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明報》

補購

吳志森◎著作

《曾先生•你吹甚麼口哨？》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曾先生•你吹甚麼口哨？》 ___ 本（每本港幣48元）（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曾特首 • 你會做好呢份工？

購買地點：.....**區**.....**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評 □⑦書店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吳志森作品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曾特首 • 你會做好呢份工？

為香港真實歷史補白的一個紀錄

- 曾先生的競選口號「我會做好呢份工」，雖劣評如潮，但不失為曾先生坦白從寬的心聲，也是平庸的香港人信守的核心價值。
- 曾先生四十年前決志做好呢份工，那時還是英國人當權，無論交付甚麼任務，二話不說，超額完成。今天回歸祖國，阿爺話事，同樣緊守崗位，說一不二。
- 無論誰是老闆，都要聽教聽話，這是香港打工仔的「襟撈」文化。
- 曾先生若不深切領悟箇中三昧，如何能從二級行政主任，一路爬升，到今天的香港特首？

政治家要看下一代，政客只看下一任，打份工，眼睛盯着的，只是一份工。這個水平與香港人的平均要求極為接近，我們長官的層次，仍停留四十年前的水平。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見証

ISBN 962992152-9
70
9 789629 921521

SCB 444 $70
ISBN : 962-992-152-9
Printed in Hong Kong

封面設計：鄭秋白